

灌園先生日記(一)

一九二七年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Vol. 1, 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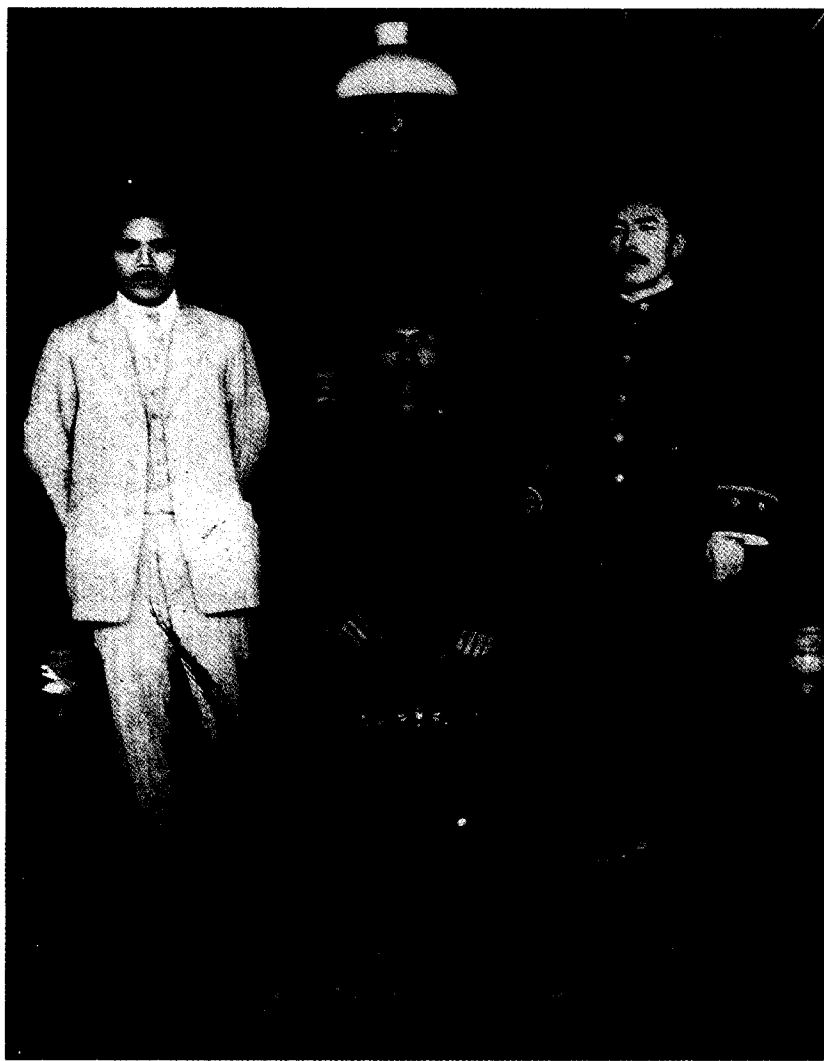
一九〇一年林獻堂（右三）赴廈門、上海兩地視察商況，《台灣日日新報》載：「其意於兩地添謀生理，可聯絡台島」，此為其與內地紳賈合照



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櫟社諸友假林獻堂萊園開春季雅集，是日有社友十一人參加，林獻堂時尚未加入櫟社（一九〇九年加入），故以主人身分待客，背景爲五桂樓（九二一大地震時傾圮，待建）。首排左一黃旭東，左二莊雲從，左三陳滄玉，左四林載釗，左五陳槐庭，左六林獻堂，右一鄭汝南，右二林仲衡，右三林紀堂（林獻堂堂兄），右四劉國寶，後排左一林朝崧，左二莊竹書，左三林燕卿，左四蔡啓運，左五呂厚菴，左六賴紹堯



一九一一年粵東名士梁啓超、湯覺頓來台訪問，櫟社成員開歡迎會於林季商之瑞軒，旋在台中公園物產陳列館前照相留念。前排左一林階堂，左二林獻堂，左三林烈堂，左四鄭毓臣，左五梁啓超，左六湯覺頓，右一蔡啓運（櫟社第一任社長），右二陳質芬，中排左一林幼春，左三莊嵩，左四陳懷澄，左五傅錫祺（櫟社第三任社長），左六黃旭東，左七賴紹堯（櫟社第二任社長），左八王學潛，右一張棟梁，右三陳聯玉，後排左一施家本（林獻堂秘書），左三張升三，左五連雅堂，左六林載釗，左七林朝崧，左八陳滄玉，右一呂蘊白（林獻堂姐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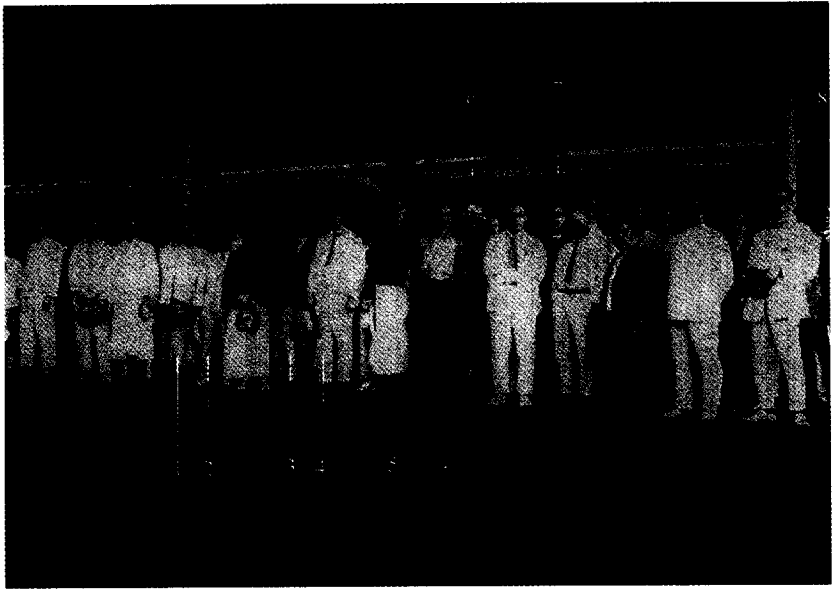
一九一八年林獻堂（中坐）與兩名日本官員合影。地點為大花廳（下厝），林獻堂留八字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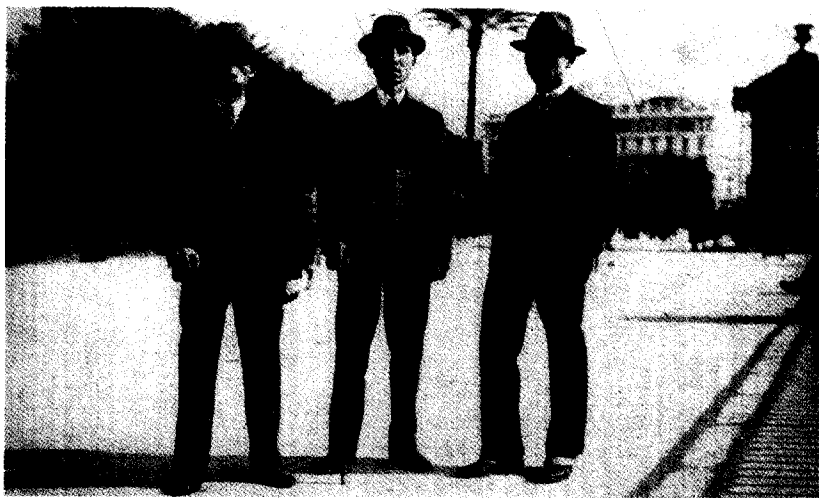
台灣新民會創立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一日，林獻堂（第二排右五）於十二月任新民會會長（之前為蔡惠如），此照片於一九二一年攝，第二排左二林呈祿，左三黃呈聰，左四蔡惠如，左五林獻堂，左六莊嵩，第三排右二王敏川，第四排右三蔡培火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時林獻堂丁祖母羅太夫人憂，而不克參加。十月三十日羅太夫人出殯後，林獻堂才恢復公開活動。此為文化協會第一回理事會合照，總理林獻堂居前排中，前排左一洪元煌，左三蔣渭水，左五連溫卿，中排右三王敏川，右四林資彬，右一謝春木，右二賴和，右三陳逢源，右五鄭汝南，左一陳虛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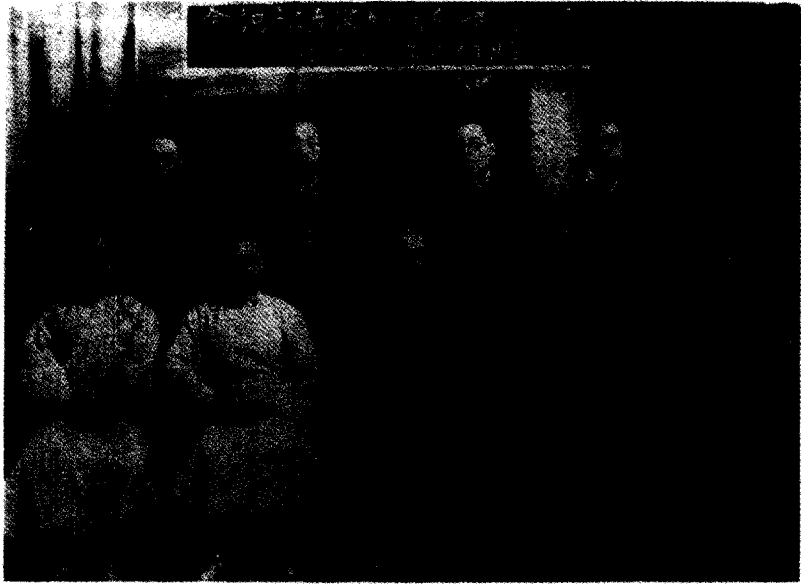
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始於一九二一年，由林獻堂所領導，得到日本相關人士的重視，一九二四年日本眾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來台訪問，此為在台中火車站歡迎的場面。1 莊遂性、2 林資彬、3 葉榮鐘、4 黃呈聰、5 林獻堂、6 蔡培火、7 陳逢源、8 蔣渭水



一九二七年林獻堂（中）與長公子攀龍（左）、二公子猶龍（右）
旅遊於巴黎街頭



林獻堂偕同長公子攀龍（右）、次公子猶龍（左）作環球旅行時，
於倫敦的合照



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台灣文化協會活動寫真部的一次合照紀念。前排坐者右至左分別是林秋梧、林幼春、林獻堂、蔡培火、盧丙丁，後排右二郭戊己。林獻堂日記是日載：「十時培火招集活動寫真部部員郭戊己、盧丙丁、鍾自遠、林秋梧、陳新春、周天啓協議事務、檢查會計，午餐後並招幼春攝影紀念。」

以上照片均由林博正先生、林芳嫻女士提供，謹致謝意。

序

《灌園先生日記》是台灣民族運動的先驅林獻堂先生所留下來的珍貴史料，日記始於一九二七年，止於一九五五年，前後共二十九年，其中一九二八、一九三六年缺，故全套日記共有二十七冊。這部日記內容有家族生活、經濟活動、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等相關資料，由於林獻堂的地位高，參與的活動多，因此這部日記可說成是一部具體而微的台灣史，研究日治、戰後時期台灣史的學者莫不期待能先睹為快。

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籌備處設立五週年時，在獻堂先生長孫林博正先生的同意之下特別展出全套日記，其史料價值立刻引起各界的重視。以此為契機，在中研院近史所所長呂芳上、台史所籌備處主任劉翠溶的努力之下，得到林博正先生慨允同意，於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十七日簽約，將出版權讓渡給中央研究院，而預定在五年內全部出版。

由於本日記內容包羅萬象，人物頗多，若不加以解讀，唯恐讀者難以瞭解，因此自民國八十七年七月起組成「林獻堂日記解讀班」，定期對日記做逐日校讀。參加者為本院近史所、台史所同仁及院外有興趣的同好。目前解讀的工作仍在進行中，而出版的工作也刻不容緩。

如今日記的第一冊（一九二七年）即將出版，我要特別感謝林博正先生、林芳嫻女士，以及為這部日記解讀、出版的同仁。謹為之序。

李遠哲

《灌園先生日記》序

余六歲時喪母，遂由先祖母收養，因此才能有與先祖父林獻堂共同生活的機會。令人遺憾的是與他老人家相處的時間僅有短短的八年歲月，民國三十八年他老人家選擇離別奶奶與我而遠渡重洋至日本醫治頭眩宿疾，最後落得客死異鄉，未能再回故土。

憶及當時年幼無知，經常爲了人家的閒言閒語，說我是有錢人家林獻堂的孫子，而反常的覺得爲什麼不能和一般人一樣受同樣的看待，心裡有一點好像是被輕視似的，使我感到不平與無奈。當時我只知道生活過得比一般人富裕很多，但是日常行動並不是很自由，每次出門必定有人隨侍陪同，時常引起人家的注意，因此對自己如此的出身竟產生一些莫名的反感。然而現在回想起來，卻覺得當時能有那樣如王子般的生活水準，應該要比任何同齡小孩都來得幸福知足才是。

說句實在話，當時我只知道與我們家來往的知名人士頗多，但並不明瞭祖父所從事的社會政治活動與台灣人民的權益有那麼密切的關係。長大後，才逐漸瞭解自己的祖父於日治時期及台灣光復初期在台灣的政治舞台上，曾經有過一段轟轟烈烈的作爲。

我我很後悔在祖父過世以後，曾經搬進他的房間住過一段時間，眼看著他老人家用過的東西，包括那些寶貴的日記本，堆積在書桌上任憑灰塵的侵蝕，偶爾會翻開來看看，祇感覺到他所寫的字相當端正，但從來就沒有興趣去瞭解裡面所寫的內容。當時也不懂得如何把這些日記

本和他用過的東西想辦法保存起來。時光如此飛逝，有一天突然心血來潮想要收集這些日記本時，它們早已不在原位，也不知去向了。

以下謹就我如何用心將先祖父林獻堂留下來的日記本，重新找回來的經過作一個敘述：

首先我由家人得知彰化銀行在祖父過世以後，委任了曾經擔任過他私人秘書的葉榮鐘先生執筆編寫《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他因需要資料作參考的關係，曾經向祖母借去了祖父的日記本共十七冊。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出版後經過很久的時間，他仍然沒有要將日記本歸還我們的意。有一次，當我登門拜訪要向葉先生索回日記本時，他的回答是這樣的：「林獻堂先生的日記是全台灣人共有的，你雖身為其長孫，但你並不能獨自一個人據為己有，將來有一天你如設立了『獻堂紀念館』之類的，我才還給你去擺設在那裡面，永遠保存下來。」聽了這番話以後，我只好打退堂鼓，等待他日時機的來臨。經過多年後，聞知葉先生已過世了，我才託平時與他親近的友人向他夫人說明原由，始獲首肯，悉數交還給我。

先祖父滯日期間也和過去在台時一樣，連續不斷地每天寫日記，一直到他往生為止，前後七年共寫有五本日記。經託人打聽後，方知這些日記原來是寄存在前東南商事株式會社社長林以德先生家裡。民國六十二年間，我和家人移居美國洛杉磯時，經常回台探親，而每次探完親回美途中，必在東京盤桓數日，然後再取道返家。其中有一次特地去拜訪林以德先生的夫人，並向其提起祖父的日記，她即欣然全數交還給我。我帶回洛杉磯後，時常苦於不知用何方法將日記帶回台灣，因當時台灣戒嚴令尚未解除，如若在通關時被以思想有問題而加以查扣時，豈

不可惜萬分。此時剛好有一位姻親在華航當機長，彼經常來回洛杉磯與台北之間，知他以機長身份，因其職務被尊重的關係，在通關時無需開箱受驗，可以安然無事通關，我才放心把這五本日記本託他帶回台灣。

我於民國六十八年由美國回歸台灣時，手裡已有祖父的日記共二十二冊，後來又增加到二十七冊，那多出來的五冊要歸功於我的堂兄林正方先生。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看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位女教授叫做 Johanna Menzel Meskill 所寫的一本有關我們霧峰林家的書，書名為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閱讀之後，他有所感觸，因此對族人說：「人家美國人都重視我們林家過去的歷史，把它寫成一本書出版，我們身為林家的子孫也應該自己寫一本有關祖先的事跡，讓後代的子子孫孫能夠知曉先人遺事。」於是乎，他就出資聘請台灣大學歷史系的黃富三教授執筆撰寫有關林家過去的浮沈史。為了尋找參考資料，我會經陪同黃教授及其助理到霧峰舊厝翻箱倒篋，無意中竟然又發現了五冊林獻堂的日記，到此為止總計已有二十七冊之多。

有了這二十七冊先祖父的日記本之後，曾經有許多學者專家鼓勵並催促我把它出版，但因出版的方式（影印出版或排印加上註解），未能下定決心，竟然一拖就是十幾年而毫無進展。幸好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成立五週年的慶祝會中，有緣與近史所呂芳上所長、台史所劉翠溶主任見面談起這件事，不意這件難題竟然迎刃而解了。我真感謝呂所長、劉主任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好意，讓我有機會把先祖父的一生日記給予出版流傳百世。我在此也要感謝許

雪姬教授以及其他幾位學者的鼎力相助，才能把這個艱難的工作完成。

林博正

解讀凡例

林獻堂先生的灌園日記是台灣最珍貴的私人資料；但是日記中有許多人名，包含許多事務，要看懂這本跨越兩個時代的日記相當困難，因此決定加註解後才出版。民國八十七年五月「林獻堂日記解讀班」終於成立，主要成員有近史所許雪姬、劉素芬，台史所周婉窈、鍾淑敏，國立台北師範大學何義麟、助理劉世溫（政大歷史所碩士班學生）。以後也陸續加入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李毓嵐和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呂紹理。解讀的地點在台史所籌備處會議室，時間固定在每星期一下午二時到五時，每次大約解讀一個月至一個半月，每一年份的日記由一人主講，進行逐字校讀，再進行解讀工作。

有關日記解讀的內容包括下列數項：

- (一)標點、校對：文中如有錯字，則以（）將正確的字更正於後；漏字則以【】補之。
- (二)解讀內容包括日記中的日式漢文名詞，如貸切、寄附、打合、乘合等；人物，往往只有名沒有姓，或寫錯字，都必須一一註出；專有名詞，如婦女親睦會、興農倡和會等；風俗習慣，如食潤餅、分墓粿等。
- (三)標明人物中彼此間的親屬關係：日記是以林獻堂為主去稱呼親戚而不提其名，如南街嫂、縣庄奶、四姊等，這部分最爲困難。
- (四)日記常出現的人名，卻自始至終都寫錯，則逕予改正，不再以（）訂正，如葉榮鍾↓鐘，

林金聲↓生，張煥奎↓珪，楊賓岳↓濱嶽；若僅出現數次，則仍逐字修訂。

(五)日記原文年號用昭和，唯當時仍以舊曆行事，如春節、生日、忌日、上元、端午，故附舊曆。

(六)本冊後半部是《環球遊記》的原稿，其中提到不少外國人名、地名，由於遊歷的國家多，且當時譯名和現在不同（如法國大文豪今譯成雨果，以往則譯為叢俄），故有關各國城市名則分別附該國語文的原名，分別請近史所的同仁葉其忠教授（英國）、許文堂教授（法國），政大歷史系黃福得教授（德國）幫忙。

(七)本日記的解讀務求完整，也許有字數過多，甚至喧賓奪主的情形，然而這也表示了解讀班的認真敬業。

(八)由於日記內容極為豐富，而解讀班成員的能力有限，故未盡之處仍多，希鑒諒！

共同註解者

-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台史所籌備處合聘研究員）
劉素芬（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周婉窈（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鍾淑敏（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何義麟（國立台北師範大學助教授）
呂紹理（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劉世溫（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籌備處兼任助理、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肄業）
李毓嵐（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專任助理）

《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

許雪姬*

一、前言

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一日筆者接受「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市素貞興慈會」之委託，執行〈霧峰林家的歷史研究計劃——日治時期篇〉，預計在兩年內完成以林獻堂為中心來建構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歷史。一星期後，林獻堂先生之長孫林博正先生提供一套《灌園先生日記》二十七本，及楊水心女士（林獻堂夫人）一九三四年的日記一本，¹ 做為此一研究最重要的參考資料。林獻堂先生開始寫日記之時可能甚早，² 但現存者以一九二七年為最早，惟並不完整；一直到一九三〇年起才開始逐日寫日記。³ 這部日記一九四六年以前的部分，在一九五九年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合聘研究員。

1 林博正先生復於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六日提供楊水心女士日記一本，另一本則藏於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為一九四二年的日記。（林耀椿，〈霧峰林家贈書整理——兼談林攀龍先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三卷第三期，頁五十九～六十七）

2 葉榮鐘推測可能始於民前一年或民國十年。（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台北：帕米爾書店，民國七十四年，頁四十七～四十八）

3 〈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昭和四年日記方始完全無缺一日，余之日記能得完全無缺一日者，則自

葉榮鐘先生開始著手編輯《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中的年譜時，向林之長子林攀龍先生借得。一九七四年葉赴美途經日本時，在東京發現日記六冊，起自一九四八年迄一九五五年（即逝世前一年），但生前所見到的日記缺一九二八、一九三六、一九三九、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共五年。⁴ 葉曾託友人影印在日本的日記帶回台灣二次，但皆被台北機場海關沒收。當林博正先生在葉生前向葉索回一九四六年前的日記時，葉以「這日記是屬於全台灣人民的，不是林博正一人的」為由繼續借用，迨葉先生過世，林博正先生才由葉家取回。至於戰後的大部分日記，則由長年追隨林獻堂於日本的秘書林瑞池保存，林博正先生鑒於當時尚未解嚴，先將這部分日記帶到美國，再輾轉運回台灣。以後又在霧峰家中找到幾本，一共二十七本。⁵ 以現存的日記和葉於一九七五年撰寫的〈關於林獻堂先生的日記〉一文所載的日記目錄相比，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並無遺失，但一九五二、一九五五年各缺兩個多月。

二、林獻堂先生生平

林獻堂諱大椿，號灌園，生於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父允卿為前清

此年始也。」

4 《台灣人物群像》，頁四十五、四十六。

5 許雪姬訪問、傅奕銘紀錄，〈林博正先生訪問紀錄〉，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七日，未刊稿。按：葉只借十六本，缺一九三九年份。

舉人，屬霧峰林家頂厝林奠國系。甲午之役，年方十五，奉父之命率全家四十餘口避難泉州，事平回台。一八九八年與彰化望族楊晏然先生之長女楊水心女士結婚，一九〇一年任霧峰區長，一九一一年為台中廳參事。一九二一年任總督府評議員，後因不滿評議會無議決權，遂向日本帝國請願建設台灣議會，賦與台灣自治。同年與蔣渭水等人組織文化協會，展開啟蒙運動喚起民族精神，被選為總理。後因會員中有部分逐漸左傾，一九二七年乃告分裂為左右兩派。林乃與穩健者另組台灣民眾黨，仍以鼓吹自治、喚起民族精神為宗旨。是年為採取歐美自治之精神做為台灣自治之指南，遂赴歐美遊歷。回台後仍鼓舞民族自治之精神，民智漸開，惟總督府猜忌日甚，遂於一九三〇年解散文化協會，幹部中多人入獄。一九三四年，林等人十四年間所努力組成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赴東京請願之舉，亦不得不中止。

一九三六年赴上海，在華僑聯合會致詞時言「此番歸來祖國視察」，因「祖國」兩字，回台後受軍部嚴厲責難，謂林獻堂認支那為祖國而不認日本為祖國，真是大逆不道。參謀長荻洲立兵與《台灣日日新報》社共謀，在林參加六月十七日的始政紀念日園遊會上，使流氓批其類，遂辭評議員，並避居日本。⁶ 回台後於一九四一年被指定為皇民奉公運動委員會參

⁶ 葉榮鐘，《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年譜、遺著、追思錄》二，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六十三年，頁一二二—一二三；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民國五十六年，頁三一四—三一五。

與，十一月六日復任總督府評議員。一九四二年又因《南方雜誌》重刊其赴歐美之遊記《環球遊記》中的〈滯英雜感〉所描寫的英國，有過譽英國之嫌，被檢舉。經不斷解釋，再寫一篇〈大東亞戰（爭）吾人之覺悟〉一文方才勉強過關。⁷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總督府為收攬民心勅賜林為貴族院議員。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九月九日往南京參列受降典禮，並歡迎陳儀長官；被命接收彰化銀行。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被選為縣參議員，後辭縣參議員而於四月十五日當選省參議員，八月十六日復當選參政員，二十九日參加台灣光復致敬團，往南京會蔣主席。一九四七年先後任台灣政治研究會（原台灣建設協進會）理事長，二月二十八日任彰化銀行董事長。而是日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參加台中處委會，並救財政處長嚴家淦脫困。四月二十九日任省政府委員，一九四八年魏道明省主席任命為通志館館長，再改為文獻會，復任主任委員。後因不滿政府的糧食、土地政策，加上有頭眩之疾，遂於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赴日養病。翌年辭省政府顧問、文獻會主委。「因是謠言誹語百出，謂林獻堂之辭退公職是已加入共產黨，或言是加入獨立黨，令人聞之不快，故不得不仍滯留於日本也。」（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日至二月二日）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次子猶龍驟逝，遂有回台協助照顧遺孤之打算；再加上是年美國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林認為「台灣現狀保持無變動矣，歸台之念不禁倏然而生」（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歸台只在早晚之間。惟林獻堂在親友

7 〈日記〉，一九四二年六月九日、十日、十六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

勸阻下，復怕回台後成爲籠中鳥，再也無法出國，故仍滯日。後因病體支離，於一九五六年一月入院醫治未能好轉，退院治療亦無起色，遂於九月八日病逝。

三、日記的內容

(一) 起訖日期：日記始於一九二七年止於一九五五年，前後二十九年，其中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六年缺。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一九五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起，迄十二月三十一日亦缺。最可惜的是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起到三月五日二八事件期間的日記亦告闕如。一九三六年缺的原因不詳，是年即爲「祖國事件」發生時，缺此年份至爲可惜。一九二八年缺則因林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起到歐亞各地遊歷，一直到翌年五月才回台，此年分缺，尙有《環球遊記》可以參考。一九三九年十月末起缺兩個月，乃因九月二十六日林跌斷足骨，在病床上將日記寫在小記事本，後來只補抄了一個月在正式日記本上。一九五二年缺兩個月的原因不明。至於一九五五年年底至林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八日去世爲止，可能是已在病中，無法寫日記。

(二) 內容：林獻堂以十分工整的筆跡要言不煩紀錄每天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大至國家大事，小至日常生活的細節亦可在日記中發現。每天的天氣、所讀的書、起床上床的時間、病狀、醫療情形，甚至服用何種藥都一一紀錄，所以這部日記是林獻堂一生中最重要見證。

日記中所包含的資料可大別為如下數類：

1. 家族資料：這部日記以林獻堂為中心展開，因此其家族、親族、朋友、詩友、事業夥伴、佃農都是日記紀錄的對象，其中以家族的資料最多。林獻堂在日治時期儼然是霧峰林家頂厝、下厝的領導人，而其親族中林幼春（族侄）、林階堂（弟）、林資彬（堂弟）、林澄堂（堂弟）、林瑞騰（堂弟）是他事業的合夥人，更是慈善事業、政治運動的重要支持者。舉凡家族中的甲寅公、景山公公業的管理，《林家族譜》、《林氏家傳》的刊行，林獻堂都是重要管理人之一；而親族間分家，或因分產而起糾紛均請其居中調解，親族間組成的財團法人共榮會、蘭生慈善會都在林獻堂的建議下成為重要的慈善事業團體。林家的日常生活，由日記中可知男性成員的娛樂為到大肚球場打高爾夫球（曾在萊園設一個小球場以供練習，並舉辦比賽），或騎馬、吟詩、聽戲、看電影。女性成員以林夫人為代表，她是標準戲迷，看戲為其最重要的娛樂生活。日記中林獻堂將家人所看的每一齣戲的名稱都記錄下來。

婦女史的資料也十分豐富，霧峰林家婦女的活動，以霧峰林家為中心展開的婦女親睦會、一新會、一新義塾，⁸日記中均翔實記載。如「一新義塾女生徒二十二名外，婦女十一名，潘瑞安、林啓東為統率於二十九日將往台北觀博覽會，四時余與猶龍、成龍（溫成

⁸ 有關霧峰婦女活躍的情形可參閱楊翠，《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頁五五七—五六二。唯書中有部分錯誤，不贅。

龍，林獻堂秘書）、瑞安爲之注意服裝行動及團體秩序諸事」（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又如該會每次活動由何人主持，何人主講，參加者有誰，有誰發言，亦不憚煩一一詳述。至於林家的婚姻圈和板橋林家以中國大陸大家族、南洋僑領締姻者大不相同，大半和本地士紳結姻，如清水楊家、斗六吳家、台南劉家、三角仔呂家，但日治以後也有和日婦結婚者，如猶龍（獻堂次子）、雲龍（獻堂三子，先娶楊子培女楊雪霞）、夔龍（獻堂侄、階堂子）。

2. 經濟活動資料：到目前爲止研究林獻堂的篇章中，大半重視其政治、社會、文化活動，鮮少提及其經濟活動，如果有也僅提到大東信託及彰化銀行。如果參閱日記即知他曾參與霧峰信用組合、宏業會社、大東信託、台灣製麻會社、海南製粉、大成火災保險、東華會社、三五會社、南洋倉庫會社、彰化銀行、振南會社、大安產業株式會社、台灣民報社、大公企業、東南商會社、台灣電力公司、火柴公司等企業的投資與經營，而在日記中他出席重役（董事或監察人）會議的紀錄也隨處可見。出現最頻繁的有大東信託、彰化銀行、台灣民報社、大安會社、大成火災保險。如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大安會社四時開第十八回總會，出席者五弟（階堂）、瑞騰（資鑣）、猶龍、夔龍、雲龍、映雪（澄堂妻）、阿麵（澄堂妾）、阿雨（垂明妻）及余計九名……本期因粟價較高，收入增加六千餘，純益金四萬七千餘圓，每株增配十錢（一株一円），本年租額升三千二百餘石。」（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事實上，

林獻堂及其家族所從事的事業，基本上本身帶有強烈的民族資本意識，並未與日本勢力發生太深的關係，其中南洋倉庫株式會社是唯一的例外。它是依台灣總督府與台灣銀行的指示而創設的，霧峰林家也投資，林獻堂且任該社總理，其加入的主要原因是以增進中日兩國親善爲目的。⁹

3. 政治相關資料：林獻堂一生所從事的政治運動，誠如葉榮鐘所言：「先生自民國元年起至十五年止，此十五年中，曾首創捐資興學，參加同化會，呼籲撤廢六三法案，領導民族運動，鼓吹文化運動，尤爲先生精神最爲興奮、於民運最爲熱烈之時期，惜均爲日記所未載，至覺遺憾！」然文化協會分裂後，台灣民眾黨、自治聯盟等相關資料，在日記中亦時有詳述；而光復初期，林獻堂投入市、省議員選舉，當選後復又選參政員。在擔任省府委員後（一九四七年四月），所參加的委員會，主要會議內容皆有敘述。如：「第九次委員會政府提案八條，就中重要者（台灣各縣市經營企業標售民營實施法案）、（台灣省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案），其餘無甚關重，皆從原案可決，近十時閉會。」（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

至於其一九四九年赴日後，他也記載了當時台灣人中以廖文毅、黃國鵬、藍國城、黃紀男、吳振南爲主的台灣獨立黨（分裂爲台灣獨立黨、台灣獨立聯盟，後建立台灣共和國）；

9 涂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無出版年，頁四二二。

這部分的資料因林獻堂與他們關係密切所載亦翔實，如：「獨立黨外交委員長陳哲民、宣傳委員長楊杏庭（即楊作舟）十時餘來訪，余笑其無國家而先成立臨時議會，何其顛倒若是，兩人亦自笑作事之荒唐也。」（一九五五年十月五日）

4. 文化活動：林獻堂一生從事的文化活動是多方面的，如聯合有志之士在日治時期創設今台中一中，以共榮會經費資助學生；組織樂社、讀書會、圍棋會，和其子攀龍設一新會、一新義塾，凡此種種皆可見其文化活動之一斑。他一生中除了寫成二十多萬字的《環球遊記》外，還有《海上唱和集》、《東遊吟草》（日本岩波書局承印），尚有不少未收入集中的軼詩，上述作品可以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中看到。至於其在光復後為魏道明主席任命負責文獻委員會修台灣通志的工作後，精心擘劃，遴聘人員，奠定今日台灣省文獻會的基礎，有關設立通志館、文獻會之詳細情形，亦散見於其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的日記中。這些記載，可與《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所談〈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一文相比較。

四、日記的史料價值

林獻堂日記的史料價值在於：（一）它是當時人記當時事，有別於事後追記、有迴護自己空間的回憶錄及口述歷史。（二）日記中所載的活動，有不少是以林為主體，或是以他為重要人物展開的活動，如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皇民奉公會、獨立事件、赴南京

歡迎行政長官陳儀、參加台灣光復致敬團、援救滯留大陸之台人回台、二二八事件、大戶餘糧收購、省文獻會成立，故記載不少第一手資料，可以重構或解決某些歷史問題。(三)圍繞在林獻堂週邊的人物而時時出現在日記中者，有些人也已出回憶錄，可以做比對，如楊肇嘉，他有《楊肇嘉回憶錄》、《楊肇嘉先生百歲冥誕紀念集》及部分日記（未刊稿），唯林獻堂日記在某些部分所載較為詳細，可補其不足。如楊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日被政府認定為漢奸，被上海高等法院逮捕後，林獻堂日記記載了營救的經過，如：「楊基樞四日前歸自上海商保釋其父之事，約人來宅，天賦、松齡與之同來，協議提出呈文。」（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逮捕日期、營救經過即為《楊肇嘉回憶錄》中所無；此外還有陳虛谷、¹⁰莊垂勝；¹¹若未有著作出現，則光由日記中的記載已可拼湊出該人物的面貌，這些人中有羅萬俤、陳忻、林茂生、林熊光、林柏壽、洪元煌、林呈祿、黃朝清，當然也包括其夫人、二哥（烈堂）、五弟（階堂）、資彬、瑞騰等家人。有些人不常出現，但就片斷的記載已足以瞭解該人物的動向，如戰前赴大陸、戰後在上海組織台灣重建協會的柯台山、台灣義勇隊的創立者李友邦、曾任汪精衛政權中將職的藍國城。總之，凡是日治、戰後台灣人物的研究，非參閱林獻堂日記不可。(四)日記除了缺兩年外，共有二十七年，如此長時期的紀錄，在目前台灣史的研

10 陳逸雄，《陳虛谷選集》，台北：鴻蒙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

11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台北：自立晚報社出版部，民國八十一年。

究資料中，其連續性、重要性尚無出其左右者。以下列舉幾個主題加以說明，使讀者能更深入地瞭解這部日記的價值。

1. 皇民奉公會：到目前為止，國人研究皇民奉公會的不多，曾任皇民奉公會要職而留下回憶錄或口述歷史的有杜聰明、陳逸松、楊金虎三人。杜聰明無一字及之，¹² 陳逸松在《陳逸松回憶錄》中談參加「皇民奉公會」的一些活動，¹³ 而楊金虎也因被任命為生活部長而在戰後備受冷遇。¹⁴ 陳、楊兩人並未深入地談，只一再說明當時任職的不得已。反觀林獻堂日記，他的記載自一九四一年四月十日被選為委員起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皇民奉公會解散（保甲制度也同時廢止）時為止，期間他所參加的每一次會議、演講及放送（廣播），均一一列入；有時甚至還有演講內容撮要。由日記所載得知，當大東亞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台灣人的命運已不可避免地與日本人緊緊相繫，因此雖對日本政府的苛政有所描述如：「巡查帶壯丁搜索藏米，內子有糯米一斗，頗以為貴，又不敢密藏，以重罰，進退為難不知所可。」（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日）但也不免為了未被捲入戰爭而喜：「本日為大東亞戰爭一週年，皇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台灣遂免敵軍之攻擊而得平安過日，真大幸也！」（一

12 杜聰明，《回憶錄》，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民國七十一年。

13 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二三〇—二三五。

14 楊金虎，《七十回憶》，高雄：作者自刊，民國五十六年，頁六十一—六十二。

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這樣的感慨，與他前半生致力於民族運動好像不太協調，此一主客觀形勢的改變，值得學者深刻探討；而此日記誠實無隱的記載，反倒成了瞭解皇民奉公會運動之下台灣人變貌最好的資料。戰後陳儀欲追究參加皇民奉公會者，欲剝奪曾是皇民奉公會者擔任公職之權，這一措施不免令台人反感，楊金虎言：「日本時代雖受壓迫不能顯宗耀祖，尚有民權存在；不料光復祖國公職候選人之聲請權亦被剝奪，未免太酷刑也。」然而觀諸皇民奉公會在戰爭中的表現，遂使不明台情的陳儀對該會的作為大為反感才有此舉。後經丘念台向內政部呼籲該項措施並不合法，在行政院、內政部的指責下，陳儀才收回成命。¹⁵

2. 「台灣獨立」事件：或稱「台灣自治」事件。當日本投降後，部分士紳有鑒於治安維持的重要性，及未來何去何從頗感困惑，因此曾經開會商議，並往見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此一事件被認為是日本少壯軍人諫山春樹等人密謀聯絡台灣士紳，鼓動獨立，因此戰後陳儀逮捕許丙等台灣士紳。有關此事件，富澤繁的《台灣終戰秘史》、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に於ける台灣民族運動史》、當時報紙皆有記載。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許丙·許伯埏回想錄》，分別由被捕的林熊祥、許丙之子林衡道、許伯埏來敘述此事，但卻不具全面性。然而不是被捕當事人的林獻堂在其日記中，卻言簡意賅地逐條記載。先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往見安藤利吉和許丙、辜振甫、藍國城等人會談的情形。

15 一，(二)，二十三，〈台灣省二二八事件經過(有關皇民奉公會參加起事文件)〉，一九四七年。藏南京二檔館。

二月二十一日日記登載被捕的人，除一般所熟知的許丙、辜振甫、林熊祥、簡朗山、徐坤泉外，還有林熊徵（翌日釋放）、陳忻、詹天馬、黃再壽、陳作霖，後四人於四月二十四日被釋放。

至於林獻堂本人則在二月二十日被召到警總，接受調查室主任陳達元的詢問，問及獨立及其他之事，林一一辯白，第二天辜等即被捕。二十三日林要李翼中、李萬居勸陳儀勿擴大拘捕範圍及做無理之追究。五月十四日許丙之妻來請援救。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林獻堂被召到軍法處為已被當成戰犯處理的許丙等人作證。七月三十一日獨立案正式宣判，辜判刑二年二個月最重，許丙、林熊祥一年十個月。林獻堂在三人出獄後，都曾親往拜訪。

五、日記的利用及有限性

誠如上述，林獻堂日記史料價值很高，但這並不意味他每一則記載均很翔實，其內容也有其有限性：

（一）日記的有限性：林獻堂在日記中每日所載約半頁，三百字左右，除非該日有特別之事，故有些記載失之簡略，有必要再找可以參考的第一手資料加以補充。舉例以言之：

戰後台灣糧食缺少，糧價高漲，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府解除米穀統制，不再配給，霧峰庄民無糧可食；且原郡守黃周傳劉存忠縣長命，將霧峰農倉所存之粟以供國軍之用，庄

民大爲不平。三月十四日以蔡繼琨、熊克禧兩少將爲率，軍隊二十餘人拿短槍包圍農倉取糧而去，人民只好食用籤仔粉。三月十七日，熊克禧、蔡繼琨兩人在原知事官邸召開座談會，林獻堂日記所載仍是輕描淡寫：「出席者朝清、茂堤、崇禮、金海、煥珪、水來、文權（環）、泉（轟）生外四名，當局出席者熊克禧、蔡繼琨、劉存忠。熊、蔡所言皆強硬，欲盡索農倉之米，不可以道理言論，爭論兩時餘，皆不歡而散。」

在《無花果》一書中，吳濁流引用某參加者對葉榮鐘復述當日的情形，場面充滿火爆：

……下午三時我到達官邸，園中噴水池邊站著數名的憲兵，執著上刺刀的步槍，台階上同樣有憲兵站崗，樓上廊門客廳門口也是一樣。這是向來所無的光景，……蔡少將站起來開口便說：我是陸軍少將，官並不小。我一向爲國家的事是不怕死的，今天特地來到貴地向林獻堂先生要米，中部是台灣的米倉，霧峰又是米倉中的米倉，所以說霧峰沒有米是無人肯信的。有米無米，盡在林獻堂先生是否肯幫忙政府而定。說時態度傲慢而語氣尖刻。林獻堂先生聽著不高興，他老人家說：政府搬去的米糧皆是老百姓的伙食米，他們現在都是糶黑市米維持生活。但因糧價飛漲，困苦異常，正在籲請發還所運去之米以舒困境。政府若沒有米可還老百姓，亦應結價給予價款；假使現在不能立即給發，亦應指定日期償還。政府一時向老百姓要米，而拿去之米分文不給錢，如此作法，不但老百姓無法維持生活，政府也無法維持威信。於是熊少將怒氣滿面，坐在椅子上說：本人現在發燒三十八度以上，但是為著公務，死且不怕，這顧區區的病痛，今日之事，全看林先生答應不答應，若不答應，就請你老先生同我們上台北去。說時遲那時快，他說完最後一句話，同時用手向桌面一拍，他面前一只空杯跳起兩三寸。這一拍有分效，如響斯應，四個憲兵拿著上

刺刀的步槍，排圍而入，神氣十足，來勢洶洶，在座諸人除兩位少將外，莫不為之失色，尤其是劉縣長左右為難，情形更為狼狽。還好，這一幕綁票活劇，終於在未完成的狀態下閉幕。16

(二) 日記利用的不便：

1. 判讀人名困難：日記的人名通常只有名而無姓，同名的人容易混淆（熟讀日記就不致有此誤讀），如國城就有二人，一人稱棒球先生的謝國城，一是前所述的藍國城。有時一個人使用不同的幾個稱呼，如其侄陸龍，又寫成六龍，或叫涎生；蘭生（林獻堂侄）之母許氏悅，有時寫成林許氏悅，大半都稱南街嫂，以別於彰化嫂，侄林夔龍在改姓名時改為林孝祐。有時會寫錯人名，如陳振能，誤寫成陳振凌；謝南光（春木）有時寫成謝南公；張文環常誤寫為張文權，許贊育（曾任霧峰教會傳道師）也常寫成許贊毓，陳嘉庚寫成陳甲庚，楊貴（即楊達）寫成楊桂，這些大抵都是因閩南讀音相同，故用不同的國字來替代。

2. 容易斷章取義：日記中對某些人的負面批評，僅代表林獻堂個人主觀的看法，他只是忠實記載當時的感覺，並非故作惡意批評，因此在閱讀或利用時不能斷章取義。如他很疼愛林幼春之子培英，叔侄兩人甚為相得，擔任省文獻會主委時也不忘提攜他。但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他對培英的表現不甚滿意：「余勸其（培英）協力收公租以作修理戲台，他皆作

16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前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一八二—一八三。

不負責任之言，最後謂大花廳非倒不可，待倒，分幾枝木材以作燃料而已，其所言毫無顧大局而不近人情如是。」如果僅看這天的日記即斷言林培英不負責任，恐會失之偏頗。

六、後記

寫日記者不一定有死後出版的打算，也正因為如此日記才有其價值。不過也因日記記載原只供個人參閱，記載較為直接無隱，衍生的問題頗多，增加出版的困難。前年東洋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許壽裳日記》，其中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他來台到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他身亡時為止的日記，豐富了光復初期的研究資料。沒有出版而成爲作傳最重要參考資料的有葉盛吉醫師（死於白色恐怖）的日記，楊威理會利用日記完成《ある台灣知識人の悲劇：中國と日本のはざま》一書，日記之重要性可見一斑。我個人也看過阮朝日先生的部分日記，據其女兒阮美姝女士面告，其父留有多年日記，但在二二八事件遇害後，其母傷心之餘將之燒燬，僅留下一小部分。如果阮朝日的日記能保存下來，對於台灣新民報社，戰後爲營救滯留大陸台人返台之事，將會更清楚。

林獻堂日記是台灣最珍貴的私人資料，誠如葉榮鐘所言，這本日記應該是全體台灣人的，然而一者林獻堂在戰後有不少批評政府措置失當之處，復被宣傳與獨立黨關係密切，以致於家屬不敢貿然公開；二者日記中有批評他人之處，可能會引起當事人的子孫抗議；三者

日記中有許多人名、包含許多事務，要看懂這本跨越兩個時代的日記相當困難，需要找合適的人加註；四者日記中記載相當多林家家屬的個人隱私及家族中的糾紛，要出版必須達成共識。爲了將這部珍貴的史料出版，中研院方面和林獻堂長孫林博正先生懇談，終獲其同意，並在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成立解讀班進行解讀工作，排除了上述困難，預計在未來的五年內完成出版的工作。

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

新一月二日 舊十二月二十八日 土曜日 晴

諒闇¹ 中本朝之祝賀，概行廢止。余招培火、² 猶龍、³ 雲龍、⁴ 趙根、⁵ 愛子⁶ 一同登山，欲使猶龍知造林之成責也。環山一週約行三時間，⁷ 過午始返。逢源⁸ 因體倦，故不同行。午後四時幼春⁹ 來。培火復提議文協總會¹⁰ 尙有二日，當先決定吾人之態度。幼春表示無意見。逢源謂濫卿、¹¹ 敏川、¹² 明祿¹³ 輩力主張委員制，不如使其負責任，委之辦理，余亦頗表贊成其議。言語間，忽與培火起衝突，殊出意外，余自來之對培火事事取隱忍退讓，不意此刻竟不能忍也。夜餐後向之道歉。

1 諒闇（りょうあん）：為天子之父母服喪之意，服喪期間為一年。

2 蔡培火，字峰山，一八八九年生於北港，一九〇九年三月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並在台南任公學校教職。因盡力於板垣退助的同化會而被解教職，在林獻堂資助下，於一九一六年四月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理科二部，一九二〇年三月畢業。在學期間任東京啟發會幹事，翌年任新民會幹事，以後又任台灣青年雜誌社幹事，在《台灣新民報》前身雜誌的《台灣青年》創刊之際，被推為發行人兼編輯人，一九二二年改該雜誌名為《台灣》，蔡乃轉任台灣支局主任。回台後任台灣文化協會專務理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理事、台灣議會請願委員；一九二五年因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事件遭四個月的禁錮。在文化協會分裂後，任台灣民眾黨顧問、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顧問、台灣新民報社取締役，可謂台灣社會運動的先驅，後因局勢緊逼，於一九三六年舉家赴日。一九三八年經營味仙料理店，該料理店為高再得、

吳秋微、侯全成醫師及其友人黃煥宗、李金生等五位共同投資，乃為蔡的居留日本取得適當而安定的住所及正式的職業，以利蔡在日本從事政治活動而設。日本投降前未久，與田川大吉郎赴重慶，田川擬赴重慶試探和談之可行性，在途中聞日本無條件投降之消息，赴重慶已無必要，田川轉回上海；蔡乃赴重慶面見當道，此舉為日後蔡與國民黨結緣之始。戰後蔡培火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執行委員，一九四七年當選行憲第一屆立法委員，一九五〇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一九五二年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及台灣省紅十字會會長，一九六五年任私立淡水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董事長，於一九八二年過世。蔡培火篤信基督教，一生致力於羅馬字運動（以羅馬字拼音寫台語，又叫白話字），編成《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一書；此外長於作詞填曲，如〈咱台灣〉(Lan-Tai-Oan)一曲膾炙人口，生平寫歌約百餘首(台灣新民報社，《台灣人士鑑》，台北：該社，昭和十八年版，頁一六九；葉榮鐘等，《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民國六十年，頁二十二)

猶龍：林猶龍，林獻堂次子，生于一九〇二年，九歲赴日就讀小日向台町尋常小學校，繼續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校，經東京商科(今一橋大學)大學豫科，而本科，畢業於一九二六年。翌年與兄攀龍侍父遊歐美，歷時一年餘。一九二八年七月入大東信託株式會社任外交課長，約一年餘。一九三一年七月任霧峰庄長，任內盡力於庄中事務，並努力於農業改良，創立坑口農事自治村，任委員長，一九三六年一月辭任，十一月任州議員，亦曾任霧峰信用組合長。與族人林根生於一九三五年設新光產業株式會社，製造樹薯粉，故在同年任台中州澱粉工業組合長。一九四一年四月皇民奉公會成立後，被任命為台中州支部奉公委員，七月任大屯郡支會生活部長。一九四四年被任命為華南銀行常務董事。戰後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九日被派為彰化商業銀行籌備處委員(其父林獻堂為籌備處主任)，翌年被派為彰化銀行公股董事(其父為民股董事)，二月二十八日林獻堂當選彰銀董事長，林猶龍為常務董事。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林獻堂赴日，翌年辭去董事長職。一九五一年由林猶龍改任董事長，但他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七日上午因狹心症過世，得年五十四歲。林猶龍娶日人藤井愛子，生二女一子，再娶甄秋生四男二女。(《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二三二；彰化銀行，《彰化商業銀行六十年史》(彰化商業銀行六十年大事記)，台北：該行，民國五十六年，頁七五—八二；《林博正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訪問，《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頂厝篇，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民國八十七年，頁一〇九)

- 4 雲龍：林雲龍，林獻堂三子，一九〇七年生，八歲赴日讀東京青柳尋常小學校，經東京府聖學院中學，於一九二四年讀法政大學豫科，一九三〇年三月畢業於法政大學政治科。一九三二年進入新民報社為政治部記者，後因妻楊雪霞肺病需調養而請假赴日，遂於一九三六年一月辭職，同月被任命為霧峰庄長，一九四〇年一月任滿，這期間他在一九三七年當選台灣新民報社監事，一九三九年一月任該報取締役，故卸任庄長後乃返回台灣新民報社任營業局長。當《台灣新民報》改為《興南新聞》，而《興南新聞》與其他報被合併為《台灣新報》後，林雲龍乃辭職。戰後林雲龍曾任省議員，亦任南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台灣煉鐵公司董事長，因而當選台灣工業總會理事長，他在一九五八年二月起為彰化銀行公股董事（任常務董事）。翌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時五十分因腦溢血逝世，得年五十三歲。林雲龍原娶楊雪霞，因楊病而離婚，後娶日女林多惠為妻，有二子二女。（《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四九；新台灣出版社編輯室，《台灣名人集》第一集，台北：該社，民國四十二年，頁三）
- 5 趙根：林獻堂的事務員。
- 6 愛子：藤井愛子，猶龍妻，畢業於東京錦秋高女，來台不久即習得台語，穿台灣服，熟習台灣習俗，頗受敬愛。她時常到台中的棚邊書店買日本書，也常為林獻堂通譯。她卒於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三日，林獻堂、林猶龍時在東京，林猶龍立做歸計，林獻堂則於九月十五日送惠美、晴美兩孫女回台奔喪。林獻堂為賦「九月十五日送惠美（時年十二）、晴美（時年九）二女孫出京」一詩。（《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六五；竹中信子，《植民地台灣的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東京：株式會社田畑書房，一九九〇年，頁三四五；《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年譜、遺著、追思錄》，總頁一九九）
- 7 三時間：即三小時。
- 8 達源：陳達源，號南都，一八九三年生于台南，一九一一年以第一名畢業於國語學校國語部，後入三井物產台南支店，前後五年，又任台灣勸業信託社取締役，前後三年餘。以後赴中國遊歷，歷大江南北名山大川。歸台後任《台灣民報》監查役，翌年任《台灣民報》記者，一九二六年入大東信託任調查及信託課課長，一直到一九三一年才又辭職轉入台灣新民報社經濟部長。七七事件以後赴中國，暫居北平，後往山西、熱河等地遊歷。戰後任華南商業銀行常務董事，

9

將台灣信託公司合併成華銀信託部，同時兼任新設立的台北區合會儲蓄公司董事長，創立台灣農業機械公司。陳達源長於詩，楊雲萍教授譽其為融會中國、世界文化，以成台灣文化的代表詩人，有《溪山煙雨樓詩存》問世；溪山煙雨樓為其晚年卜居之宅，位於陽明山麓。陳對台灣經濟問題頗有研究，著有《新台灣經濟論》一書，也有隨筆集《兩窗墨滴》。陳達源參加台灣政治社會運動，不僅是文化協會的幹部，也曾任台灣議會的請願委員，一九二三年的治警事件，陳達源被判禁錮四個月，和林呈祿、石煥長、林幼春的刑期相同。（《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二六七）

幼春：林幼春，名資修，號南強，為林文明孫、林紹堂子，生于一八八〇年，幼受漢文教育，精通諸子，長於詩文。乙未割台之役離台，後回台接掌家務。他曾在一九一三到一九一九年間任霧峰區長，在任期間響應風俗改良會，舉辦解纜足會，由其母何德珠等林家女性解足為率。他與族叔林獻堂（實則長林獻堂一歲）一起參與台灣民族運動，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治警事件時，被判刑四個月，他也是台灣民報社首任社長，退任後轉為顧問。林幼春長於詩，有《南強詩集》問世。楊雲萍認為台灣詩人中可與中國詩人黃公度、梁任公分庭抗禮，且有居上之勢者為丘逢甲、林南強、連雅堂三人。他也是櫟社重要發起人之一，「櫟社二十年間題名碑記」、「櫟社三十年間沿革志略序」均為其所撰，允為櫟社棟樑。他亦為叔林癡仙編成《無悶草堂詩存》，並寫序。和林獻堂合編《林氏族譜》時，寫成林文察傳，即〈先伯祖剛愍公家傳〉；《台灣通史》開闢紀的序亦為其所做。林資修逝於一九三九年，《南強詩集》則在一九六四年才正式出版。林幼春有四房妻室，生八子，長子正熊蚤殤，詩集為次子林培英所出版。（林培英，《南強詩集》，台北：龍文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頁首）

10

文協總會：即文化協會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即將在霧峰召開的總會。按：台灣文化協會創立於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已隱約分成三派：即連溫卿等的傾向社會主義派，蔣渭水等受中國革命影響較多一派，林獻堂、蔡培火等合法民族運動派；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第六次定期總會上，由蔡惠如提議要修改會則案通過後，內訌終於表面化。當時由總理林獻堂指名八位起草委員收納各方意見，草擬會則，並決議先在是年十一月二十、二十一兩日開會先行審議，提出者有蔡培火、蔣渭川、連溫卿三案，經審議，蔣、蔡併為本部案，連案則擬保留至翌年的臨時理事會。時任文化協會專務理事的蔡培火只將本部案印給會員，未印連案；連知後大為憤怒，一面向蔡培火抗議，一面將自案印發給會員，為了在總會取得優勢，乃和同志鄭明祿、王敏川等到新竹、台中州去勸誘各地會員支持己案；同時連也讓尚未入會的

12

敏川：王敏川，彰化人，一八八七年生，幼隨父學漢學，畢業於國語學校後，回母校彰化第一公學校教書。一九一九年他赴日就讀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該校素有社會主義搖籃之稱，王氏頗受影響。他留日時也正是台灣民族運動萌芽時，因此他加入啟發會、新民會。一九二一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他任理事，也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要角。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治警事件發生，他被捕入獄，一審判決三個月、二審判決無罪。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文化協會分裂，

11

台北、彰化之無產青年一派趕快辦理入會。蔡培火、陳達源為開總會，已在一日到達霧峰。（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III，東京：綠蔭書房，一九八六年，頁一九〇—一九二）

溫卿：連溫卿，台北市人，一八九五年四月生，公學校畢業，以後均靠自修獲得新知。一九一三年鑒於因人種、語言不同以致有所隔閡而造成糾紛，乃響應世界人工語 Esperanto 運動，希望世界語能超越民族信仰，促使人類和平。以後日本人兒玉四郎來台創立日本 ESP 協會台灣支部，連加入該會，該會曾發行《綠蔭》(Verda Ombr) 由連任主編，連氏參加 ESP 運動時即研究社會主義等社會科學理論；一九二三年七月與蔣渭水等籌組社會問題研究會，但遭取締。以後再與蔣渭水等在台北文化協會指導下組成台北青年會。以後他在也是研究 ESP 的山口小靜之介紹下與日本社會主義者山川均通信，並受山川均影響被稱為台灣的山川主義者。一九二六年台北文化協會為修改會則而引起分裂；連氏的提案持委員長制（與蔣渭水的總理制不同）獲文協總會通過，其人馬有十一人當選中央委員，文協右派只餘林獻堂、蔡培火兩人，右派乃紛紛脫離文協，另組台灣民眾黨。轉向的新文協雖不為右派所容，且互相攻訐，但在工人運動和文化運動上仍有其貢獻，曾出版《台灣大眾時報》作為喉舌報。然而新文協內部成員因受台共成立之影響，及上大派（留學過中國上海大學）非上大派間的衝突鬥爭，山川主義為福本主義所批判，激進思想抬頭，於是連溫卿被視為落伍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分裂、投機、地盤主義者」，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新文協第三次全島大會時被開除會籍。連氏此後退出政治運動，二次大戰期間曾在《民俗台灣》、戰後曾在《台北文物》等刊物發表台灣民俗、歷史等相關文章。一九六二年台北市文獻會成立，欲修《台北市志》時，王詩琅任職該會，遂請對日治政治社會運動相當瞭解的連溫卿撰寫政治運動篇，但因「內容不合時宜」，並未被採用，此稿於一九八八年由張炎憲、翁佳音編校出版。不過連氏早於一九五七年已過世，晚年生活窮困、精神鬱悶。（張炎憲、翁佳音編，《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頁一—五，〈撥雲見日又一聲—代序〉）

連溫卿山川主義者占上峰，王敏川當選為新文協的中央委員。以後新文協又因台共涉入，王敏川在「上大派」（上海大學畢業）的支持下逐漸凌駕非上大派的連溫卿。此後加入文協的台共提出解散文協的看法，王敏川予以反對，認為文協應作為小市民的大眾團體而繼續存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新文協第四次大會時，為當局禁止。六月日本政府檢舉台共，十二月又逮捕赤色救援會。擔任文協委員長的王敏川率眾參加簡吉的台灣赤色救援會，使他和新文協的部分中央委員難逃被檢束的命運。由於新文協時期領導群眾運動，王敏川已遭多次牢獄之災，此次被判四年，連未判刑前的二年，實則坐牢六年，一九三八年出獄。出獄後，因七七事件早已發生，台灣所有的政治社會運動全部停止，王敏川已無從發揮，而多年的牢獄生活使其身體大受影響，故於一九四二年逝世。王敏川一生中的貢獻除了身體力行的政治運動外，也以其如椽之筆為《台灣民報》寫、譯不少文章，其言論以「社會教育」、「提升文化」、「婦女自覺」最為重要。王敏川是當時知識分子中少數注意婦女問題者，文協分裂後，王敏川等人退出《民報》，轉而在日本發行《台灣大眾時報》。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台灣光復節時表揚王敏川，並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四日頒給王敏川遺族褒揚令並入祀彰化市忠烈祠，後因被「檢舉」為台共而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被撤除在忠烈祠的牌位。（王曉波編，《台灣社會運動先驅者王敏川選集》，台北：台灣史研究會，一九八七年，頁十一、二十六）

明祿：鄭明祿，豐原人，一九〇二年生，一九二一年畢業於台灣商工學校商科第二屆，一九二八年六月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文協左傾後的重要角。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發生新竹事件，因而被檢舉扣押十個月。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第三次新文化協會在彰化開會，鄭明祿告發連溫卿的罪狀，連溫卿遂被開除。日治末期，曾參加台灣放送局北京語放送工作，戰後曾任桃園縣教育科長、省立基隆中學校長、省立豐原商業職業學校校長、中國國民黨台中縣黨部副主任委員。（連溫卿，《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三六四；《台灣民族運動史》，頁三五—二）

新二月二日 舊十一月二十九日 日曜日 陰

文協理事會

十時廿分之車，培火、逢源、榮鐘¹同往台中。先到大東會社²會陳炳³，商登記諸事。次到東華會社⁴，敏川、溫卿、明祿及台北無產青年⁵十數人至。午後楊良⁶、旺成⁷、雙喜、年亨⁸、德金⁹、嘉種¹⁰、篤勳¹¹、衡（衡）秋¹²、滿盈¹³、繼明、賴和¹⁴、瑞圖¹⁵、楊木¹⁶、錫勳¹⁷、資彬¹⁸、松筠¹⁹、君曜²⁰、濱（賓）嶽²¹、杜清²²、清波、載釗²³、伯廷²⁴、振福²⁵、幼春、石柱²⁶、林糊²⁷、黃川、新進、火木、珪璋²⁸陸續而來。本定一時開會，因待渭水、²⁹受祿³⁰、石泉³¹之車到著，乃延至二時半始開會，文協理事出席計三十六人。余爲議長，將十一月廿一日起草委員會大多數所決議之案提出協議，而溫卿、渭水亦皆再提案，理事中三、四人主張投票，渭水之案自行撤回。將起草委員之案爲甲，溫卿之案爲乙，而行投票。結局贊成乙案者十九票，贊成甲案者十二票，乃將溫卿之案爲基礎，逐條審議，至六時半休憩晚餐。七時再議，余因不能久坐，乃以幼春爲議長。至於委員制一章，渭水則大反對，主張用總理制，溫卿則盡力維持其委員制，至於宣言退席。敏川等力勸其就席，然後投票採決，結局委員制多數，遂從原案決定，³²至十一時閉會。起草委員之提案而被否決，誠出意外，前聞溫卿、敏川往彰化運動，余想諸理事當不爲其所惑，今竟反是。台灣人作事，大多數皆以感情用事，而歿卻主義，此其一端，韓、王夜行車歸去。

1

榮鐘：葉榮鐘，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三日生於彰化鹿港，一九三〇年日本東京中央大學畢業，主修政治經濟。早年追隨林獻堂參加抗日民族運動，曾任林獻堂私人秘書、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台灣新民報》通信部長。戰後於一九四六年任省立台中市圖書館採編部長，並參加「台灣光復致敬團」赴上海、南京、西安各地。一九四八年入彰化銀行服務，一九六六年退休，專注於台灣民族運動史的撰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日逝世。其著作有《台灣人物群像》、《台灣民族運動史》、《半路出家集》、《小屋大車集》、《少奇吟草》、《彰化銀行六十年史》，並曾於林獻堂逝世後主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首）

2

大東會社，即大東信託會社，創立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是台灣有識之士在經歷政治活動中，確認民族產業資本對台灣之重要性後所產生的會社。由留美碩士陳忻、林獻堂等發起。由於台灣總督府並未頒佈信託法，故無法如銀行般做信託登記，唯仍可用委託管理或買賣的形式以經營信託業務。日本當局對此機構敵視，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十月地方組合款項才被准許存在大東。設社之初因日本政府實行金解禁政策，股票價格滑落，大東蒙受大損失，一直到一九四〇年情況才有改善。正當大東要進一步發展，日本當局則要當時台人的五家信託會社合併，湊成資本四百五十五萬，然後由台銀出資五百四十五萬，合計一千萬圓，董事長由台銀派人擔任，陳忻雖仍任專務，但已失去經營權，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台灣信託正式成立。戰後台灣信託被併入為華南銀行信託部。（許雪姬，《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產業經營初探》，收入《台灣商業傳統論文集》，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一九九九年，頁三一八～三二二）

3

陳忻：台中大甲人，生於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七日，一九二一年畢業於東京慶應義塾理財科，一九二五年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一九二六年任大東信託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一九三六年被任命為台中州協議會員，一九四一年十月任臨時台灣經濟審議會委員，他是日治時期台灣人中少數的經濟人才之一。戰後組織大公公司以對應江浙財團，為陳儀所忌，一度被逮捕，後無罪釋放。一九四六年二月，二二八事件爆發，三月十一日被捕，旋為陳儀政府所害。（《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二五八；李筱峯，《林茂生、陳忻和他們的時代》，台北：玉山社，一九九六年，頁二八〇）

4

東華會社：即東華名產株式會社，創立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本店設在中國福州南台鴨姆州，支店在台中榮町，

以後在上海設分店，資本金三十五萬圓。主要的營業項目是將台灣水果外銷，但經營的並不順利，不到一年已關閉上海支店（支店長賴金圳）；主要原因是台灣蕉在上海無法與廣東蕉爭奪市場，一九三一年又虧損了三萬圓，只好結束營業，此店的代表取締役為林階堂（林獻堂弟）。（《台灣會社銀行錄》，台北：台灣實業興信所，昭和二年，頁一六〇）

5 台北無產青年：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文協召開五一講演會，文協是時已有保守與激進兩派，激進者以「無產階級有志」主辦講演會，八月一日在《台灣民報》公開了無產青年的公開狀，說明了台北無產青年就是台北無產階級所組成的。八月下旬全台各地皆陸續成立無產青年會，台北的無產青年會與連溫卿相善，理念相合，因此支持連溫卿的提議下通過連案，文協至此分裂，漸漸左傾。（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頁一三七—一三八，一六四—一六五）

6 楊良：一八九二年五月十五日生，新竹人，幼時受過漢學教育，及長入商界，曾任隆順合資會社代表社員，龍潭製糖公司長，新竹信用組合監事，《台灣新民報社》、《興南新聞》顧問，對台灣社會活動也相當有興趣，致力於設置台灣文化協會新竹支部。（《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一八三；昭和十八年版，頁四二一）

7 旺成：陳旺成，一八八八年九月十九日生，新竹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一九一一年在新竹公學校任訓導職，於一九一八年辭退教職，合組「良成商會」經營米、糖、油等買賣，二年後結束，轉入台中蔡蓮舫家為西席，一九二五年辭職，開始進行文化啟蒙的演講，加入文化協會，並於一九二六年任台灣民報社記者及新竹支局長。文協左傾後脫離文協，成為創立台灣民眾黨的主要人物之一；以後反對蔣渭水將黨改為以農工階級為中心的民族運動，堅守全民運動的本質。一九三二年陳旺成因故退出《台灣新民報》，一九三六年當選新竹市會民選議員。戰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新竹分團主任，並任《民報》總主筆，二二八事件後避難上海，翌年擔任台灣省通志館編纂兼編纂組長，一九四九年受遞補為參議員，一九五一年任新竹縣文獻委員會主委，主編《新竹縣志》，於一九五七年完成，一九七九年過世。（張德南，《堅勁耿介的社會運動家——陳旺成》，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民國八十八年，頁二〇—二五）

- 8 年亨：蔡年亨，清水人，人稱七舍，是清水蔡源順外另一大支蔡泉成商號的後代。一八八九年六月十三日生，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在短暫任教職後，從事大甲帽輸出事業，被推為清水帽席同業組合長，台灣帽席同業組合副會長。一九一八年後任清水街協議員，同時任《台灣民報》社重役，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當選清水街協議員，一九三七年五月被任命為台灣都市計劃臨時委員，一九四一年又受命為台中州稅務課所轄郡部所得調查委員。一九四四年過世，他曾在治警事件中被判罰金一百圓。（《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一六九；蔡紹斌，《清水第一街大街的深度之旅》，台中：牛罵頭文化協進會，民國八十五年，頁七九）
- 9 德金：邱德金，豐原人，一八九三年生，一九一三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後入赤十字社醫院再轉馬偕醫院，一九一七年在基隆開業。他熱心於政治運動，一九二三年被選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委員代表，到東京請願。一九三〇年到東京帝大深造，一面在東京市養育院醫局做臨床研究，然後向東京帝大提出論文。一九三五年回台仍繼續研究，一九三七年得到論文醫學博士。戰後仍在基隆開設愛德醫院，曾任基隆市參議員、台大醫學院教授。（《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一一四；吳銅，《台灣醫師名鑑》，台北，民國四十三年，頁四二）
- 10 嘉種：許嘉種，彰化人，一八八三年二月十日生，一九〇三年畢業於台南師範學校並在公學校任教，以後在台灣舊慣調查會擔任台中廳通譯，一九二一年在歷任台中州通譯後辭職。一九二二年起伴林獻堂赴京從事議會請願運動，亦任台灣文化協會理事及彰化支部的要員、台灣民眾黨委員。一九三五年台灣第一回選舉，當選民選市會議員；翌年組織昭和信託株式會社，任專務取締役。（《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三六；《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一一六）
- 11 篤勳：林篤勳，彰化人，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一九一一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旋奉職台南醫院，並在左營舊城開業。一九一三年返鄉開業，曾任彰化公學校等數所學校校醫，和許嘉種等組彰化同志青年會，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為理事，亦為台灣民眾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也插手實業界，任大新商事及昭和信託取締役。（《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二二五；《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六二）
- 12 蘅秋：吳蘅秋，彰化人，一九〇〇年七月八日生，幼年曾就伯父吳德功學漢文，二十歲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13

後到日本留學，一九二四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歸台後一面繼承家業，一面做石油公司的代理店，參加初期文化協會的活動，後任彰化街協議會會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任彰化市會官選議員，也被選任為市參事會員，卒於一九五五年。

（《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四八；《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一三八）

滿盈：陳滿盈，彰化和美，號虛谷；一八九六年五月十日生，明治大學專門部政治經濟科畢業，兼通新舊文學，參加文化協會，分赴各處演講。一九二五年籌創中央俱樂部（即後來中央書局前身），參加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他曾在台灣民報發表新詩〈秋晚〉等，也寫小說如〈他發財了〉；一九三九年加入彰化地區的詩社「應社」。一九四四年二月就任和美恆生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長（即和美鎮農業會前身），戰後於一九四六年二月辭職。一九四八年受林獻堂聘為台灣省通志館館長顧問委員，一九四九年七月辭職，一九五〇年捐贈土地給彰化中學和美分校及培英國民學校。翌年八月腦溢血，右半身癱瘓，一九五九年八七水災，以家園收容數百難民，因而當選第二屆好人好事代表，一九六五年九月過世。（陳逸雄，《陳虛谷選集》，台北：啟蒙文學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四年，頁五一—五二三）

14

賴和：彰化人，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生，一九一四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先就職於嘉義醫院，後回故鄉開設賴和醫院，有醫德，人稱「和仔仙」，得病人信任。一九一八年赴廈門鼓浪嶼任職博愛醫院，翌年回台。以後參加台灣文化協會任理事，之前也參加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其思想較近於蔣渭水，曾與蔣渭水合組「新台灣聯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治警事件發生，賴和被捕入獄。一九二七年文協分裂，右派退出，轉任新文協臨時中央委員，也任台灣民眾黨幹事，又任左傾文協機關報《台灣大眾時報》的監事。一九三二年與葉榮鐘、郭秋生等人創辦《南音》。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發生第二次入獄，前後五十日，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故世，得年五十歲。賴和在漢詩上造詣頗深，最大的貢獻是撰寫出一種以中國白話文為基調，但儘量容納台灣方言的表現方式，他在小說中發揮抗議統治者不義之作為，如膾炙人口的〈一桿稱仔〉。戰後賴和入祀忠烈祠。（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民國八十五年，頁一五八—一九九，〈賴和漢詩初探，附：賴和先生年表〉）

15

瑞圖：丁瑞圖，彰化鹿港人，一八九三年八月五日生，一九一一年鹿港公學校畢業，一九一二年從事製糖業，一九二八年任彰化街書記，也曾任鹿港製鹽株式會社事務取締役，一九四三年任鹿港街商工會副會長、方面委員、鹿港漁業

- 協同組合理事、鹿港庶民信用利用組合理事。(《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二七四)
- 16 楊木：彰化人，一八九八年八月七日生，一九二一年台北醫專畢業，一九二七年入東京醫專編入四年級，讀三年畢業。歸台後，先後在台中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任職一年，一九二四年在彰化開業四知堂醫院，一九三一年五月改醫院名為實費醫院，以低廉的藥價服務一般民眾。(醫院在一九二七年由原西門遷到北門)(《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一八三)
- 17 錫勳：石錫勳，彰化人，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生，一九二二年畢業於台北醫專後返鄉開業石內科醫院，亦任南亞製糖株式會社社長。(《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二一一)
- 18 資彬：林資彬，霧峰下厝林輯堂子，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生，由於父輯堂早亡，產業一度由林季商代為管理，十三歲正式管家。一九二〇年十月任霧峰庄助役，亦曾任霧峰信用組合專務理事、組合長，一九二六年經營霧峰宏業株式會社，一九三一年改任社長。此外他是大東信託監事，台灣新民報、興南新聞董事。他向日警近藤勝三郎買得國姓水長流一帶土地一百多甲，招苗栗一帶客家人前往開墾而成良田，戰後尚保留一百多甲，後得肝癌去世，得年四十九歲。(《台灣商業傳統論文集》，頁三三六；林吳帖，《我的記述》，台中：財團法人素貞興慈會，民國五十九年，頁三五)
- 19 松筠：鄭松筠，台中豐原人，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一九一二年三月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在豐原公學校任三年訓導後辭職到日本就讀明治大學法科，積極參加台灣文化運動，一九二二年律師考試及格。一九二三年回台經營律師業，亦曾任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理事。(《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一四三；《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二七五)
- 20 君曜：李君曜，李崇禮長子，約生于一八九六年，畢業於台北醫專，及日本醫科大學，曾為慶應醫科大學研究生，原開業在崙背，名曜生醫院，後遷回彰化開業。戰後任彰化市參議會議長，彰化市農會理事長，彰化銀行監察人，縣合作社聯合社主席，省地方自治協會彰化縣分會理事長。(吳銅，《台灣醫師名鑑》，頁一二二)
- 21 窳嶽：楊濱嶽，梧棲楊合順派下，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二日生。日治時期曾擔任青年會長，兼台灣文化協會及台灣民眾

- 27 林糊：一九〇四年生，員林人，一九一六年畢業於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先在嘉義醫院任職一年，後回鄉開長春醫院，一九二〇年任溪湖庄協議會員，一九二六年任台灣文化協會理事，文協改組後仍任中央委員，台灣民眾黨成立他亦加入，並成為文藝聯盟的一員。在街庄事務上，一九四三年任皇民奉公會會員林分會參與，翌年任台灣醫師奉公會團員林
- 26 振福：楊振福，高雄人，參與台灣政治運動，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治警事件發生，他的家宅被搜查、人被扣押，十二月二十二日被解送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局，被拘於台北監獄，翌年一月七日未被起訴而釋放，他也是《台灣雜誌社》的顧問，積極參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一九三三年歿。（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頁二〇九、四四八、五四八）
- 25 石柱：洪石柱，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生，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屏東人，任文協理事。文協左傾後任中央委員、組織部部員、青年部主務，一九二八年台南墓地撤廢事件中，與莊孟侯發動鬥爭，因此被捕，後赴大陸，加入台灣義勇隊，任台灣革命同盟會執行委員。（《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二六二；張瑞成，《台籍志士在祖國的復台努力》，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民國七十九年，頁一二一）
- 24 伯廷：林伯廷，彰化北斗人，一八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生，幼時學漢學，並入北斗公學校就學，曾任台灣文化協會理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理事。一九二三年治警事件發生，遭拘留二個月，判決罰金百圓。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左傾後，改任中央委員，台灣民眾黨成立時任中央委員；同年也任北斗總工友會顧問。（《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二二六）
- 23 萬元：一九一一年得授紳章。（鷹取田一郎，《台灣列紳傳》，台北：台灣總督府，大正五年，頁一九二）
- 22 杜清：大甲人，創立大甲帽席會社，組織帽席組合，經營十多年終於揚名於海外市場，一九〇七年任參事，家財約五萬元，一九一一年得授紳章。（鷹取田一郎，《台灣列紳傳》，台北：台灣總督府，大正五年，頁一九二）
- 載釗：林載昭，台中豐原潭子人，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加盟為標社社友，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二日病故，曾任職《台灣新聞》報社，亦曾任通譯，《標社第一集》有其《望洋詩草》共十首。（傅錫祺，《標社沿革志略》，收入文叢本一七〇種，頁三、廿九）

黨理事，喜周遊列國，後全家移居日本東京十年，於一九四六年挈眷歸台，一九六二年編有《楊家族譜》。（林秀茂，〈賓嶽翁平生好遊史〉，收入《楊家族譜》，不著年代，頁三六）

- 分團副團長。戰後接長員林郡，並當選為台中縣參議員，彰化縣醫師公會理事，員林鎮衛生所主任兼醫師，曾受行政院褒獎為台灣省志士。林糊有兩本主要著作，一是《醫家用法規類及診斷書例》（日文）、《醫界葫蘆》（中文）。（《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五四；《台灣醫師名鑑》，頁一一八）
- 珪璋：李珪璋，蘭陽農業組合的幹部，該組成立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是台灣民眾黨的支持團體。（《台灣民族運動史》，頁三七八）
- 28 渭水：蔣渭水，宜蘭人，一八九一年生，一九〇八年就讀台灣總督府醫學專校，一九一五年在台北開大安醫院。一九二一年糾合同志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為提倡民權之啟蒙運動，一九二三年因治警事件被禁錮四個月，一九二五年又因反抗總督政令被關四個月。一九二六年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乃組台灣民眾黨，任中央常務委員兼財政部長，實為黨的領袖，台灣民眾黨為台灣第一個成立的合法政黨。他復結合工農人團體的「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農民協會」，進行階級鬥爭，而為黨內右翼分子所疑，另欲籌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蔣乃開除之。由於民眾黨信仰孫文學說，最後卻走入階級革命之徑，故為台灣總督府勒令解黨。一九三一年因腸傷寒過世，得年四十二歲。（白成枝，〈先烈蔣渭水傳略〉，收入《蔣渭水遺集》，台北：蔣先烈遺集刊行委員會，民國三十九年，頁一〇四）
- 30 受祿：王受祿，一八九七年生，台南市人，一九一二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歷任台南醫院醫官補、台南市協議會員。一九二四年赴德國佛萊堡大學留學，翌年得博士學位，在台南開設同生醫院。他早年加入文化協會，治警事件時被傳訊；一九二七年見文化協會分裂即退出，後加入台灣民眾黨，成為政治委員，及台南支部委員，他同時是《台灣新民報》、《興南新聞》的顧問，戰後任台南醫師公會監事。（《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度，頁六七；《台灣醫師名鑑》，頁二一一）
- 31 石泉：韓石泉，台南人，一八九七年生，一九一八年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三年在台南醫院服務，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與黃金火合開共和醫院；以後自行開業韓內科醫院。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〇年至熊本醫科大學進修，得到博士學位。韓致力於民族運動，一九二三年治警事件時因嫌疑被捕，經審判後無罪釋放，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台灣民眾黨被禁止前都致力於民眾黨的各项活動，同時也是《台灣新民報》社的監事。戰後任台灣

省參議員、台灣銀行監察人、台灣機械公司董事、台南第二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台南私立光華女子初中董事長、中國紅十字會台南支會長、台南市醫師公會理事。一九六三年過世。(《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三〇；《台灣醫師名鑑》，頁二一一)

委員制以五票打敗總理制，此次新章程的改變是以主張委員制的連案為基礎，而以蔣渭水提出案做為修正，實則原有蔡培火案、連案、蔣案，議決以蔡蔣兩案合併為本部案，然此次會議本部案並未被提出，顯示連派在文協的力量已占上峰。(《台灣民族運動史》，頁三三九～三四〇)

十一月三日 舊十一月三十日 月曜日 陰

文協總會

培火與余往大東會社陳炳，歸時渭水適來訪，述溫卿等作事之陰險，欲與分離或脫退，頗表示其決心。余與培火勸其不可，恐惹人恥笑並生誤解而起內訌，則我文協之前途不可收拾矣，六年間辛苦奮鬥之歷史，具付諸東流，實爲可惜，不如暫作冷靜，以觀其作爲，若彼等具有相當之努力，吾人亦以與相當之應援（援），若彼等用文協以宣傳其共產主義，或是無努力啓發文化，那時欲分裂欲改革，皆無不可也。午後二時，在公會堂開文協臨時總會，會員出席計百三十餘名，其中台北無產青年新加入會者十餘名，¹此則溫卿等之作戰計劃也。余爲議長，將昨日通過理事會之案逐條朗讀一遍，次入審議，培火、渭水俱緘（緘）口不發一言，而所議大體無差異，唯置本部於台北或台中，及一州之中可設特別支部，一郡之中可設兩個分部，而支部、分部之中增加婦女部，此數點頗爲激論而已。六時廿分休憩晚餐。七時繼續，以培火代余爲議長二時間，會則決議後，選舉臨時中央委員三十名，余亦被選。余首先起辭委員，次培火，次渭水，次華英，²彼三人辭後，即刻退場，因而會場混亂，乃爲之鎮靜。余觀此情形，若似彼三人之一蹴不顧，恐有害於大局，乃付兩條件而承諾委員。一、不可選余爲委員長，二、負委員之名義至於歐遊出發之日止。十一時閉會。

1 據連溫卿的說法，當日有一百九十多人參加，新加入的會員只有十二名，彭華英亦在其中，其他九人為蔣渭水所介紹，三人為連溫卿介紹，前者皆為普通青年，後者可視為無產青年。（《台灣政治運動史》，頁一六三）

2 華英：彭華英，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新竹人，一九二一年從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在學期中參加啟發會、新民會、台灣青年雜誌社。留學期間與日本左派高津正道、堺利彥等接近，因被日方嚴重監視，畢業後到上海。後與蔡惠如以台灣代表的身分與朝鮮、印度、菲律賓等欲追求獨立的殖民地者共同協議召開各殖民地共同獨立運動協議會，以後在上海或北京居住。一九二四年任上海中國沿海漁業協會副主任，且為中華民國海軍保衛沿海漁業監督總公署參議兼秘書。同年回台，十月十一日與蔡阿信結婚，一九二五年兩人到達上海，以後回台，一九二七年初加入台灣文化協會被選為中央委員，後不就，傾全力於台灣民眾黨事務。一九三三年赴滿州，入電信電話株式會社任秘書長，以後回台。一九三九年到北京任華北電話公司職員，一九四一年一月任北平警察局秘書，一九四四年改任廣播協會職員。日本投降後，任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所屬北平廣播電台總務科長，十二月十八日被逮捕，以戰犯被審判，由於沒有積極資敵行為，以不起訴結案，是時為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日本外交文書，413.12.2-2 不逞團關係雜件 台灣人ノ部 亞細亞局警告秘第一九二七號，大正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史政局檔案 01381/4212. (35.4-36.12) 彭華英等戰犯審理案）

十一月四日 舊十二月一日 火曜日 晴

松筠等來訪，其所主張與昨日渭水之言同，余亦以昨日勸渭水之話勸之。

十時培火招集活動寫真部部員郭戊己、盧丙丁、¹鍾自遠、林秋梧、²陳新春、周天啓³協議事務檢查會計，午餐後並招幼春攝影紀念。二時廿分培火歸南，余與幼春歸霧。

1 盧丙丁：台南人，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在學中一九二〇年夏為歡迎飛行員謝文達回鄉，主張舉行青年會，可謂台灣文化協會組成的先聲。以後他加入民眾黨，致力於台灣工友總聯盟的工作，他本人擔任台南機械工友會幹部，在民眾黨第二次大會時為宣傳部主任，一九三一年五月八日民眾黨被解散當日，他和蔣渭水等十餘人被捕，翌日才釋放。一九三〇年代他赴閩南指導閩南學生聯合會。（《台灣政治運動史》，頁四九、一七七；《台灣民族運動史》，頁三六八、三七五）

2 林秋梧：台南人，一九〇三年生，一九三四年卒。一九一八年考入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在校中傳播新民會發刊的《台灣青年雜誌》。以後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二年二月因北師學潮而於三月被勒令退學，年底赴神戶就職，翌年返台。一九二四年入中國，據聞入廈門大學哲學系，並任教集美中學。一九二五年因丁母憂回台，翌年加入文化協會巡迴演講，並出任美台團電影巡迴隊第二隊辯士，翌年因文協分裂轉入駒澤大學研究佛學，一九三〇年三月畢業。四月回開元寺，受命為南部臨濟宗佛教講習會講師，兼南瀛佛教會教師，加入台灣民眾黨，發行《赤道報》，一九三三、四年《真心直說白話註解》、《佛說堅固女經講話》二書問世，十月因肺結核過世。（張炎憲等編，《台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頁一九一—一九二）

3 周天啓：一八九五年七月九日生，彰化人，自幼學習漢文，一九一九年經營東陽製菓商行，其出產品如蜜餞類曾參加各國博覽會及共進會，並被授金牌。一九二七年在基隆兼營東陽物產商會，並販賣台灣的原住民產物、珊瑚等物。在

政治上，早年較傾向無政府主義運動，曾赴中國從事策反工作，戰後曾任彰化縣議員、議長，從事貿易工作。（《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三九一；《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頁一七八）

新一月五日 舊十二月二日 水曜日 陰

十二時五十分之車往台中，到子瑜¹處，赴大東信託會社之重役會，出席者子瑜、焯、²焯、²朝清、杜清、朝甚、³明哲、⁴季園⁵等十餘人，以登魚爲記錄。協議置常務及辦事細則，至九時始晚餐。十時半余住宿於東華會社。

1 子瑜：吳子瑜，台中太平人，父吳鶯旂。富貴產，開春英會社，是大東信託會社的重要股東，懋社成員，同時也招致東山詩會以文會友。大正初年赴中國，在上海、北平經商，又到石家莊開礦，資助孫文革命，一九二一年回台。一九三五年全家遷往大陸，捐出今台中大智路上的房子，蓋孔子廟。二年後盧溝橋事件發生，在北平營商亦不順，乃再遷回台灣。戰後，由他出資一、二百萬修葺國父紀念館（中山北路一段救國團，原梅屋敷），一九五一年過世，葬於車籠埔，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地震墓全毀。（賴健祥，《台中外史》，台北：中華日報社，民國五十六年，頁三八—三九）

2 焯：陳焯，陳焯之兄，一八九一年七月六日生，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一九一三年赴神戶經營大甲帽外銷工作，後回台任大甲信用組合常務理事，七八年後辭職。昭和元年大東信託成立後任取締役、專務代理兼庶務課長，再轉任台北支店長。戰後任職大公公公司。（《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頁二五六）。

3 謝朝甚：為大東信託的取締役，以昭和三年版的股東名簿為例，股票五萬股中謝朝甚代表金輕昌公司控股 ∞ 股，是最大的股東。（大東信託株式會社，《株主名簿》，頁十四）

4 明哲：劉明哲，一八九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生，柳營人，一九一六年七月自早稻田大學政治科畢業，一九一九年入嘉義銀行新營出張所任主任，及查敵營（柳營）庄長，一九二二年獲紳章，一九二六年任大東信託取締役，翌年任職該社台南支店店長，台南信用組合理事。以後赴滿洲國哈爾濱任職，再回台經營實業。在民族運動上，他曾任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常務理事，並任《台灣新民報》監事。（《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二〇七；《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四六）

5

季園：呂季園，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九日生，豐原神岡人，父為呂汝玉，一九〇六年赴日本山口縣留學，考入明治大學，旋於一九一二年畢業。回台後入株式會社新高銀行任職，因表現良好，被升為台中支店的二號人物，三銀行合併成商工銀行後仍任職，以後辭職在家研究書畫，收藏品不少。他曾任州協議會員、大東信託會社取締役。一九三四年任神岡庄長。（《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頁四七六）

新一月六日 舊十二月三日 水曜日 缺

新一月七日 舊十二月四日 金曜日

命榮鐘往台中買十一日基隆出帆之扶桑丸，由台中至東京之車船聯絡券二一枚，因雲兒欲往也。

許丁瑞來坐談片刻，彼對於文協之意見，亦謂使敏川、溫卿等一試，然後徐圖善後也。

午後三時資彬來，託爲之保證向台銀借金萬圓，又同到信用組合赴理事會，組合長其賢、¹ 常務阿華、理事士英、² 喬松、³ 監士、烈嗣⁴ 計七人，協議月末總會之事畢，余則提出辭職，並薦江連鼎⁵ 爲理事。次與資彬到梅堂⁶ 處，問其由霧峰至喀哩，計劃新設輕便鐵道之意見，彼亦不甚贊成云。

1 其賢：林其賢，一八九二年三月三十日生，霧峰人，七歲接受漢文教育，十八歲公學校畢業，一九一一年當選保正，以後任公共埤圳協會員、農業組合顧問，霧峰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長，庄協議會員，方面委員顧問，大屯水利組合評議員，皇民奉公會大屯支部奉公委員，自己經營振豐物產株式會社，任社長。（《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五二）

2 士英：林士英，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起任霧峰庄派任第一屆庄協議員，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日解任，後又自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起至一九三〇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七日受派視察島內優良街長，他亦任北溝圳水利

組合，阿罩霧水利組合的評議員。(余原田，《台中縣霧峰鄉鄉民代表會會誌》，霧峰：霧峰鄉鄉民代表會，民國十六年，頁四八—五二；大久保源吾，《全島水利組合職員錄》，昭和九年)

3 喬松：李喬松，台中縣霧峰萬斗六人，一八九六年生，業農及運送業(台中與霧峰間的五分車)；曾參加文化協會及農民組合，由於其抗日思想和活動，戰時中受到特務嚴密的監視。戰後李喬松加入謝雪紅的人民協會，該會在翌年一月即被解散，李喬松任宣傳部長，還出版《人民報》。二二八事件李和謝雪紅站在同一線上，但未隨入埔里；一九四七年七月逃到上海，以醫生為業(漢醫)，一九八一年去世。(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李詔東先生訪問紀錄〉，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十三日，在上海市台盟)

4 烈嗣：王烈嗣，霧峰人，曾任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到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庄協議員。(《台中縣霧峰鄉鄉民代表會會誌》，頁五〇—五九)

5 江連鼎：大屯郡北屯庄人，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日生，一九一三年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正科畢業，一九一六年起在台中公學校教書，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任林本源第一房林熊徵的秘書。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任北屯庄助役，一九二三年任霧峰庄助役，也任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評議員、台中州芭蕉信用組合理事、台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代表員。(《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六九)

6 梅堂：林梅堂，為林燕卿子，與林資彬等合組霧峰產業株式會社(成立於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任代表取締役，後經營事業失敗，其地賣給一新會建會館。

新一月八日 舊十二月五日 土曜日 陰

五弟往上海，其所使用之印章概不交人保管。今大東信託選彼為取締役，將行登記及諸引受證概要蓋印，不得已為之新刻一個。在五弟婦¹面前，伊若、²清水立會，將新鑄之印刻兩處記號，然後使用，用完，為之封固，交弟婦收存。

午後一時劉明恩來謂松筠不與其周旋料，³大抱不滿，若其言無偽，則松筠亦有不是處。三時餘李珪璋、林火木、李友三⁴來訪，彼等皆為文協總會而來也。彼等決定宜蘭請設支部，觀是日總會之情形因而中止。余導之往遊萊園，夜餐後歸去。

1 五弟婦：林階堂正室施金紗，不得寵。生於光緒九年（一八八三）七月八日。

2 伊若：莊伊若，鹿港人，即莊太岳，名嵩，自幼習漢學，台中師範畢業，在鹿港執教六年，參加櫟社，並被聘為霧峰西席，在霧峰革新青年會及一新義塾，講授國學共三十餘年，一九一七年與施家本等在鹿港創設大冶吟社，為第二任社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因胃癌入陳新彬醫院治療，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去世。一九六八年其子莊銘瑄為其出《太岳詩草》，一九八七年又付印《太岳詩草補》。（《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太岳詩草》，台北：龍文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

3 周旋料：しゅうせんりょう，幹旋金。

4 李友三：為台灣工友總聯盟的重要幹部，也是台灣民眾黨勞農委員會委員，曾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四日與蔣渭水等人訪問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人見次郎，反對慶祝「始政紀念日」。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台灣民眾黨被命令停止結社，當場有成員十六人遭逮捕，翌日始被釋放，李友三為其中之一。（《台灣民族運動史》，頁三七八、四二七、四四一）

新一月九日 舊十二月六日 日曜日 陰

吳清波來謂，四日在李中慶處招集七、八人，質問敏川此番會則改修之陰謀，敏川亦自知不先預告之不是，突來吳石麟¹力袒敏川，以瓜子擲清波之面，幾釀成用武，余甚贊清波之能含忍焉。

午後南屯庄林溪河²來，請願爲大東信託事務員，余告以俟另日再商之陳忻專務。

翼臣叔之妻及德勝叔之妻來商其家事上種種之關係，請余俟他日出爲調停云云。

幼春來，余問其對文協此後之意見。他謂溫卿、敏川輩欲將文化運動改爲勞動運動，吾人非與之脫離不可，然此後文化運動之旗幟更當鮮明，而欲立腳在於何處，尤當斟酌，約談一時餘。

1 吳石麟：彰化人，爲碩儒吳德功之侄兒。一九〇二年四月一日生，一九二二年畢業於台北工業學校，是文化協會成員之一。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左傾後，成爲該會要角，先後任該會中央常務委員，亦任彰化市會議員，信用組合常務理事，在光復前去世。（連溫卿，《台灣社會運動史》，頁三六九、三七三、三九一、四一四、四二二、四七五、五一二；吳文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一年，頁一七二）

2 林溪河：林獻堂及大安會社土地的佃農。

十一月十日 舊十二月七日 月曜日 陰

雲兒將乘明日基隆出發之蓬萊丸往東京，今早七時發霧峰驛，余與猶兒送之驛前，津梁¹同內人²俱送至台中。

午後一時森田郡守³由萬斗六視察埤圳，來余宅午餐，謂烏溪護岸工事，⁴本年度土木局預算一萬圓，然總督府僅能支出八千圓，台中州支出一千六百圓，帝國製糖⁵支出二百圓餘，二百圓欲使林家寄付，⁶君意以為如何？余許以商諸關係者，諒能承諾無誤。三時郡守等往北溝。

三時半內人歸自台中，余往觀庶母⁷之病。

幼春來，請余與內人參列明日午後金坤⁸之結婚式，許之。

五時赴宏業會社⁹，之重役會於梅堂處，資彬、其賢、士英、劉旺俱出席，原案預定配當¹⁰一割五分，無償卻積立金¹¹及法定積立金。余改為配當一割二分，償卻積立金五百圓，法定積立金二百圓，社長梅堂及諸役皆贊成焉。

1 津梁：林津梁，林紀堂次子。（《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頂厝篇，頁八四—八五，〈林榮宗先生訪問紀錄〉）
2 內人：即林獻堂妻楊水心，為彰化楊晏然長女，生於一八八三年，十七歲與林獻堂結婚生攀龍、猶龍、關關、雲龍，為林獻堂賢內助，在羅太夫人過世後即成為林家之中心人物。性仁厚，恤貧濟困，不佞佛，喜吸收新文化，亦有日記

- 3 本傳世，卒於一九五七年。（《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年譜、遺著、追思錄》，總頁二一）
- 3 森田郡守：大屯郡郡守森田俊介，日本福岡人。（《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二年，頁三一—九）
- 4 烏溪護岸工事：烏溪發源於中央山脈的合歡山，流經台中平野，最大洪水量每秒一三、九一二立方尺，對沿岸住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威脅，並影響生產力很大。一九三一年日本政府樹立治水計劃，耗費總工費六百六十三萬六千餘圓，歷經八年的歲月，完成四十三公里的堤岸，因此堤岸而使五千甲土地（包括萬斗六、霧峰、龍井、大肚等地）免於水患，地價約四百八十餘萬圓；而一年中農作物的收成為七十七萬餘圓，昭和十三年十月十日在台中公園舉行完工典禮。（大久保源吾，《台中州の水利事業と中心人物——附烏溪治水工事の竣功》，台北：台灣河川水利問題研究會，昭和十四年，頁六三）
- 5 帝國製糖：帝國製糖株式會社，成立於明治四十三年十月，工場設在台中、潭子、中港、新竹；取締役會長是松方正熊。（《台灣會社銀行錄》，昭和二年，頁六二）
- 6 寄付：さふ，捐贈。
- 7 庶母：魏氏，葫蘆墩人，名瑾瑜，卒於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二日，附葬林文欽之墓右，墓在大里杙。（《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 8 金坤：林金坤，霧峰下厝林少梅次子。
- 9 宏業會社：霧峰宏業株式會社，總店設在霧峰，設立於大正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營業項目為運送業、貸家業，及這兩項業務的附帶事業，資本為十萬圓，實繳二萬五千圓，代表董事為林梅堂，董事為林資彬、林階堂、林士英、林阿華；監事為林其賢、何旺、林汝言。（《台灣會社銀行錄》，頁二三）
- 10 配當：はいとう，分紅，紅利。
- 11 積立金：つみたてきん，準備金、公積金。

新二月十一日 舊十二月八日 火曜日 晴

九時廿分之車，榮鐘同余往台中，先到大東會社會陳炳，知登記書類本早已送往法院矣，聞之略為放心。次到台銀，先會支配人工藤，¹次會支店長岩間，²與之商賣日糖，³第二新株一千株。他謂願為代送於東京台銀支店，託森頭取⁴斟酌相當之價格，然後賣出。余思若此較勝於委託呈祿也，⁵許之。

十二時到精養軒，⁶適松筠、紹賢在焉，遂並受松筠之招待，乃告以明恩不滿其不與周旋料之事，松筠詳述始末，而與明恩所言則大相徑庭矣。

乘一時之自動車歸霧，適與瑞騰、⁷阿梅、浣翠⁸等同車。三時參列金坤與蔡氏秀⁹結婚式於幼春宅。幼春為紹介人又為證婚人，詳述訂婚之經過，余亦起述祝辭，略謂幸福起於家庭夫婦之親愛，親愛不衰，而幸福亦永遠無盡也。夜同周鼓、水來、¹⁰春懷¹¹等約五十人，共飲新婚之宴。

1 支配人：經理。工藤似為東京頭取席審查第三課長。（《台灣會社銀行錄》，昭和二年，頁二）

2 岩間：台中支店支配人（經理）岩間秀。

3 日糖：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工廠在虎尾，本社在東京，明治二十八年十二月成立，以製造砂糖、酒精的製造、運輸為主。（《台灣會社銀行錄》，頁五五）

- 4 森頭取：森廣藏頭取。(《台灣會社銀行錄》，頁一)
- 5 呈祿：林呈祿，一八八七年六月生，桃園郡大園庄人，一九〇八年四月畢業於國語學校國語部，二年後普通文官考試得第一名，陞上台北地方法院統計主務。一九一四年辭職到日本就讀明治大學所研究。一九一七年二月赴湖南省立政治研究所任教授，翌年七月辭職，回到東京後全心投入台灣的民族運動，一九二三年治警事件時被判刑。他自一九二〇年起擔任《台灣青年》雜誌社幹事，《台灣民報》成立，任專務取締役兼主筆，一直到《台灣新民報》改為《興南新聞》為止。皇民奉公會成立後，擔任皇民奉公會文化部長，改名林貞六。戰後任東方出版社社長。(《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三二五)
- 6 精養軒：在台中榮町，是西洋料理店，由東京人渡邊己壽所經營。(《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二年，頁一三五)
- 7 瑞騰：林季商第五子，名資鑑，生於一八八〇年八月十四日。於一九二六年七月創立瑞裕拓殖株式會社，主要做土地、建物買賣借貸、開拓土地，資本金五十萬圓，實繳十二萬五千圓。(《台灣會社銀行錄》，頁一九九)
- 8 浣翠：洪浣翠，為林瑞騰妾。生於一九〇一年，原為民國海軍中將陳季良妻，生子施漢材(陳瑚)，後改嫁林瑞騰，林洪間無出，養另一妻子林沂水為子。(許雪姬訪問、傅奕銘記錄，〈林沂水先生訪問紀錄〉，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三十日，未刊稿。林沂水先生不幸於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集集大地震時亡故，謹致悼念之意！)
- 9 蔡氏秀：即蔡力秀，林金坤妻，一九〇九年生，一九三九年過世，林金坤再娶張梅嬌。(《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厝篇，頁一二七)
- 10 水來：林水來，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一日生，台中人，一九一四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校，後入台北病院任職，一九一五年到霧峰開長惠醫院。(《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五七)
- 11 春懷：林春懷，一八八九年一月十九日生於彰化，一九一七年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校畢業，入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醫院內科實習，翌年任台灣公醫(阿猴廳，即今屏東)，後在霧峰開業懷仁醫院。一九四八年任台中監獄典獄醫師兼衛生課長。能詩，是樸社的一員，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卒。一九八一年其子為之出版《春槐詩集》。(《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五六；吳辭蓮編，《春槐詩集》，南投：懷仁醫院，民國七十年，頁三五五—三五六，林澄源，〈略述附記〉)

新一月十二日 舊十二月九日 水曜日 晴

簡朗山、¹ 劉梓勝² 來訪，余導之往遊萊園，午餐後往南投。

林以義³ 持請設公學校高等科之陳情書，請余爲贊成人，許之，乃爲蓋印。

午後春華⁴ 夫婦來，謂與德音、⁵ 垂拱⁶ 等共有之山林，前已拈鬮分定，尙未分割，欲請余告德音等速行手續。余謂欲請余出爲調停，而德音等亦須同意，庶免徒勞也。

聞四弟⁷ 本晚將歸來，與猶兒二次往驛前待之，不至。

六時吳維岳來，夜餐後，問其上海、北京之消息，彼於七月初歸來也。五弟在上海微有感冒，故於二日之船不能歸。東華公司因與廣東芭蕉競爭略有損失，故上海支店暫時休業，而賴金圳⁸ 亦已辭支店長之職矣。

1 簡朗山：一八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生於桃園，受傳統書房教育，一八九六年任憲兵屯所囑託，次任桃仔園分所長，一八九七年任區長，也得過紳章，一九二〇年任桃園街長，翌年任新竹州協議會員，一九二三年任總督府評議會員，一九二四年得勳六等授瑞寶章，一九二八年桃園街長任滿即離開公職。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與林獻堂、許丙同被任命爲貴族院議員。他在改姓名運動時，一度改名爲綠野竹二郎。（《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三八四）

2 劉梓勝：一八八七年五月十一日生，桃園人，一九一〇年國語學校師範科畢業，在樹林公學校任公學校訓導，後轉入桃園公學校。一九一五年離開教育界入桃園輕便公司任庶務主任，一九二〇年改組爲桃園軌道株式會社後仍繼續當經理，一九二三年任董事及桃園方面委員，翌年任桃園街協議會員，是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地方幹部。（《台灣人士鑑》，

昭和九年版，頁二〇三)

3 林以義：霧峰人，曾任第三屆（大正十三年十月）、第五屆（大正十七年十月）、第七屆（昭和五年十月）霧峰庄協議會員。（《霧峰鄉志》，頁四二、四四、四六）

4 春華：林春華，為林五香派下，林瑞騰次子。（《林氏族譜》，頁十五）

5 德音：林德音，為林五香派下，林金清長子，任台中恆產信託株式會社董事。（《林氏族譜》，頁十五；《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元年，頁一二八）

6 垂拱：林垂拱，為林五香派下，林春露（林瑞麟三子）之次子。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生，公學校畢業，是中部芭蕉界的大人物。任過太平農業組合長、台中青果株式會社副社長、台灣青果同業聯合會評議員、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副組合長、台中州芭蕉信用組合。（《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二一八；《林氏族譜》，頁三十）

7 四弟：林澄堂，林文鳳次子，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四月二十三日生，卒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曾任霧峰庄長（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一九二三年七月二日）。（《林氏族譜》，頁三七）

8 賴金圳：曾任東華名產株式會社（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設立，董事長是林階堂）上海支店長。（張深切，《里程碑》上，收入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台北：文經社，一九九八年，頁二九三～二九五）

新一月十三日 舊十二月十日 木曜日 晴

東華事務員中谷來買芭蕉，將配往天津也，午餐後歸去。

猶兒因痔疾欲往台南就醫於吳秋微，¹十二時五十分出發，愛子與之同往。

三時往觀庶母之病，聞其先服春懷之藥，次服水來之藥，皆不見效，余乃請乃〔林〕阿容²爲之診察。

四時阿梅與陳薄燕³來坐談二時餘，內人寄付陳氏青桐林寺⁴修繕費二百圓。

七時廿分盤〔磐〕石⁵同余到驛前迎四弟，彼由上海來神戶，換乘蓬萊丸，昨晚始抵台北也。

1 吳秋微：澎湖人，一八九〇年五月二十一日生，一九一三年四月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入彰化基督教醫院內科任職，一九一四年在台南市開壽生醫院，一九三一年又畢業於台北醫專。在政治上他加入文化協會，曾任文協評議員；在宗教上，他關心故鄉澎湖的基督教傳道工作，組織後援會，也曾創設台南青年會。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因心臟病過世。（《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一四〇；高昭義，《高長家族譜》，頁四八二—四八三）

2 阿容：林阿容，豐原地區開業醫，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一九二二年），與陳水潭同屆。（《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二年，頁一七三；《國立台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十三，第廿一屆）

3 陳薄燕：林輯堂副妣，生于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十二月十日，夫林輯堂年三十八即過世，陳氏為保護家產心力交瘁，精神受損，又稱吃菜媽。（《林氏族譜》，頁三五）

4 青桐林寺：為陳薄燕所設之佛寺。

5 盤石：呂磐石，一九〇八年六月二日生，豐原三角子人，為呂瑄星（蘊白，林獻堂姊夫）之長子，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商科，歸台後投身於台灣實業界，任大安產業株式會社總經理。（《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六八）

新一月十四日 舊十二月十一日 金曜日 晴

九時往觀庶母之疾，昨日服阿容之藥，已稍愈矣。

阿武警部補¹來問，十二月廿九日北報²及南報³有載大東信託株主⁴之廣告，謂引受⁵証諸書類之手續皆不合法，限一週內證據金務必送還云云，究竟如何？余告以株主中有納證據金而不拂込⁶。第一回之株金者，僅有數人而已，其金額多者百餘圓，少者十餘圓，皆可相量而解決，實無廣告之必要。若為討還證據金，須先向當事者交涉，不得要領，然後廣告，豈有未曾交涉，而願徒損廣告料者乎，必無是理。余確信株主中必無是人，但不知何人用此惡劣手段，欲破害大東之成立也。余乃示以本朝中報⁷載大東信託登記濟地方法院之廣告，彼遂不復問。

十二時五十分往台中，到大東會社，炘、煌俱在，登記事畢，皆甚歡喜，本料其必生多少枝節，竟出意外之容易也。二時半逢源、明哲來談論會社諸事至五時，余招之及炘、登魚、榮鐘，同內人往台中座⁸。觀天華之歌劇。十一時半內人同余宿東華會社。

1 阿武警部補：阿武量登，大屯郡警察課警部補，月薪五十六元。（《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元年，頁七六）

2 北報：指《台灣日日新報》。

3 南報：指《台南新報》。

- 4 株主：かぶぬし，股東。
- 5 引受：ひきうけ，承兌。
- 6 拂込：はらいこむ，繳納。
- 7 中報：指《台灣新聞》。
- 8 台中座：為當時台中的娛樂場所，位在今自由路上，為日本人所經營；當時日本的歌舞伎來台灣，皆在此演出。（《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一二八）

十一月十五日 舊十二月十二日 土曜日 陰

帝糖粟價五円三十錢

八時五十分之車，內人同歸霧。命趙根往帝國製糖領租金六百餘石，計金二、〇五六円。荒川賢法學士來訪，索文協會則及民報，又請爲余攝影，彼欲乘十時廿分之車，匆匆即去。

午後得中¹來謂製麻會社²有土地在北斗二百〇二甲，欲賣十二萬円，將來頗有利益，請余合股買之。余現爲社長，而私與人合股買會社之土地，實大有損余之人格，雖將來有厚利亦不願爲也，力辭之。彼甚失望，僅談十數分間，匆匆即去。

本日由台銀電匯往倫敦與攀龍³金二千円。

溫成龍⁴來謂願就職於大東信託，彼現在帝國制（製）糖受人差別待遇，實爲難堪，不禁淚下。

- 1 得中：甘得中，一八八三年九月十五日生於彰化，彰化公學校畢業後赴日留學，回台後經營中央商會，參加同化會。
 一九二〇年以後歷任秀水、花壇庄長，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擔任官選台中州議員；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當選州議員，戰爭後期遠赴中國任華中煤炭製造廠理事，上海新華企業公司長。（《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一〇二）
- 2 製麻會社：台灣製麻會社，一九一二年設立於豐原，資本金二百萬。主要是製造販賣麻布、麻袋絲，栽培芝麻、苧麻。

及其他纖維原料等，原社長為林季商，後改為林獻堂。（《台灣會社銀行錄》，頁七五）

3

攀龍：林攀龍，林獻堂長子，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四日生，卒於一九八三年元月十六日。自幼赴日就讀，一九二五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是年五月赴英國牛津及法國李爾本巴黎大學留學，一九三二年秋天回台，創辦新會，任委員長，絕意仕途，深諳近代歐洲思想趨勢，專心於鄉土啟蒙運動，文學與哲學方面造詣很深。戰後於一九四九年創辦菜園中學，一九六一年並任明台產物保險公司董事長。著有《人生隨筆》一書。（《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六三；林攀龍，《人生隨筆》，台中：中央書局，民國四十二年）

4

溫成龍：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林獻堂以之為通譯。

新一月十六日 舊十二月十三日 日曜日 微雨／晴

往看庶母之病，已將全愈矣。

接猶龍來書，謂住四春園¹旅館，十五日後受吳秋微施手術治療痔疾，兩週間可全愈。坂上椿藏²遣人持畫一幅來請題字為紀念云。

午接五弟自上海發來之電報，謂十五日乘吳淞丸出發，十七日到著，即命趙根往台中囑榮鐘出迎於基隆。清水受五弟之命亦將往基隆，樹圭〔階〕³來借五百圓，交其帶去。

四時瑞騰同余與添丁⁴觀其工事中之家屋，添丁本預定完工事費一萬圓，以現在計之，至於完成非萬五千圓不可云。

晚到彰化嫂⁵處，告以甲寅公⁶之輪祭祀，本年彼為值年，囑其準備一切。

- 1 四春園：旅館，位於台南做針街四丁目三番地。
- 2 坂上椿藏：新高拓殖軌道株式會社（台中州新高郡集集庄社子）之取締役。（《台灣會社銀行錄》，頁二九）
- 3 樹圭：應為陳樹階，為進士陳望曾之子。（《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頂厝篇，頁十）
- 4 添丁：何添丁，霧峰人，今台中太陽堂女主人何秀眉之父。
- 5 彰化嫂：即陳岑，林紀堂妻，生於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二月二日。生四子：魁梧、津梁、松齡、鶴年。
- 6 甲寅公：甲寅公祭祀公業，即紀念十六世祖林甲寅所設；林甲寅生於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九月十四日，卒於道

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十二月十六日。公業林甲寅在一九〇二年時有地五·九五甲，一九二三年時只剩地一·一〇三五甲。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林獻堂主導下改變為祭祀公業名義，此後由各房輪流管理，對外仍以林獻堂為管理人，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才由林根生續任。到一九八一年時，管理人向台中縣政府申報，其財產共值新台幣二千二百四十六萬四千圓。(《台灣商業傳統論文集》，頁三四七)

新一月十七日 舊十二月十四日 月曜日 晴

本日命趙根新設立一現金來往簿，以備錯誤之虞。

午後往台中，到大東信託會社，會斫、逢源、傳旺¹商營業場所，現在欲覓一相當之所，頗不容易，擬將事務取扱所²暫用之。余乃將溫成龍求就職之事告陳斫，囑其斟酌然後採用之。

二時半至精養軒，從藤利剋（勅）³之請也。彼詳述海南製粉，⁴大正十五年因美國爲替⁵下落之故，致損失十四萬餘円，大正十四年損九萬餘円，合計二十四萬円，二百萬資本金拂込四分之一，已損失一半矣，非行減資不可，請余諒解而贊之。出席者坂本、⁶安田、⁷森部，⁸余亦無法，惟有從多數人之意見而已。四時半會新庄伯母，⁹及二哥、¹⁰四弟，雜談一時，乘五時四十分之自動車歸霧。

1 傳旺：陳傳旺，一八九二年七月二日生於桃園，一九一二年國語學校畢業，一九一八年入新高銀行，一九二四年任新高銀行桃園支店長，新高與商工銀行合併後仍任之。一九二七年轉為大稻埕支店長，翌年入大東信託任信託課長，後辭任，改任天南信託株式會社經理。（《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頁二八〇）

2 取扱所：とりあつかうしよ，經辦處。

3 藤利剋：藤利勅，海南製粉常務董事，林獻堂為海南製粉的監事。（《台灣會社銀行錄》，頁七二）

4 海南製粉：海南製粉株式會社，本社在台中市老松町，分工廠在基隆市蚵殼港，設立於一九一九年，以製造麵粉並販

- 其附帶物為目的，股金二百萬；後減資為一百萬。（《台灣會社銀行錄》，頁七二）
 為替：办打世，匯兌牌價。
- 6 坂本：坂本素魯哉，為海南製粉之社長。一八六七年生，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過世。日本高知縣人，一八八三年畢業於高知師範學校，一八九六年畢業於明治法律學校，是年來台，入日本銀行台灣出張所，一八九九年改入台灣銀行，一九〇三年被彰化銀行聘為經理，一九一一年任董事兼經理，最後任董事長，掌控彰化銀行。他在一九二〇年任台中州協議員，翌年任台灣總督府評議員。（《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七九；《彰化商業銀行六十年史》，頁三九，〈彰化商業銀行六十年大事記〉）
- 7 安田：安田稻實，為海南製粉董事，日本高知縣人，一八七四年七月一日生，畢業於東京私立濟生學舍，一八九八年六月來台任公醫，從事瘧疾防治，後在台中開安田醫院，自一九二一年起曾數任中市協議會員，一九二七年任台中州協議員，自一九三五年十月起任台中州會議員。（《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〇三）
- 8 森部：森部穎，海南製粉監事。（《台灣會社銀行錄》，頁七二）
 新庄伯母：為莊粉娘（善白），林文鳳妻，生于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十一月六日，卒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林氏族譜》，頁十九）
- 10 二哥：林烈堂，為林文鳳長子，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六月二十七日生；卒於一九四七年農曆五月二日。曾任嘉義製腦組舍長，台中製糖社長，台灣製麻、台灣商工銀行、華南銀行的董事，也任過台中廳參事及台中州協議會員，一九〇二年獲紳章。林烈堂一生重要的功業厥在教育，如捐款二萬圓設立台中中學，並成立台中商業專修學校。（《台灣列紳傳》，頁一八三；《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六六）

新一月十八日 舊十二月十五日 火曜日 晴

何趨庭¹ 先生來訪。

帝國製糖安田來商賈耕之事。

大屯郡庶務課長村上² 來謂，二月七日大葬³，將命君與坂本爲台中州代表者，君意以爲如何？余謂爲代表者實爲光榮，然以年輩論之，當以蓮舫⁴爲宜；況彼又兼有勳六等，禮式上亦較好看，請其極力推薦之。四弟來，余問其十七日中山檢察官所問何事也？始言前妾淑女告訴其淫其妹而奪其株券也。

三時半渭水、培火、阿甜⁵及莊希泉⁶來遊菜園。次到幼春處，渭水、培火爲民報社改革之事斟酌一切。七時半之車俱歸去，培火獨留。

1 何趨庭：爲塾師，曾爲林家聘至蓉鏡齋任教，林獻堂在七歲入塾讀書。（《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年譜、遺著、追思錄》，總頁九）

2 村上：村上壽作，大屯郡庶務課長。（《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元年，頁七五）

3 二月七日大葬：指大正天皇大葬，是日大赦十三萬餘人，減刑四萬餘人。（岩波書局，《近代日本總合年表》，頁二七〇）

4 蓮舫：蔡蓮舫，台中大肚上堡人，一八九六年任大肚上堡經理兼攝保良局長，一八九七年以功敘勳六等授瑞寶章，又獲紳章，爲彰化銀行監事，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過世。（《台灣列紳傳》，頁一八七；《台中州報》，一五〇六號，

昭和十一年五月廿一日，頁一八〇

5 阿甜：陳甜，蔣渭水妻。

6 莊希泉：一八八八年生于廈門，其父莊自理經營土特產品和文具紙店，名曰春成號，店在廈門、上海；在台灣也有聯號。莊希泉曾入日本辦的東亞書院就學三年，後響應孫文革命加入中國同盟會，赴南洋勸募，並就銀行協理職。他在一九一七年創立南洋女子師範學校，一九二二年又與妻余佩泉在廈創廈門女子師範學校，兩人合撰《南洋基層教育之危機》，一九二五年加入國民黨，積極抗日。五卅運動期間，動員罷工，抵制日貨，被日本駐廈領事逮捕，送回台灣關了九個月，一九二七年他離台赴南洋，擺脫日本政府的控制，並在報上宣稱為中國人非日本人，此後他和台灣的關係為資助香港台灣革命同盟會刊物《戰時日本》。一九四一年後加入閩台協會、閩台建設協進會（柳州）。一九八二年十二月莊希泉加入共產黨，一九八八年過世。（許長安等，《廈門人物——海外篇》，廈門：鷺江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四五—四七）

新一月十九日 舊十二月十六日 水曜日 晴

昨日有露西亞【Russia】¹ 婦人來賣布，問其曾否歸莫斯科，對曰不敢歸去。曰何故不敢歸去？對曰我是白色，恐被赤色者所殺，我前原是有資產之人，自革命後一變為窮無立錐之地，而彼赤色者盡為富豪矣。今朝聽培火譯高橋龜吉² 所著之《資本主義之末期》，言資本主義前之利益社會，後之毒害社會云云，若是，其將何以改〔解〕救之，即非革命不可也。余恐一旦革命後將變成爲露西亞，白者爲乞丐，赤者爲富豪焉。

午後往台中，到大東會社陳炳，將協議登用人員及月給，因待子瑜至四時四十分始來，所欲商量之事未及完結，余之時間已至矣。乘五時五十分之自動車歸霧。夜與培火、連鼎、磐石食薄餅，次論道德之標準及善惡問題二時間。

1 露西亞·Russia，即俄國。

2 高橋龜吉：經濟學家，設立高橋經濟研究所，為完成《現代台灣經濟論》（昭和十二年）曾來台一個月。（《現代台灣經濟論》，序）

新一月二十日 舊十二月十七日 木曜日 晴

培火主張民報社之改革，欲將敏川免職，使其專辦文協，問余贊成否？余謂使敏川與黃周對調，黃周¹往台北，敏川來台中，較為妥當，彼甚不以為然。十時廿分之車往台中。

午餐後往台中迎五弟，在車中遇洪清江，²言其子耀勳³於廿五日將在台中基督教堂舉行結婚式，請余出席。車行遲刻，至台中，而山線急行車亦到。出迎五弟者有二哥、陳焯、火炎、⁴子玉、棟梁⁵等十餘人。五弟⁶在上海偶因感冒，氣色不佳，寒暄後即同乘中南線二時卅分之車歸霧峰。在驛前有幼春、水來、汝南、⁷四弟、內人等十餘人出迎。五弟與容綯⁸返其宅。余與內人亦歸憩片時，然後再往五弟處，有伊若、連鼎、添丁在焉，首談中國情形，次談大東、文協。夜餐後方返。

1 黃周：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生，彰化市人，一九一八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任職公學校。一九二四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研讀政治經濟科，翌年入新民報社記者，以後任各地支局長，在一九二六年被選為益豐商事株式會社取締役。一九四一年一月為彰化市會議員。（《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一五四）

2 清江：洪清江，草屯人，一八八一年五月十九日生，一九〇六年畢業於國語學校師範部正科，以後任職於公學校，一九一五年任新社區長，一九二〇年地方制度改正時被任命為草屯庄助役，以後又任草屯信用組合理事，草屯街協議員。（《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一四七）

3 耀勳：洪耀勳，草屯人，一九〇三年生，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畢業，曾任台北帝國大學講師，一九三七年赴北京任國立北京師範講師、教授；北京大學教授，著有《存在與真理》一書。戰後回台任台灣大學教授。（滿蒙資料協

- 會，《滿華職員錄》，新京：該會，康德九年，頁九八八；橋川時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中華法會編印館，昭和十五年，頁三〇二)
- 4 火災：陳火炎，任台灣青果株式會社（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成立，資本金一百五十萬圓）董事，同時任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名譽副組長，亦任有限責任台果利用組合理事、台中商協工協會評議員、保證責任台中興業信用組合監事、東華名產株式會社董事，本身開東榮商店。（《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元年，頁一二五、一二七、一三三、一三五、一三七、一四四）
- 5 棟梁：張棟梁，字子材，號汰公，一九〇六年四月一日加盟為櫟社成員，在台中市榮町開景星藥房。（《櫟社沿革志略》，頁七；《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元年，頁一四三）
- 6 五弟：林階堂，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九月二十日生，一九五四年二月亡；林獻堂弟，是林獻堂早期民族運動事業最重要的支持者，他創辦東華名產株式會社，主要將台灣水果銷往上海、天津；也任大東信託董事、台灣民報社顧問、三五興產有限公司社長、大安產業株式會社董事，戰後有意成立航空公司。（《台灣商業傳統論文集》，頁三三九）
- 7 汝南：鄭汝南，名玉田，櫟社成員之一，鹿港人，著有《汝南詩草》。（《櫟社沿革志略》，頁十四）
- 8 容劬：陳榕劬，林階堂副妣，生于一八九九年，又稱台北奶。

新一月二十一日 舊十二月十八日 金曜日 晴

接台灣議會請願提出之消息

昨日西北風稍強，寒氣驟增，今早仍有西北風，依然寒冷。

九時廿分之車，內人往台中，爲祝董氏金書¹之五十一歲生日也。

十八日培火將文協簿冊諸書類，託渭水轉交溫卿，余亦囑其台北講座一並移交，若彼等不引受，或廢止或另設法以維持之，本早將此意修書，復告之式毅焉。

午後三時餘到五弟處，有汝南、子卿在焉，既而幼春、連鼎、資彬、添丁等陸續而至，暢談至晚方歸。

六時半內人亦歸。

接呈祿電報，謂台灣議會請願²署名者一千四百六十人，於十八日提出眾議院。

1 董金書：吳子瑜妻。

2 台灣議會請願：此次提出請願日期爲一九二六年二月九日，在眾議院時雖經清瀨一郎、神田正雄兩議員介紹說明，但卻未獲採擇；這是第七回請願，簽名連署者有一、九九〇名。（《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III，頁三二八）

新一月二十二日 舊十二月十九日 土曜日 陰雨

自去年十二月廿五日大正天皇崩御，咸料議會不解散，謂國民須守謹慎也。何意一月中開會以來，野黨之攻擊政府，再接再厲，至於不信任案提出，又咸料議會必解散，二十日起停會三日間。本早新聞紙上載昨日東京電報，謂若槻¹首相與田中、床次兩總裁會見，竟能妥協成立，將不信任案撤回，而朴烈、松島遊廓、陸軍機密費三大問題亦作罷論，預算案略修正能得無事通過云云。政界風雲實令人難測也。

歐洲遊歷之船自十二月初旬則向郵船會社注文² 四月出發之船期，書電往復十數次，更不能得一船室，謂皆滿員也。旬日前始得其通知，五月廿一日香港出發之鹿島丸³ 經已定著矣。本早乃修書，對郵船會社基隆支店長松本晧吉⁴ 謝其勞。

夜津梁招待五弟，余與瑞騰、幼春、資彬、添丁等爲陪。

1 若槻：若槻禮次郎首相，他第一次組閣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至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第二次若槻內閣爲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近現代史辭典》，頁七八一—七八二）

2 注文：ちゆうもん，預約訂購。

3 鹿島丸：航行於歐洲航路，一九二三年六月造，總重九一、九〇八噸，往返於橫濱和倫敦間，中經名古屋、大阪、神戸、門司、上海、香港、新嘉坡、彼南、古倫母、亞丹、坡西土、拿坡里、馬耳塞、直布羅陀。

4 松本晧吉：高知縣人，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日生，一九一一年專修大學畢業，入日本郵船株式會社，一九二二年轉到

近海郵船，以後任若松出張所所長、基隆支店長，一九三七年任同社董事兼基隆支店長，一九三九年任日本郵船常務董事。一九二六年以後任台北州協議會員，一九三六年起任台北州會議員，亦曾任台灣海務協會理事、基隆公益社理事、基隆商工會議所副會長。（《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三七四）

十一月二十三日 舊十二月二十日 日曜日 陰

連溫卿書來，請余催培火速寄文化協會之會員名簿，隨即作書復之，謂十九日已交渭水轉交，諒彼爲事忙，故略延緩也。又修函告渭水，囑其速交之。

十時半元煌¹同耀勳來請爲耀勳作證婚人，許之。午餐後同往五弟處，耀勳先歸去，元煌少憩。五弟招觀東南畔新造之南阡橋，將改易道路也。夜餐後始歸。

1 元煌：洪元煌，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生，草屯人，草鞋墩公學校畢業。一九一五年任茄荖媽助圳主事，翌年當選草鞋墩信用組合監事。（直任至一九二七年）後當選理事，一九二〇年十月任草屯庄協議會員，以後辭職從事民族運動，爲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募簽署人。台灣民眾黨成立，任常務委員及社會部主任，一九二三年被選爲民報社監事。一九二九年三月任台灣新民報顧問，一九三〇年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後被推爲理事。他同時也任草屯信用組合常任監事。（《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一四六）

新一月二十四日 舊十二月二十一日 月曜日 晴

徐榮錦 宏業會社總會

徐榮錦之學費自大正十四年六月起，每月補助十五圓，余素不識其人，因渭水及賴國美數次相量，始許之。本月二日接其來書，請寄一月起至六月九十圓，於十日命榮鐘往台中如數電匯。至十九日得郵便局之通知，言無受信人，余乃命坤山¹領回。二十日又接榮錦之電報催速寄金，昨日又接其信，觀其住所與二日所接不同，莫怪郵便返還言無受信人也。觀其信，甚埋怨余之不送金，言世間之人皆巧言佞色，彼不善巧言佞色，故無人憐之；又言真理是最後勝利，吾自信吾之真理有何懼哉，雖爲配達夫²亦不怕也云云。噫，似此無理解之人，僅知責人而不知自省，倘他日能畢業日本大學，亦不過社會上一搗亂分子而已，有何益哉？乃命榮鐘作書復之，並寄金九十圓，告以此後不願再受人埋怨而送金，汝其善自爲謀云。

瑞騰、浣翠來，午餐後往台中。

二時半宏業會社在戲園開總會，梅堂請余爲議長，皆從原可決。次選重役，諸株主請余指名，乃指取締役五人，梅堂、階堂、資彬、士英、阿華；³ 監查役三人，其賢、何旺、⁴ 啓（望）昌，⁵ 本期配當年一割二分，三時五十分閉會。阿武言，廿八日將開映活動寫真。⁶

¹ 林坤山：林家管事。

- 2 配達夫：はいたつふ，送貨員。
- 3 阿華：林阿華，一八九七年十月八日生，霧峰人，國學造詣頗深，任霧峰信用組合、霧峰庄協議員、霧峰產業株式會社董事等，亦任信用組合理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後任理事。（《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頁二〇八）
- 4 何旺：霧峰人，在霧峰產業株式會社任監事。（《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三年，頁二〇一）
- 5 啟昌：疑為林望昌，亦為霧峰產業株式會社監事。（《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三年，頁二〇一；《台灣銀行會社錄》，頁二三）
- 6 活動寫真：かつどうしゃしん，電影。

新一月二十五日 舊十二月二十二日 火曜日 晴

帝糖事務員久保及青岩來商賤耕昭和三年之土地，知余將有歐洲之行，故預先交涉也。

洪清江之子耀勳，與吳淮水¹之妹綉進，將在台中基督教堂舉行結婚式，請余爲證婚人。資彬同余乘十二時五十分之車，昌期、²金圳、獻章、元煌等亦將往。余與元煌先到大東會社，少憩至三時，然後到拜堂，清江、淮水、春帆、³春盛、⁴玉書、⁵渥美⁶等二十餘人在焉。過四十分，新郎、新娘出場，陳牧師訓話，余亦述祝辭，其順序皆如預定，式畢攝影。余復到大東會陳炳，斟酌租借家屋。五時四十分之車歸霧。猶龍、愛子三時餘歸自台南，痔疾已全愈矣，余等深爲之喜。

1 吳淮水：一八九七年六月八日生，大甲外埔人，一九一五年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國語部畢業，一九一六年任大甲信用組合常務理事，一九二〇年創立中南拓殖株式會社，一九二二年遷居鐵砧山開設原成農場。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分裂後，台灣民眾黨創立，任中央常務委員並被選爲組織部主任，一九二八年創旗山拓殖株式會社，就任社長。他亦曾任大甲街保正協議會會員，大甲帽席同業組合評議員。（《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五二）

2 李昌期：南投人，一八八三年生，文化協會理事。
3 黃春帆：南投廳北投堡人，少爲傭役，後爲傭霧峰林家，得林家信任，經營樟腦業，家道漸富。一八九七年任南浦庄長，一九〇一年移任土城區長，八月授勳章；他投資南投炭礦株式會社任董事，亦任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評議員。（《台灣列紳傳》，頁二二三；《台灣官民職員錄》，頁一三〇、一三五）

4 春盛：李春盛，草屯人。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六日生，一八九八年台中中國語練習所畢業，後任南投公學校及該校草屯分

教場之教員，一九〇二年得紳章。翌年任勞任怨主持公共埤圳北投新圳（陰圳）改修工事，使二千餘甲荒原成良田，遂為該圳管理人，因功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台灣產業組合協會受表彰。後任草屯信用組合顧問、草屯街協議會會員、北投新圳水利組合評議員。（《台灣列紳傳》，頁二二四；《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一九七；十八年版，頁四三七～四三八）

5 玉書：張玉書，草屯人，張深切養父，自幼喜讀書，後到雙冬村（原名九穹）任黃春帆掌櫃，林瑞騰慫恿他在草屯辦腦館，家道遂漸小康。一九二〇年九月加入櫟社，有〈笏山詩草〉傳世。同年三月也成立中部拓殖株式會社，資本金六十萬圓，任社長，營業項目為信託業及保證仲介業、土地開墾、家屋建築。（《張深切全集》，卷一里程碑（上），頁七五；《櫟社沿革志略》，頁十七、一七七～一七九；《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元年，頁一二二）

6 渥美：渥美寬藏，為草屯庄庄長。（《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元年，頁九六）

新一月二十六日 舊十二月二十三日 水曜日 晴

愛子之母將於明日抵基隆，命榮鐘往迎之。

十時信用組合開定期總會，余爲有將遠遊，故提出理事辭職書，因而不出席。

四時到五弟處，汝南、¹金圳、子卿等陸續而至，談至暮方回。

終列車宜俗²及賴頭來，謂賴火烈塞其消水路，請余修書與林糊，託其勸告賴火烈云。

¹ 汝南：鄭汝南，即鄭玉田，鹿港人，一九〇六年加入櫟社，《櫟社第一集》收有〈汝南詩草〉十二首。（傳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一二三—一二六）

² 賴宜俗：彰化大村賴家，為林文鳳長女之子。

新二月二十七日 舊十二月二十四日 木曜日 陰

船室定金

連溫卿來書，言其僅欲取會員名簿而已，培火更將協會所有之書類交渭水轉交之，但總會時經有言明，待至十月，然後引繼，「何意彼竟若是，先生其何以教我。余乃作復函，言書類之交付其要點有二，一、是現在事務員已解職無人辦理；二、以作中央委員辦事之參考。愚意事務引繼（續），誠為當然，請熟慮而斷行之。」

修寄林糊之信，從昨日宜俗之請也。

寄郵船會社基隆支店長松本暁吉四百円，為五月廿一日香港出帆鹿島丸船室之定金也。

夜七時為五弟洗塵，及容納、余與內人、猶龍、愛子一席共六人，暢談兩時間。

1 引繼：ひきつづき，繼續、交卸、接辦。

新二月二十八日 舊十二月二十五日 金曜日 晴

藤井來 溫卿、敏川來

猶龍、愛子往台中迎愛子之父母及其弟，四番車藤井三次郎並其妻子來。余與內人往霧峰驛迎之，導其參觀內室。愛子之母甚喜其女之有幸福。

六時餘連溫卿、王敏川、鄭明祿、林碧梧、¹吳石麟外一名來敦請余爲委員長，談論二時間，極力固辭。其要點一、爲宗旨變更；二、余爲過時代之人物，不能適合。彼等亦極力辯明其非是，然余決不爲其所動。十時餘往幼春處。

1 林碧梧：一八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生，神岡庄北庄人，林萬選子。一九一〇年神岡公學校畢業，致力於左派台灣民族運動，爲左傾後文化協會的經援者，任中央委員，及會計部主務，也是台灣支部長，並出資發行《台灣大眾時報》、《新台灣大眾時報》。一九二四年任神岡庄協議會會員，一九三三年任保證責任新興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長，一九四〇年任內埔庄外四街庄組合會議員。（《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六三）

新一月二十九日 舊十二月二十六日 土曜日 晴

溫卿等復來請為委員長之事，余又力辭之。次言欲取文協會員名簿，而其他書類待委員會後，然後引繼。明祿言名簿目下要用先交付，其他書類引繼可否待委員會決之。余因其言不符，不敢許之，約將其言告知渭水。

猶龍導藤井及其妻子遊萊園，午後又導之訪問五弟、資彬、津梁。

晚榮鐘引楊雲鵬〔萍〕¹來訪，彼今年纔廿一歲，頗有文學之趣味，舊年四月入日本大學預科云。

夜宴藤井及其妻子，余與內人、猶龍、愛子、津梁共八人，彼等甚滿足。

¹ 楊雲萍：名友濂，一九〇六年十月十七日生，二〇〇〇年八月六日卒，士林人。一九二四年十九歲時以雲萍生為名寫隨筆（一陳人之手記），為其處女作，從此展開文學家楊雲萍的一生。一九二五年與江夢筆創辦第一本台灣白話文學雜誌《人人》，一九二六年赴日留學，一九二八年日本大學預科畢業，旋又進入文化學院文學部創作科，一九三一年畢業。一九三三年回台，浸淫於台灣史學，擬建立台灣人文化。戰後，入《民報》社為編輯顧問兼論說委員，被許壽棠聘為台灣省編譯館編纂及編審，一九四七年八月以教授資格任教於台大歷史系，直至一九九一年退休。其重要著作有詩集《山河》（日文版），另其史著收集在《南明與台灣史研究論文集》一書，於一九九三年出版。（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成大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八十四年，頁一三三—一七一）

新一月三十日 舊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曜日 晴

梅堂借金

同雲鵬〔萍〕遊萊園，次到五弟處訪伊若，十時廿分之車歸去。

梅堂向彰銀借金四萬圓，以丁台土地三十甲爲擔保，而請余爲保證人，許之。

鍾朝外三人爲北溝坑代表，來商談數月來所有移出日本內地之芭蕉，賣出之價格不足運搬費者有之，僅得數十錢之利益者有之，而同業組合對於生產者僅有之微利，竟概不交付，現屆舊曆年末，諸生產者甚爲困難，雖屢次向同業組合當事者陳情，皆置之不理，不得已定來月七日開生產者打合會，¹請余出席爲之斟酌云云，許之。

呈祿來書，謂三黨²首苟且妥協，議會已不解散矣，而我請願之代表者，須及早上京。余乃作復函言，選舉代表者之事，一任於培火，諒彼能直接對汝言明也。

1 打合會：商討會。

2 三黨：指政友會、政友本黨、憲政連盟。

十一月三十一日 舊十二月二十八日 月曜日 晴

參觀帝國製糖

九時廿分之自動車，率藤井及其妻女並猶龍、愛子、坤山一行七人，往觀帝國製糖第一工場。其事務員今仁森太引余等觀製造自送甘蔗至裝糖，據云每日製造二千二百包。次觀酒精製造，據云每日五十石，觀畢導余等到休憩所飲茶，然後辭出，時已近午，到公園邊之巴西洋料理午餐。十二時五十分之車，余先歸，接培火來信，勸余勿出席於來月三日之委員會云云。

新二月一日 舊十二月二十九日 火曜日 晴

溫卿、敏川等受家宅搜索

魏朝昌導大成火災保險會社¹ 事務員三戶國太郎，持林熊光²之信來，請余於九日赴重役會於台北，近因諸取締役或在東京，或為病氣，³俱不能來會，非余出席不可也，所言如是，遂即許之。

午後三時半培火來自台南，春木⁴來自台北。春木言本早警察搜索連溫卿、王敏川、鄭明【祿】、白成枝⁵等之家宅，原因不明。彼有他事，與幼春交涉畢，終列車歸去。

培火之來也，為上田丈夫辭關關⁶之寄託，並言關關謂培火與余有意見之衝突，而拒絕天成⁷之親事云云，是以彼刻不容緩專來告余。

晚余與四弟、五弟、幼春、資彬、猶龍等十餘人，共拜祖先。

夜與內人、猶龍、愛子及藤井、妻子、培火、榮鐘共圍爐。

聞渭水之父昨日死去，寄奠儀百金。

1 大成火災保險會社：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創立於一九二〇年，為板橋林家三房林熊光的主要事業，資本五百萬，實繳一百二十五萬，常務董事為日人益子逞輔及林熊光，林獻堂為董事。（《台灣會社銀行錄》，頁四四—四五）
2 林熊光：板橋林家成員之一，為林熊徵、林熊祥之弟，是養子。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二三年東京帝國大學畢業。他一

生最重要的事業為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一九二二年他以分家產所得，設立朝日興業株式會社，並任社長。他平生最愛骨董，有極高之經營能力，曾舉辦過古書陳列會與呂世宜、謝琯樵展覽會。他曾連任三屆台北州協議會議員，與日本政府關係良好，是台人中最徹底日化的人。在社會事業上，他與林柏壽、林履信共組如水社，做為改善台灣社會之組織，分成學術時事研究部與社會事業部，亦一度設有夏季夜間大學。他曾管理過一九一〇年成立的「祭祀公業林本源」，一九七四年卒。（許雪姬，〈林熊光傳〉，未刊稿）

3 病氣：びょうき，生病。

4 謝春木：即謝南光，彰化人，一九二一年四月畢業於台北師範學校，旋留學東京高等師範，一九二五年畢業，轉入高等科。在學期間曾參加第二、三回夏季文化講演團，後因二林事件發生，乃退學回台聲援，旋入台北台灣民報局工作。一九二七年台灣民眾黨成立時是主要分子，任中央常務委員，翌年任該黨勞農委員會，一九三一年移住大陸，創設抗日機關「華聯通信社」。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改名謝南光，任南洋華僑聯合會書記，抗戰開始前入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日軍情報收集工作，一九四〇年九月任該所秘書長，以後擔任台灣革命同盟會之常務委員，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任主任委員。日本投降後任中國抗日代表團委員，擔任第二組政治經濟組的副組長，一九五〇年辭職擔任天德貿易會社理事長，也被選為日中友好協會理事，一九五二年去大陸以「特別招待人」的身分參加政治協商會。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病逝於北京。（何義麟，〈台灣知識人に拈ける殖民地解放と祖國復歸——謝南光の人物とその思想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關係論專攻修士論文，一九九三年，頁一二四～一二八）

5 白成枝：複姓黃白，有時也稱黃成枝，台北大稻埕人，曾任台北魚商書記，廈門《全閩日報》記者，致力於台灣政治運動，參加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被稱為民族主義者，路線與蔣渭水相近。一度與共產主義者王萬得等人出刊《伍人報》，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創刊，到十五號改為《工農先鋒》，後因資金困難無法經營，乃與楊克培的「台灣戰線社」合併，但到十二月即告結束。戰後加入蔣渭水的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是二二八事件的活躍分子，曾在三月七日下午處委會召開時，提出新增要求十條，成為政府鎮壓的藉口。二二八事件後被視為台獨，遭受通緝，罪名有四：二二八事件處委會委員、參與謀議三十二條叛國議案、煽惑流氓及群眾擴大叛亂、召集前日陸海軍人員開會號召組織

武裝隊伍，事後未被追究，而轉營醫學儀器，嗣改營貿易行，曾任香蕉公會理事。（《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一八四；賴澤涵等，《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二八七）

6

關關：林關關，林獻堂女，一九〇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生，卒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八日。九歲赴日，入住嘉納治五郎家，自此在日本受教育直到淑德高等女學校二年級，因祖母念孫心切而回台，繼續在長榮女中讀完高中學業。畢業後入東京女子大學就讀二年級時又受祖母之要求而回台，一九三〇年一月三日與高天成醫生結婚。（《故高林關關女士告別禮拜》，台北濟南基督長老教會，一九九六年）

7

天成：高天成，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生，一九二八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一九三〇年與林關關結婚。後到台南縣鹽水鎮行醫二年，再赴母校研究，出任帝大附屬醫院鹽田外科及黴菌學教室副手，及執導外科指導員，一九三八年得帝大細菌學、醫學博士，為外科醫生中之翹楚。同年被派往中國南京任同仁會南京醫院外科主任兼院長，之後再回日擔任東京醫院外科醫務長。戰後滯日，擔任東京旅日同鄉會第一屆會長，一九四八年回台後任台大醫學院教授兼外科主任，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任台大醫學院院長，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三日過世。（《高長家族族譜》，頁九五—九九）

新二月二日 舊一月一日 水曜日 晴

七時十分起床漱洗畢，與子、弟、姪等拜祖先，既而梅堂、汝南、春懷來賀正。十時半內人、五弟、猶龍、愛子、瑞騰、津梁、姨太、容紉、浣翠同余往萊園拜祖母¹墓，藤井、汝南、培火、榮鐘亦往散步。午後二時，五弟、猶龍同往台中，先到新庄伯母處賀正，次到大里庄拜先嚴之墓，次到秋金²處，觀其新建築之樓。歸台中尚有時間，乃到金書處，彼自與子瑜分居，余亦未嘗一度往，故利用此時間一探之。五時四十分之自動車歸霧。幼春來謂得呈祿之信，云此四日之船將歸台，商開民報社³之重役會，余因九日將有台北之行，乃定於十日。

1 祖母：即羅蕉娘（號淑慈），生于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九月廿七日，亡於一九二一年八月八日，生文欽，即獻堂之父。台中中學的設立，即林獻堂節省為祖母祝壽（一九一二）之款而來。一九二〇年羅氏八十大壽，即日人所謂米壽，林獻堂為之徵壽詩。羅氏一生寬以待人，又慈悲為懷，曾於光緒十四年因捐豫賑而被旌獎建坊。（《林氏族譜》，頁十一；許雪姬，〈羅太夫人小傳〉，未刊稿）

2 秋金：林秋金，為昭和十年台灣林姓修譜董事之一，住大里。（《林氏族譜》）

3 民報社：出版《台灣民報》為日治時期台人唯一的喉舌報，創刊於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總號一六七號）才遷回台灣發行。此報原為旬刊，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改為週刊，一直到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台灣民報合併於台灣新民報，而三月廿九日報紙也改為《台灣新民報》。（《台灣民族運動史》，頁五五〇—五五五）

新二月三日 舊一月二日 木曜日 晴

委員會

藤井三次郎之子榮次郎，將乘本日午後四時基隆出帆之笠戶丸¹歸東京。七時發霧峰，余與培火及其父母送至驛前，猶龍、榮鐘送至台中。

培火商復上田之信，謂關關與天成之婚事，暫作中止，勿再追問其可否。

張棟樑(梁)來賀正，談論中及於文協會則修正，彼大反對男女平等之條。謂我有十甲之土地，既主張男女平等，必讓與五甲，非是則不平等矣。況台灣之婦女甚驕悍，若復主張平等，則不可收拾矣。余告之曰：汝以財產解釋平等則大謬矣，凡解釋平等，皆以人格論也。試問汝視婦女爲人乎？若視彼爲人，須尊重其人格，此則平等之大意也。若云驕悍，是皆不使其受教育之過，非不能平等之原因也。

午後四時同培火往五弟處，觀其自上海買歸之驢，計五匹，共爲試乘。

午後三時在東華會社開文協臨時中央委員會，²余恐被選爲委員長，故不出席，命榮鐘以此意告之，並爲招呼一切。

1 笠戶丸：爲內台定期船，一九〇〇年製造，屬於大阪商船株式會社。

2 文協臨時中央委員會：在台中召開，主要選任中央常務委員及中央常任委員。(《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三六三)

新二月四日 舊一月三日 金曜日 晴

阿武請調停

十時往觀彰化嫂之病，並商去年宮內省下賜景山公¹二百金，現尙寄存組合，欲爲永久之記念，按五兄弟各出金千円，以爲財團法人，其目的以作慈善及補助學費也，前日曾商之二哥、四弟，俱得其贊成焉。彰化嫂聞余言，亦表贊成。

午藤井夫婦、猶龍、愛子一行四人，同往車籠埔觀吳鸞旂²表叔之墓。

培火往草屯訪元煌。

四弟來問順孝自上海來電，囑其匯金三百円，欲娶妓女綠蘭芬往南洋，與之乎？不與之乎？余曰若往南洋無旅費，則當與之，若娶妓女，則不當與之也。

四時阿武警部補來言，退官者池田、長谷、岩淵外三人，許可在大肚庄之土地五十甲，³因是與開墾者起紛糾之問題，欲請余出爲調停。余許以俟問開墾者之意見爲何，然後決定調停可否。

汝南、添丁、士英來坐談片刻，與之同到五弟處。

水來、甘木來訪。

通霄古維馨來，請求欲就職於大東信託會社，辭以人員已足數。

- 1 景山公：景山公祭祀公業，為記念十七世祖林奠國（景山）而設，景山公主要開銷在於祭祀費—税金及慈善事業。一九二三年攝政宮（即後的昭和天皇）來台時賜給二百圓，一九二六年再由宮內省賜二百圓，這兩筆款項均以林烈堂之名義存放霧峰信用組合，由五房輪流管理。一九二七年在林獻堂倡議下，每房各再出一千圓共五千圓組織財團法人做為慈善及補助學費之用，以後景山公因管理等宜，產業日增乃決定分配給諸房。一九四二年分產後，景山公每年的收入只剩七千餘圓，扣除內支，每年尚有千餘圓。（許雪姬，〈景山公祭祀公業〉，未刊稿）
- 2 吳鶯旂：台中監興係人，其父為吳景春，娶甲寅公女，故吳與林獻堂父林文欽為表兄弟。在日人初到台中時被命為招安委員，以功在一八九七年四月授紳章，並敘勳六等。一八九八年任台中縣參事，一九〇一年任台中廳參事，家產僅次於辜顯榮，在一九一六年時約有九十萬圓。死後葬於車籠埔，一九九九年九二一集集大地震而墓毀。（《台灣列紳傳》，頁一九五）
- 3 大肚庄之土地五十甲：此為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原任台中州土木課長的岩淵，不但要收奪大肚農民的土地，且要求總額六千五百圓的小作料，在郡守出面調停下，農民仍不退讓。（《台灣民族運動史》，頁五二〇）

新二月五日 舊一月四日 土曜日 微雨

帝糖事務員青岩來商溪心埧原野曠耕，每甲按三十四計，余未之許。

元煌、金圳同培火來自草屯。金圳言辭東華會社上海支店長之職，因上海芭蕉販賣與廣東產競爭，不能取勝，欲私自營小商業也。

榮鐘歸自台中，報告三日委員會之情形，是日出席者十六人。選舉常務委員十一人，王敏川、連溫卿、鄭明祿、張信義、¹林碧梧、吳石麟、王萬得、²邱得〔德〕金、黃氏細娥、³林冬桂、⁴洪石柱。分爲六部，組織、庶務、宣傳、會計、教育、婦女。以前所有之書類決議引繼；創設事務所於台中云。又述連溫卿言渭水被拘留，聞之頗爲疑惑，渭水與溫卿等，同受家宅搜查，而渭水獨被拘留，殊難取信。

三時瑞騰率其第三女小菱⁵及女婿陳佩玻〔培坡〕⁶來拜祖先，然後與余及四弟、五弟會面，入內室少憩，適內人本早往台中未歸，猶龍、愛子亦出會見。

六時半瑞騰宴其新女婿佩玻〔培坡〕，余與內人、猶龍、愛子、藤井夫婦、培火同往受其招待。

1 張信義；后里人，一九〇六年一月十八日生，張青雲的後代。台中中學肄業，又入日本大學商科肄業，是文協左傾後最重要的經濟支援者之一，被選爲中央常務委員、任命爲會計部主務，後任教育部主務，聲援台中第一中學學生擾亂事件；又由於發生新竹擾亂事件，被拘留八至十個月，後以不起訴出獄。文協第三次會議時，張信義等人的提案因台

- 共的杯葛未能通過，乃萌生退意但被慰留，此後張信義等人即不再出席文化協會的相關會議，後仍歸於和好。他也支助《台灣大眾時報》的發行。戰後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一日擔任台中縣后里鄉首屆民選鄉長，因案被捕，繫獄十餘年。（《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二六三、三六四、三七〇、四六二—四六九；陳炎正，《后里鄉志》，台中：后里鄉公所，頁三二）
- 2 王萬得：一九一八年畢業於台北市大稻埕公學校。後入總督府通信部通信練習所甲科進修，於一九一九年九月修畢，就職於新營、淡水、台北郵政局。一九二二年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任《台灣民報》事務員，一九二七年到中國，加入中共到南京活動，後轉籍為台共，將台共勢力滲透入文協，然其親中共的做法和謝雪紅大異其趣。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七日被捕，判刑十三年。戰後與潘欽信等參與二二八事件，事件後被通緝，逃往中國擔任政務委員及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顧問，後為中共批鬥、下放，死於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黃師樵，《台灣共產黨秘史》，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一〇、三一—三二）
- 3 黃氏細娥：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生，台北人。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肄業，夫為洪朝宗，文化協會左傾後，為婦女部部长。（《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二六三）
- 4 林冬桂：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三日生於新竹州竹南郡，從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任新竹支部主筆。後就公學教職，旋辭赴山東齊魯大學就讀，任《大青島報》主筆，山東省統稅局稽查股長、滿州國民政府屬官，後定居廈門營商。戰後回台任教於台北市立女子中學。（《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六一；《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二六二）
- 5 小菱：林雙菱或林小菱，一九〇九年生，為林瑞騰副妣所生，唯不知為曾氏或黃氏。與雙靨為同父同母姊妹。（許雪姬訪問、王美雲記錄，《林陳換洽女士訪問紀錄》，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七日、八十五年八月七日）
- 6 陳培坡：一九〇〇年生，日治時任役場書記，為鹿港街長（自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二年）陳懷澄次子。（《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一二二，陳懷澄）

新二月六日 舊一月五日 日曜日 微雨

製麻會社有土地二百二甲在北斗郡溪洲，擬欲賣人，得中前日曾來招余共買，按價格十二萬円，余爲社長而暗與人合股買會社之土地，實爲有損人格，故謝絕之。然其實在之價值若何，非斟酌而以賤價賣人，於會社殊爲有損，本早乃命坤山、炳文往實地調查。並囑坤山以電話詢問台北謝春木，渭水確實被拘留乎？午後接其復信，始知其誤傳。

徐榮錦第一次來書請寄學費，則於一月十日電匯寄去，一週間即送還，謂受信移轉。第二次接其責問何故不送金，其住所與前次不同，則隨時用爲替寄去。第三次接來書，言前緩〔援〕助而後不緩〔援〕助，比不緩〔援〕助竟害云云。余素不識其人，因聞賴國美來言其在東之困苦，乃自十四年起補助之，何意其人之無常識若是。本早接第二次寄去之爲替，謂受信移轉，故送還。噫，彼三週間，住所改易三次，余送二次，皆無受信人，反來責余無告而斷絕送金，實爲可惡可恨。余命榮鐘修書，將此九十円再爲寄交靈石轉交，此後決不願補助此無常識之人。

午後同培火到五弟處，炳耀〔曜〕、¹汝南、添丁亦到，閒談一時餘。

夜與藤井夫婦、猶龍、愛子、培火、榮鐘及內人共八人，食閨〔潤〕餅。

¹ 炳耀：蔡炳曜，蔡惠如子。

新二月七日 舊一月六日 月曜日 陰

芭蕉生產者會合

莊萬生¹來言欲辭信用組合之職，為時常受阿華常務之侮蔑故也，此後將入簡吉²農民組合運動。余勸其忍耐，暫時仍在組合以待時機較為妥當。

午後二時鍾朝引芭蕉生產者百餘人來，請五弟、士英、陳火炎等，商半年來芭蕉在內地所賣之價格甚賤，至有以賣價不能償運搬費，而生產者生計之困難，實非言語所能形容。火炎、五弟及余略為說明，同業組合青果會社荷受³組合種種作弊，而生產者之困苦，總督府當局似不甚明白也。諸生產者擬提出嘆願書，⁴余等皆表贊成其議，四時始各歸去選代表者實行其事。

四時十分長谷八太郎來訪，寒暄數語則歸去。

陳紹馨⁵來訪，六時同余與培火、榮鐘到五弟處，幼春、火炎已先在焉，晚餐後同返。

1 莊萬生：台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時台共勢力已入侵農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III，頁一〇八五）

2 簡吉：鳳山人，台南師範學校講習科畢業，後任教職四年，喜研究列寧及孫文所著之學說逐漸左傾。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因地方有小作爭議，遂辭職努力奔走組織鳳山農民組合，一九二六年五月組織全島性的台灣農民組合，任常任委員。一九二七年為台灣代表，出席日本農組第六回大會，並上京向眾議院遞交抗議退官土地拂下問題。一九二八年六月與

台共謝氏阿女等人結識。(是年四月台共建黨)八月農組通過支持台共。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被捕，判刑四個月，出獄後持續抗爭，一九三一年再度被捕，判刑十年。戰後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新竹桃園水利協會理事、台灣革命先烈救援會總幹事。一九四七年二二八時與張志忠在嘉義組織「自治聯軍」，一九四九年十月擔任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一九五〇年被捕，判死刑。(《台灣共產黨秘史》，頁三九；楊碧川，《台灣歷史辭典》，台北：前衛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頁一〇七—一〇八)

3 荷受：にうけ，收貨、領貨。

4 嘆願書：たんがんしょ，陳情書。

5 陳紹馨：一九〇六年生。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社會科畢業，後回台在台北帝國大學繼續研究工作，戰後參與台大接收工作，台大成立後聘為文學院教授，一九四九年台大成立考古人類學系為創系教授。一九六〇年台大社會系成立，又任該系創始教授，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六日過世。其重要的研究業績在人口學方面，有《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一書行世，搜集其重要著作六篇。(《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陳(奇祿)序)

新二月八日 舊一月七日 火曜日 晴

治安維持法

帝糖事務員久保、青岩來商繼續購藤巖埔、頭家厝、田心仔等處之土地三十餘甲，期間自昭和三年起八年間，許之。

培火請余勸呈祿歸台辦理《民報》，彼亦欲與之合辦。如呈祿辦編輯，彼辦會計，但彼之地位決不能下於呈祿，而呈祿為專務，月俸若干，彼亦欲為專務，¹月俸若干云云。余謂月俸相同，尚有相量之餘地，若為專務，定款²中無兩專務之記載，他會社亦無此先例，余決不能贊成。彼又言余待呈祿重，而待彼輕，如稱呈祿為兄，稱彼為君，大不平等云云。

接追風³來信，謂旬日內為治安維持法⁴違反嫌疑者，被搜索家宅百數十人。被拘留之人南部黃石順、⁵謝賴登、⁶莊泗川；⁷彰化周天啓、蔡孝乾、⁸陳崧、⁹陳金懋、謝樹欉、蔡貞（禎）祥、¹⁰吳滄洲、謝有丁；¹¹新港林建財；北部高兩貴、¹²白成枝、洪朝宗、¹³蘇麗亨、¹⁴施浪外四、五名不知其名。此事如何結局，實難逆料也。

十二時五十分之車往台中合昌，踐吉臣¹⁵之約也，彼受山下末之武¹⁶所託來問余，言曾聞溫卿、敏川在北部宣傳，君已承諾委員長之任確否？余告以三日總會席上，已宣言決不受委員長之任矣，豈有再受之理也。雜談廿分間，則乘二時半之車歸霧，郭克明¹⁷亦同車來。

- 1 專務：專職。
- 2 定款：ていかん，章程。
- 3 追風：謝春木之筆名。
- 4 治安維持法：是典型的治安立法，以禁止變更國體及否認私有財產為目的的結社、運動，其成立的背景在加藤高明內閣時，正要搭配通過普通選舉法、日蘇基本條約，故防止日本共產黨再建。以日本一地而言，到一九四四年為止，受檢舉的人有六萬八千五百八人；二次大戰後（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廢除。（《日本近現代史辭典》，頁四〇八）
- 5 黃石順：台北工業講習所畢業。因陳中和物產公司擬轉讓土地給新興製糖，並言明一年後要收回耕地，黃石順與簡吉等人為了抗議，組織鳳山農民組合，至期限堅不返地，且開會對新興製糖要求提高蔗價，以此為始，農民組合氣勢日盛，乃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組成台灣農民組合，黃石順被選為中央常任委員，負責調查工作，駐在新竹州。第一次中壢事件時（一九二七）黃石順指導佃農進行抗議，被檢舉，判徒刑二年六個月。（《台灣社會運動史》三，頁四八～五一、五五、五八、六七～七十、七三、二二八、二三三）
- 6 謝賴登：鳳山人，為高雄州鳳山街農民組合員，也是台灣黑色青年聯盟之一員，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被捕，十月豫審終結，判決免訴。（《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二十）
- 7 莊泗川：嘉義人，台南商業專門學校預科畢業，入學廈門集美中學，修完廈門大學豫科後，畢業於上海大學中文系，因台灣黑色青年事件被捕，預審免訴獲釋。昭和九年入台灣新民報社台中支局、本社服務，一九三七年入屏東支局，翌年退社到上海，不久入漢口《武漢報》任編輯部長。戰後回台經營貿易，並參加津津味素公司，因牽扯到台共而被捕，判刑十二年，出獄後任津津公司總經理、董事長。（《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一八二；《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二一六～二一七）
- 8 蔡孝乾：彰化花壇人，早年參加文化協會，左傾，曾任公學校代用教員，後入上海大學就讀。一九二七年二月因台灣黑色青年聯盟事件被捕，於豫審免訴後釋放，後擬占領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台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赴廈經漳到江西瑞金共產區，並隨之做二萬五千里長征入延安。戰後潛行回台發展共產組織，被捕自新，供出中共在台人員，後任中央

- 某情報機關少將研究室副主任。(《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一三〇)
- 9 陳琪：彰化人，無政府主義派健將，曾經營電影巡迴業。(《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四三七)
- 10 蔡貞祥：蔡禎祥，彰化溪湖人，無政府主義派健將。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生，一九三五年台北醫專畢業，開設禎祥醫院。(《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四三七；《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一六九)
- 11 謝有丁：彰化人，早年赴東北、華北，傾向無政府主義，曾任農民組合彰化負責人，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被捕，因無罪釋放。日治中期定居萬華營商。(《台灣社會運動史》，頁二一；《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三九一)
- 12 高兩貴：台北大稻埕人，台灣初期體育家，加入台灣文化協會，左傾時期仍參與其中，後遷居台中，在同盟通信社台灣支社工作，兼任台灣新聞社經濟記者，戰後營商。(《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一八四、三六三)
- 13 洪朝宗：台北大稻埕人，因台共案被捕，後因宿疾肺結核惡化，被保釋返家，不久過世。(《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一七八)
- 14 蘇麗亨：主張無政府主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被捕，以無罪釋放。(《台灣社會運動史》三，頁二一)
- 15 吉臣：楊吉臣，為楊水萍(林朝棟妻)之弟，彰化人，以協助日人統治台灣，敘勳六等，授瑞寶章，亦任保良局長、參事、區長，一九〇二年得紳章。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曾經有所謂「犬羊禍」，犬即林獻堂，羊即楊吉臣，即林在揚的牽引下和台中州知事常吉德壽見面，宣稱不再支持台議，一九三〇年六月一日過世。(《台灣列紳傳》，頁一八二；《台灣民族運動史》，頁一六三)
- 16 山下末之武：一八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生，熊本縣人，早年渡台，一九〇九年任斗六廳警部，一九一三年任草鞋墩支廳長，一九一五年任集集支廳長，一九二〇年任新高郡警察課長，一九二一年任大屯郡警察課長，一九二三年任台中州警務部高等警察課長，一九二五年任彰化郡警察課長，一九二七年升竹山郡守，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任新高郡守，一九三一年五月任大湖郡守，一九三二年退職，一九三六年後任台灣青果株式會社主事、總務課長，及常務取締役。(《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〇九)
- 17 郭克明：林獻堂之舅。

新二月九日 舊二月八日 水曜日 雨

往台北大成重役會

首番車榮鐘同往台中，到大東會社，炘、煌纔起，將午後欲提出重役會諸議案告余。本來重役會定在昨日午後，子瑜謂八日係大葬之日，吾人須表謹慎，乃改爲本日，適與大成保險會社同日重役會。余於旬日前接熊光來信，請余務必出席，因是處重役多不在，若不出席，則重役會不能開，故許之，因是大東之重役會不能出席矣，乃一任之陳炘。九時廿分之急行車，余獨自往台北，適與山下末之武同車，問以此回事件，彼之所言略與余之所聞無大差異。午後二時廿分抵台北，熊光命事務員來迎，同到會社，熊光將此期之決算示余。既而陳振陵〔能〕、¹蔡法平、²吳澄淇³俱至，遂開會。純益金十六萬餘，而配當僅按年五分六厘，余恐株主之異議，請改爲年六分，彼等皆贊成，其餘從原案可決。四時到高義閣，有蔡式毅、⁴施文杞、⁵蔡壽郎、⁶蔣渭水、謝春木來訪。六時半受熊光之招待於江山樓，九時返高義閣。

1 陳振能：一八九一年三月三十日生，一九一〇年畢業於國語學校師範部，後任大稻埕公學校訓導，一九一八年辭教職入林本源家，一九二一年任朝日興業株式會社常務經理，一九二五年任城南信用組合理事，一九二六年任大成火災保險會社經理，一九三〇年一月任台北市協議會會員，一九三五年任永樂町第二區長、台北市會議員。（《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頁二六五）

2 蔡法平：福州人，字良坦，福建省閩侯縣人，一八八一年生，清時以道尹銜而任知府，民國成立後任福建交通司長，

- 次轉財政次長，福建銀行總理。為板橋林家表親，一九三二年滿洲國成立後為溥儀執政政府秘書長，一九三四年任宮內府掌禮處交際科長，亦任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監事。（賴子清，《台灣詩醇》，嘉義：蘭記書局，昭和十年，頁二三五；《台灣會社銀行錄》，頁四五；外務省情報部編纂，《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東京：財團法人東亞同文會，昭和十二年，頁六四三）
- 3 吳澄淇：時任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監事。
- 4 蔡式毅：一八八四年四月四日生，新竹人，一九〇三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一九〇七年普文及格，後在新竹、桃園公學校任教。一九一三年入明治大學專門部法科就讀，一九二三年取得律師資格，五月在台北太平町開業，並投身於政治運動，如任文化協會理事及台北支部主任、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理事、台灣民眾黨顧問、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常務理事及台北支部常務理事，也任台灣律師協會理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最高票當選台北市參事會員，一九三五年再當選台北市議員，皇民奉公會時期曾改姓為「桂」。（《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八八）
- 5 施文杞：在赴上海南方大學求學時連合台籍學生成立上海台灣青年會，表面上以親睦會員、研究中外文化為名，陰則以台灣獨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目的。施文杞負責文書科。他亦在《台灣民報》執筆，介紹中國文壇。（《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一二四；秦賢次，〈張我軍及其同時代的北京台灣留學生〉，在「張我軍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頁二。
- 6 蔡壽郎：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生，北港人，台南第一中學畢業，一九三四年組織合資會社壽商店，並任台灣正米市場組合員。（《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頁一四九）

新二月十日 舊一月九日 木曜日 陰

民報社重役會

九時廿分急行車返台中，渭水亦同來，瑞騰之外甥女，則王祖檀之妻，亦欲來霧峰，以外尚有清波、阿桂，車中頗不寂寞。至台中將改乘中南線，而年亨亦至，抵霧峰驛，呈祿、培火俱出迎。呈祿昨日初來自東京，為雜誌社之事也。四時開民報社取締役會，出席者幼春、呈祿、培火、渭水、年亨，¹余為階堂之代理。首先決定社之方針，次議人事異動，命春木駐在台南，命敏川駐在台中，命明祿退社，命黃周²入台北支局，培火攝理支局一切事務至於八月。終列車春木來。晚餐後渭水提議組織政治結社之必要，有種種之討論，至十二時餘始休息。

1 年亨：蔡年亨，一八八九年六月十三日生，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短暫從事教職後，於一九一一年從事帽蓆販賣業，不久被選為台灣帽蓆同業組合副會長，一九一八年為殖產局囑託，到華南做七個月的視察，其間任清水街協議員，台灣民報社重役等職。（《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頁一五一）

2 黃周：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生，和美人，一九一八年三月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在彰化公學校執教。後赴日於一九二三年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一九二五年任台灣民報社記者，九月赴中國視察而辭職，翌年五月任台灣民報台中出張所主任，一九二七年轉至台北本社任編輯部漢文科主任。一九三二年升任該報編輯總務兼整理部長及學藝部長，一九三三年轉任上海支局長，一九三四年任廈門支局長，一九三五年任彰化支局長。（《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頁一二八）

新二月十一日 舊一月十日 金曜日 晴

早餐後繼續審議渭水提出政治結社會則，其名稱曰「台灣自治會」，其綱領政策十二條，會則亦十餘條，置總理、協理、幹事等。渭【水】勸余將來就總理之任，余對之宣言余之態度，決不願再受總理之名，若欲以此相強，則與之絕交。余退席後，諒是呈祿、培火之勸告，乃刪去會則中總理、協理之條。午後選定發起人，欲一一與之疏通，然後決定進行。

三時半藤井夫婦、猶龍夫婦歸自台南，彼於九日往台南，僅兩宿而已。

年亨、春木三番車歸去。夜與培火、呈祿、渭水同受資彬之招待。

新二月十二日 舊一月十一日 土曜日 晴

克明被拘

一番車，呈祿、渭水、培火俱往台中。

帝糖事務員久保、上野、青岩來商土地贖耕。

吳清波來，謂此後凡所有之結社不可參加，因現時之青年多放肆過激之流，若與共事，將來必生支節或有意外之虞；所可爲者，組織一基本財產，補助優秀青年留學；而民報社須改爲日刊，方有經營之希望，按資本五十萬圓，彼可募集五萬圓云云。彼爲此三事而來告余，彼之對余可謂熱心也。又言，本早彰化爲治安維持法違反嫌疑者，再被捕縛九名，而郭克明亦在內，他不過一迂腐不通之村學究，而亦受嫌疑，是爲可笑。

新二月十三日 舊一月十二日 日曜日 晴

信託放貸限制提議

九時廿分之車往台中，到大東會社會斫、煌、逢源，而茂生¹亦在焉。茂生爲其學校之卒業生謀職業而來也，坐談片刻。本日爲大宗祠春祭之日，余招其同往參拜。至宗祠，適正行三獻禮，待禮畢，然後參拜。次到精養軒，並招斫、逢源、登魚、坤山同午餐。一時廿五分車茂生往台北，余等俱往送之。復到大東會社，陳斫告余九日重役會之經過，階堂提議放貸之限制，無擔保一萬圓，有擔保二萬圓，若超過此數，須開重役會決之。又利息金若十五分之一不能回收，重役須全部辭職。朝清²謂，無擔保一萬圓改爲五千圓。澄坡³謂，改爲二千圓。以信用組合之頭腦而規定信託會社，實大相徑庭。余亦不贊成階堂之提議，一、含不信任之意；二、事太麻煩也，恐陳斫之誤解，深爲之安慰，許以對階堂疏通，取消其提議。四時到二哥處，坐談一時餘，五時四十分歸霧。夜設酒筵爲藤井夫婦送別。

1 茂生：林茂生，一八八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台南人，一九一六年畢業於東京帝大哲學科，是台灣最早的文學士。回台後在台南長老教中學（今台南長榮中學）任教務主任，一九二七年入台南師範任囑託，兼台南高等商業學校教授，一九二七年任總督府在外研究員得以赴美哥倫比亞大學求學，一九二八年六月得碩士，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得博士學位。一九三〇年一月回台，任台南高等工業學校英語科主任兼圖書館館長，後被迫離職。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受陳炳推荐入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為戰時生活部長。戰後被命協助接收台大，任職文學院，曾一度代理文學院長；創辦

《民報》針砭時局，二二八事件被捕，尋遇害。（《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六四；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一期，頁二〇三）

2 朝清：黃朝清，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三日生，台中人，一九一九年畢業於東京慈惠醫學專門學校，歸台後在台中開設醫院，一九三六年得到醫學博士學位。其間擔任過台中商工協會會長、台中市醫師會顧問、台灣新民報監事、業務局長，一九四二年在台中市再開業回春醫院。戰後參加台灣光復致敬團，二二八事件時台中成立「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時任台中中市參議會議長的黃朝清亦參與其中，後與林獻堂等士紳，採和平方式，歡迎國軍入台中。（《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一五六；《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九一—九四）

3 澄坡：林澄坡，一八八七年五月九日生，一九一〇年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畢業，旋入林本源製糖會社，插手製糖業與造林業。曾任豐原水利組合評議員、台中農業倉庫委員，一九二五年起任富源製襪實業會社長，台灣物產罐詰會社社長，大東信託監事等，一九二八年十月任台中市協議會員、台中州會議員。（《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六〇）

新二月十四日 舊一月十三日 月曜日 陰

七時之車藤井夫婦將歸去，余與內人俱送至驛頭，猶龍、愛子則送至台北，乘十六日之蓬萊丸也。

廈門中華中學教授陳沙崙及台北人蘇辭源來訪，述彼之來台為募集學校建築寄付金，請余為之援助。午餐後余欲往台中踐陳斡之約，商大東事務，彼亦同車返台中。余到大東會社，子瑜、朝清、炘、煌俱在，因朝清在座，陳斡不便提起要商量之事，僅作雜談，至五時四十分之車歸霧。

新二月十五日 舊一月十四日 火曜日 新雷／雨

接精文十二日所發之信，謂北警察署¹ 召喚渭水，若彼尙在霧峰，囑其速歸，若被拘留，則二十日之葬式必定延期云云。

午後榮鐘歸自台中，余問其五弟連日在台中爲東華名產事務處理，結果爲何？據云，昨日重役會決定以陳火炎爲副社長，因陳反² 對同業組合及官廳所有之交涉多不能圓滑，此後凡有交涉，皆欲使火炎處理也。十五年度之結算缺損二萬二千円，對拂込之資本金已損四分之一矣。五弟爲社長，陳反爲專務，未卜其何以恢復此損失也。

1 北警察署：當時台北分成南、北兩個警察署，城內與萬華是南署管內，被稱做台灣人街的大稻埕是北署管轄。見竹中りつ子，《わが青春の台灣》，東京：株式會社圖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十八、十九。

2 陳反：曾任中部拓殖株式會社監事、東華名產株式會社常務董事；自己經營芭蕉外銷業，本店在台中市橋町，戰後經營米業。（《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元年，頁一二二、一二七、一三七）

新二月十六日 舊一月十五日 水曜日 陰

大坑之芭蕉生產者曰田中來訪，以連鼎爲通譯，述青果會社荷受組合組織之不善，以致生產者受許多之損失，欲請余爲中心人物，與當局交涉改革。余許以爲後援，而辭其中心人物。

午後阿武又來託調停大肚農民與退官者土地之關係，聞簡吉、趙港¹爲台灣人所開之土地，皆許可內地人退官者，於十三日之船往東京，將以訴諸中央政界，若欲調停，非待彼二人歸來不可也。晚拜祖先，留五弟共食閩（潤）餅。七時聞謝星樓、²蘇毓（育）奇³來，在津梁處，乃同往訪之，又招之往公地觀劇。星樓宿在五弟處，毓（育）奇宿在津梁處。

1 趙港：台中人，一九二四年畢業於台中中學，經營木炭生意。一九二五年因日本退休官僚強佔大甲郡大肚庄的「官有地」八十四甲，引起農民反抗，趙港代表農民抗爭，並向鳳山農組的簡吉請求支援，從此獻身農民運動。一九二六年六月台灣農組成立時爲中常委，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加入台共，一九三一年被捕，判刑十二年。戰後一九五〇年代初爲政府處死。（楊碧川，《台灣歷史辭典》，台北：前衛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三八一—三八二）

2 謝星樓：謝溪秋，台南人，一八七二年生，遷居日本，漢學造詣深，也是漢醫。曾在《台灣》第四年第七號以柳裳君爲筆名寫〈犬羊禍前篇〉，以諷刺林獻堂受楊吉臣播弄，不參與第三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刊舊詩於《台灣青年》、《台灣民報》。戰後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他對國民黨絕望，開始支持共產黨的新中國，一九五九年過世，享年六十七歲。（楊國光，《ある台湾人の軌跡—楊春松とその時代》，東京：星雲社，一九九九年，頁一〇六、一〇八、一二七、一三四、一三六、一五三）

3

蘇育奇：嘉義新港人，一八七四年八月十六日生，受漢學教育，後投身實業界，經營鴉片批發，日治後仍操舊業，兼及酒、米、糖等製造貿易，一九〇七年（一說一九〇九）得紳章。（《台灣列紳傳》，頁二三八；《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頁九九）

新二月十七日 舊一月十六日 木曜日 雨

在本宅開定期春祭。十時半同二哥、四弟、五弟、垂拱、¹津梁、如潭、²資彬諸姪參拜祖先。蘇育奇、何趨庭、陳傑(杰)夫³來訪，坐談片刻。

十二時五十分之車往台中，到大東會社，適陳忻不在，會登魚，彼前曾告余，欲辭退大東事務員之職，為不滿陳煌為庶務課長，而彼為主任也。余適此機會乃為之說明，前日陳忻言重役中欲選一人為常務，以防彼有事故之時，方好代其掌理一切事務。子瑜則力荐陳煌，忻之意謂兄弟二人，一為專務，一為常務，恐有不合人之議論，若欲用煌，只好為事務員，然煌是其兄，又為取締役，而用彼為事務員，殊有未妥。商量結果，乃以庶務課長之位置處之，實不得已也，非有輕汝之意，汝其諒之。彼聞余之言，亦略氣平。余往會子瑜，適台銀支店長岩間亦至，彼有交涉之事，余亦不欲擾之，乘二時半之車歸。細雨續，至晚更大。觀劇、飲酒俱移於大花廳。⁴

1 垂拱：林垂拱，為林烈堂長子，與太平庄林垂拱同名。

2 如潭：林如潭，父林榮堂，為一貫公之子。（《林氏族譜》，頁三七）

3 陳傑夫：陳杰夫，彰化嫂陳岑之兄。

4 大花廳：為下厝之待客客廳，為林朝棟時所建。一九九六年開始重修，一九九九年完工，旋因九二一集集大地震而倒塌。

新二月十八日 舊二月十七日 金曜日 晴／雨

大東社員月給

九時廿分之車往台中，蘇育奇亦將往埔里社，同到大東會社少憩。余與子瑜、炘往觀修繕舊時商工銀行¹所用之家屋，將以爲大東本店也，次到精養軒午餐，並商社員月給。專務陳炘每月百五十元，交際費八十元；信託課長陳傳旺百元，手當²拾元，宿舍三十元；查課長陳逢源百元，手當五元，宿舍料二十五元；庶務課長陳煌百元，手當五元，宿舍料二十五元；庶務主任江登魚七十五元，手當五元，宿舍料二十元；現金呂柏齡³六十元，宿舍料二十元，手當三十元；簿記呂錦文六十元，手當五元，宿舍料十元。其餘尚有傭員二人，店童二人。傭員廿四元，宿舍料六元；店童十八元，無宿舍料。一時五十分訪三浦知事⁴及豬股內務部長，⁵請其出席於廿一日之開業式，渠因是日適爲同業組合聯合會，未能出席云。二時半之車歸霧。

內人午前二時發熱，至午方退。三時半水來來診察，斷爲寒熱症⁶云。

四時芭蕉生產者約七、八十人在五弟處打合廿三日開代表者會之順序，余出席，連鼎、喬松、新乾、⁷士英、烈嗣、羅順、廷輝、玉振皆有發表其意見。

夜五弟宴星樓，余與資彬、汝南、猶龍、津梁爲陪。

- 1 商工銀行：台灣商工銀行，設立於一九〇七年，本社在台北市大和町，頭取是荒井泰治，並在台中設有支店。（《台灣會社銀行錄》，頁四）
- 2 手當：てあて，津貼、小費。
- 3 呂柏齡：台中神岡三角仔人，呂汝玉第九子，一八九三年七月十九日生，畢業於山口高等學校，回台後活躍於實業界，任神岡庄協議員、信用組合理事。後為子女教育而遷到東京，任瑞東公司營業部長。（《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六八）
- 4 三浦知事：三浦碌郎知事，二等官。（《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二年，頁三一五）
- 5 猪股內務部長：猪股杉之助內務部部长，三等二級。（《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二年，頁三一五）
- 6 寒熱症：指瘧疾。
- 7 新乾：林新乾，林如潭弟，林大海（榮堂）三子。（《林氏族譜》，頁三七）

新二月十九日 舊二月十八日 土曜日 陰

旨禪¹以詩示余，乃爲之步二絕句，久不讀詩，頗爲枯澀，僅能成章，殊不愜意，草草塞責而已。

謝星樓宿在五弟處，今晚欲招待之，聞其四時廿分之車，已往台中矣。

1 旨禪：蔡旨禪，曾為林烈堂西席，諱罔甘，道號明慧，馬公鎮長安里人，一九〇〇年生，曾就教於名學者陳錫如，研究詩文，國學基礎甚佳，詩文字畫均曾入選。後得林獻堂資助到廈門美術專科學校深造，回台後在彰化設帳授徒。其書畫曾輯有《旨禪詩畫集》（未刊）。畢生未嫁，致力於佛教的闡揚，亦曾在新竹青草湖名剎靈隱寺靜修，一九五七年回馬公主持澄源堂，一九五八年圓寂。（《澎湖縣志》，人物誌，頁七二）

新二月二十日 舊一月十九日 日曜日 陰

許文葵¹來謂其建築一棟家屋於老松町，尙缺費用三百円，欲請借期以四年攤還，許之，如數付與。

吳清波來，謂敏川不願就任台中出張所長，已向民報社專務呈稞提出辭表矣。

十二時五十分之車往台中，到大東會社，炘、煌、逢源、傳旺、登魚及傭員、店童忙碌異常，排設傢俱。既而子瑜、澄坡、朝清陸續而至。四時餘稍有就緒，炘請社長對事務員之訓示，余乃爲勉勵數語，略謂我會社明日將營業開始，望諸君加之以努力，無負諸株主委託之美意，萬一我會社若失敗，不但對不住諸株主，必大受日本人之恥笑台灣人無經營會社之能力。不僅此也，我會社之盛衰實大有影響於全台，關係如此之重且大，諸君豈可不勉之哉。炘作答辭，略謂決不有負正副社長之美意云云。

次到東華，五弟、星樓、得中、伊若俱在焉。夜炘、煌宴星樓，余與五弟、瑞騰、逢源等爲陪。散席後招伊若往樂舞台²觀福州舊賽樂班演劇。夜宿東華。

1 許文葵：鹿港人，為清代武進士許梅舫之三子，畢業於台中一中，任台中州知事通譯。日本文學家佐藤春夫來台時，即由許文葵為通譯。後佐藤有《殖民地之旅》之創作，其中的A君即許文葵。戰後任台中一中國文老師。（林莊生，《懷樹又懷人》，台北：自立晚報，民國八十一年，頁一六一—一六九）

2
樂舞台：是台中的娛樂場所，是表演京戲、歌仔戲的地方，政治演講如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開會亦選擇此處，位在柳川邊。（《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頂厝篇，頁一二九）

新二月二十一日 舊一月二十日 缺

新二月二十二日 舊一月二十一日 缺

新二月二十三日 舊一月二十二日 缺

新二月二十四日 舊一月二十三日 木曜日 晴

景仁歸去

景仁¹八時餘睡尚未起，聞其昨夜步任公詠萊園之十二絕句，²遲眠故也。早餐後與蘇、沈閒談，又與履信³下一局棋。九時餘景仁起，而幼春亦至，同在庭中攝影爲紀念。十二時五十分之車往台南，余與幼春、猶龍俱送之驛前，景仁猶再三囑歐遊出發之日，如有定著必告之，彼欲到馬爾塞【Marseille】⁴迎余也，並寫其在瑞士之住所示余，其一片親切情意令人感佩。

賴氏霞⁵來問濟川欲將公業應得之權利一部分賣之，未知可否？余告以若手續能使後無瓜葛，則許之也。

五時到五弟處，聞其言昨日之芭蕉生產者同志會成立後，推荐彼及連鼎、垂拱（太平庄）

爲顧問，已承諾之矣。

1 林景仁：板橋林家二房林爾嘉長子，終身未受正規教育，卻懂日、英、法文，娶蘇門答臘橡膠王張煜南之女，當時風評張家資產在林家之上。林婚後投資南洋日麗銀行，也計劃成立飛行公司一展鴻圖，卻未成功。他曾任株式會社新高銀行董事、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監事、主持訓眉記，後因故經營失敗（一說爲賭博）乃隨林爾嘉夫婦赴歐七年。一九三一年得鄒魯之介，謁劉鎮華於新鄉，被任爲豫陝晉邊區綏靖督辦公署上校參議，並主軍中軍政。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滿洲國成立後，赴滿洲任外交部歐美局情報司司長，約一年餘想赴大連經商，因資本被竊而再回任職，一九四〇年十月過世於新京（長春）。林景仁漢學根柢雄厚，詩學爲當代翹楚，有《摩達山漫草》、《東寧草》、《天池草》問世。（許雪姬，〈林景仁小傳〉，未刊稿）

2 任公詠菜園十二絕句：任公爲梁啟超。

菜園雜詠

人物自是徐孺子，菜林不數何將軍；稍喜茲游得奇絕，菜園占盡月三分。

娟娟華月霧峯頭，汜汜風光五桂樓；傳語王孫應好住，海隅景物勝中州五桂樓

久分生涯託澗適，蓋鹽送老意如何？奇情未合銷磨盡，風雨中宵一嘯歌考繁軒

一灣流水接紅牆，自憇圓陰納午涼；遺老若知天寶恨，新詞休唱荔支香荔支島上有歌臺

小亭隱几到黃昏，瘦竹高花淨不喧；最是夕陽無限好，殘紅蒼莽接中原夕佳亭

溪紗浣罷月華明，苜帶蒲衣各有情；我識藍田千澗水。按：「詩書」作「我識蓬萊清澗水」，任公題原韻亦同，出山原似在山清掛衣潤

一池春水干誰事，丈人對此能息機；高柳吹按「詩書」誤「出」綿鴨穩睡，荔支作花魚正肥小習池

春煙漠漠雨脩脩按：「詩書」作「瀟瀟」，任公題原韻作「蕭蕭」，劫後逢春愛寂寥；誰遣蜀魂啼不了，淚痕紅上木棉橋木棉橋

澹霧籠溪月上陔，曉來春已滿南枝；君家故事吾能記，可似孤山鶴返時黃梅地

絲絲列岫烟如織，暖曖按：「詩書」作「暖曖」。平疇翠欲流；好是扶筇千步磴，依稀風景似揚州千步磴。

望月峰頭白露滋，南飛烏鵲怨無枝；不知消瘦姮娥按：「詩書」誤「嫦娥」影，入夜還能似舊時望月峰按：「詩書」作「還得娟娟似舊時」，

任公親題原韻亦同。

鸞叱鳳靡送年華按：「詩書」作「蓬萊一水送年華」，頗識吾生信有涯；惆悵無因成小隱按：「詩書」作「待得桑田可留命」，費書猶欲問

東家。

3

履信：林履信，板橋林爾嘉第四子，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專攻社會科，成績優良，歸台後從事各項社會事業，並以日、中文發表論文，如〈新台幣建設〉、〈一元論〉，並被《改造》刊登〈蕭伯納研究〉一文。他也籌組如水社做社會改造運動，並將板橋大觀書社改組為大觀書社財團法人，開創板橋幼稚園。在報業上任廈門《全閩日報社》副社長、《台灣新民報》社董事，在實業上擔任訓眉建業株式會社、嘉禾拓殖株式會社、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董事。（許雪姬，〈林履信小傳〉，未刊稿）

4

馬爾賽 Marcellie：今譯成馬賽，在法國。

5

賴氏霞：曾文川庶母，其孫女曾珠如，後嫁給林獻堂長子林攀龍，長子曾申甫娶林澄堂養女林自來。

新二月二十五日 舊二月二十四日 金曜日 晴

水利組合評議會

十時大屯郡庶務課長村上¹為霧峰圳組合²長代理，開昭和三年度預算評議員會。出席者余及佐佐木、其賢、元福四人；澄堂、階堂、文烈俱用代理。其預算案臨時費輒埤三千円，昨年經有預算，而將金額流用於他途，余攻擊其不是處。村上言經常費因水害而生不足，故不得已如是處致(置)，此後須當謹慎。元福提議臨時費築造水橋二千円，待明年舉行，多數贊成遂決定。余提議無常任技手，而有月俸、宿舍、賞金、旅費諸預算，殊為不當，請削除之，其金額一千二百十九円，滿場一致，遂決定；而歲出設計調查費增加四百円，至午後一時半始閉會。

三時陳氏薄燕持青桐林廟敷地贈與書類來捺印。

五時往竹山處，坐談片刻，並招之來共夜餐。

¹ 村上：庶務課長村上壽作。

² 霧峰圳組合：又稱阿罩霧圳，橫跨霧峰庄、烏日庄，是乾隆二十三年由原住民所開鑿，以後為洪姓所有，接著加以改修，以後由林家加以改築擴張。(《台中州水利梗概》，頁十)

新二月二十六日 舊一月二十五日 土曜日 晴

往大東會社

九時廿分之車往台中，到大東會社，陳忻將日計表請閱，其預金二十二萬餘円，而貸出尙未有一人，雖有申込¹者數名，其擔保品概是土地，未嘗調查不能恰定其價格。子瑜之負債三十一萬餘円，其財產（土地）按九十餘萬，亦來請會社爲之整理。現時尙缺土地熟識之調查員，若是遇有土地調查之事，則不得不漸（暫）時置之。既而子瑜來談數十分間，並招忻往精養軒午餐。二時半之車歸霧。

新二月二十七日 舊一月二十六日 日曜日 陰

草屯庄王波來謂其在當庄役場爲書記三年餘矣，近來庄長渥美對之頗不親切，決欲辭職，與其兄共營自轉車²販賣業，尙缺資本六、七百元，欲向余借用。余素不知其人品，又兼余之經濟不易，故不能輕許之也。以義來，留其一同午餐畢然後去。

內人九時餘，猶龍、愛子十二時餘，俱往台中，六時半同歸來。

1 申込：もうしこみ，申請。

2 自轉車：じてんしゃ，腳踏車。

新二月二十八日 舊二月二十七日 月曜日 陰

比律賓¹ 會社來書

接比律賓產業株式會社代理人辯護士伊勢勝藏之內容證明，催納失權株式競賣不足金，個人與三五會社² 二條合計九千餘元。

午後二時往台中，到東華會社，正在開第一回株主總會，階堂爲議長，報告本回損失金二萬二千餘円，請定款變更，加入副社長之條，欲薦陳火炎爲之。諸株主議論沸騰，至五時餘猶未能解決，余在樓上聽之已厭，往竹內齒科³ 修理鑲金，次到精養軒晚餐，次到鹽田旅館。⁴ 內人、猶兒、愛子已來片刻矣，余待其晚飯畢，然後一同到台中座看俄國人之矮人劇，人高三尺餘，男女七、八人，所演多跳舞、歌劇。其中有一齣（不如歸），⁵ 俱日本妝，而用俄語或雜以日語，觀者無不大笑，十時半閉幕。內人與猶兒往宿鹽田館，余宿東華，與五弟、火炎、榮鐘、士英談至十二時餘始就寢。五弟與榮鐘往合昌⁶ 會惠如、⁷ 瑞騰。

1 比律賓：即今菲律賓。

2 三五會社：三五實業株式會社，本社在霧峰，設立於一九二二年，主要經營土地建物、內外證券買賣、土地開墾及其附帶事業。資本金五十萬元，實繳十二萬五千圓，林獻堂是社長，林階堂、林攀龍是董事，監事是林猶龍、林涎生。

（《台灣會社銀行錄》，頁一九八）

3 竹內齒科：開設於台中榮町，醫生爲竹內磯治，山形縣人。（《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元年，頁一三二）

4 鹽田旅館：設於台中錦町，為熊本縣人鹽田彌彥所開。（《台灣官民職員錄》，昭和元年，頁一三四）

5 不如歸：為德富蘆花原著。德富生于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八日，卒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八日，熊本人，本名德富健次郎，為德富蘇峰之弟，同志社肄業。幼時即在兄的優越表現下產生挫折感，青年期過得很不愉快。一八九八年以《不如歸》一書確立其小說家的地位。（《朝日人物事典》，頁一〇九九）

6 合昌：腦館，為林季商、林瑞騰兩兄弟的商號，近今日台中公園。

7 蔡惠如：清水人，一八八一年生，在抗日運動中是初期「祖國」派的中心人物，他曾任台中區長，但因不願受日本統治於一九一五年變賣家產數百甲攜眷內渡，定居福州倉前山，經營漁業，但未見順利。一九一九年結合同中國、台灣留學生成立聲應會，他至東京參加，爾後台灣留學生成立的新民會（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即在其寓中成立，並任副會長，時要創刊《台灣青年》，蔡惠如慨然捐出一千五百圓，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台灣文化協會，他都盡力。一九二三年的治警事件，他被判刑三個月。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為對抗御用士紳的「公益會」召開「無力者大會」，蔡為與林獻堂磋商，由車上跌下，大腿骨折，臥病數月。晚年腦中風引發腦疾，景況淒涼，逝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收入《台灣近代人物集》，頁八—十三）

新三月一日 舊一月二十八日 火曜日 雨

午前一時雷雨驟至，十時猶未霽。五弟來自合昌，謂鄭肇基¹昨日被檢察〔官〕拘留，因其與內田內務部長有贈賄受賄之嫌疑也。惠如聞其事，已夜行車往新竹矣。

雨稍霽，與內人、愛子歸霧，猶龍因理髮遂遲一番車。

四時汝南、津梁來坐談片刻，與之同到五弟處，尋伊若閒談也。

1 鄭肇基：新竹人，一八八四年八月五日生，有漢學根柢，活躍於詩社，《台海擊鉢吟》一書中有其作品。一九〇六年任台灣米穀株式會社董事，餘如鑛業、製糖、拓殖、海上火災保險、金融、帽蓆、電氣等業都有涉及，在公職方面任過新竹街助役、新竹州協議會員。鄭肇基是蔡惠如的妹婿。（《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一四四；日本外交史料4.3.2.2.2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要視察蔡惠如ノ行動二關スル件〉）

新三月二日 舊一月二十九日 水曜日 陰

往關子嶺

本與瑞騰約昨日同往關子嶺，因降雨而中止。今早觀天氣稍霽，與內人將欲往，適郭茂已（己）來辭行，將於八日之船往爪哇。余招之同乘九時廿分之車到台中，少憩於東華會社，乃贈之以贖儀。又以電話招瑞騰、浣翠，與余及內人同乘十一時十分之車南下，車中逢林拱辰、林朝經。午後三時餘抵後壁，下車換乘自働車，四時抵關子嶺，同宿於洗心館。

新三月三日 舊一月三十日 木曜日 陰

七時起，即入浴溫泉。早餐後招瑞騰、浣翠同登二百八十九之石級，到山上遊覽一週，浣翠有詩，余與瑞騰同步其韻。

午後有素不相識潮州郡之阮子奇、李克成來訪，僅作片刻閒談。
晚有莊讚來訪，夜有周鼓來訪，頗不寂寞。

新三月四日
舊二月一日
金曜日
缺

新三月五日
舊二月二日
土曜日
缺

新三月六日
舊二月三日
日曜日
缺

新三月七日
舊二月四日
月曜日
缺

新三月八日 舊二月五日 火曜日 晴

歸自關子嶺

早起入浴後，換衣服。朝餐畢，乘八時十分之自働車發關子嶺，僅四十分間便抵後壁藪，換乘九時六分之車北上，在車中逢林本，¹又逢辜皆得〔的〕。²午後一時餘抵台中，同內人到精養軒午餐畢，余又到大東信託會陳炳，視察事務。二時半之車歸霧。南風澹蕩，天氣頗熱，猶龍、愛子、榮鐘俱來驛前相迎。

1 林本：斗六郡荊桐庄人，一八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生，幼時受漢學教育，一八九二年在荊桐及幾個地點經營舊式糖廠，栽培甘蔗，開發地方產業，頗有貢獻。一九〇二年任荊桐區區長，曾任地方稅委員、土地調查委員、大日本赤十字社正社員、同社特別社員、大日本製糖會社農參事、西螺信用組合長、斗六郡荊桐庄協議會員、虎尾郡水利組合評議員、嘉南大圳組合議員。一九二六年自台灣拓殖會社買得東勢厝農場一、四〇〇甲土地盡力開墾，得到成功。平時熱心公益，一九一二年得紳章，一九二八年得御大禮記念章，一九三一年過世。（林保寶，《荊桐最後的望族》，台北：玉山社，一九九八年，頁四七～五一）

2 辜皆得：辜皆的，辜顯榮長子，為大豐拓殖株式會社的常務董事、株式會社大和行的董事，開鹽務支館。（《台灣會社銀行錄》，頁八三）

新三月九日 舊二月六日 水曜日 雨

夜來降雨，本朝驟變寒冷。

彰化王貴來，為彰化街欲敷設水道，將經過余之共業土地也，先求承諾，許之。

晚到五弟處，適其與伊若、猶龍乘驢為運動，余亦乘至驛前而歸。

新三月十日 舊二月七日 木曜日 陰

去年宮內省下賜景山公二百金，久存於組合，殊非得策，乃商諸兄弟各寄付千円，創設一財團法人為永久紀念，其目的補助留學也。本早命坤山往法院調查財團設立之手續。

新乾、新守¹及林魚之妻來請，吳厝庄之原野是彼下工本開，現冬佃人所種之番薯，欲分其三分之一，請余為之判可否，余乃為之調停四分之一與之。

1 新守：林新守，為振祥系大海之五子。（《林氏族譜》，頁三七）

新三月十二日 舊二月八日 金曜日 晴

惠如來，謂彼與渭水、培火及諸同志將連名，請余勿作歐美遊歷，將此三、四萬田之費用，而投之經營日刊新聞。余謂經營日刊新聞殊不容易，以現在之狀態欲鳩集二十萬田之現金，一難也；現時《民報》經營尙難覓相當人物，何況日刊新聞，二難也。惠如亦以無人物爲憂，至於資金，彼想若努力可達預定之數，余大不以爲然，議論二時餘。午後李肇基¹來訪，述其新歸自廣州，略言黃埔軍官學校之狀況及台灣學生會之活動。

劉本、林牛港來訪，請余爲介紹製麻會社主事原重義，謀代大埤庄原料獎勵委員之職也，許之，四時廿分之車俱歸去。

晚張棟梁來訪，終列【車】歸去。

1 李肇基：李友邦，台北蘆洲人，一九一二年考入台北師範學校，在學中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翌年與林木順等襲擊台北新起街警察派出所遭退學，乃赴黃埔軍校。畢業後被派往兩廣領導「台灣地區工作委員會」，後經日本返台募款，一九二七年再赴粵，加入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後因蔣介石清黨離開廣州。一九二九年在上海爲日本當局逮捕，後獲不起訴，一九三二年後在杭州遭國民黨右派逮捕，下浙江陸軍監獄，一九三七年出獄。一九三八年台灣義勇隊成立於浙江金華，一九四〇年赴重慶與台灣其他五個革命團體合作成立「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一九四一年改爲台灣革命同盟會）。一九四三年開羅宣言發布後，台灣義勇隊改名爲台灣義勇總隊，直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台灣光復後，台灣義勇總隊於十二月八日返台，不久政府下令解散。由於三青團成立後，台灣義勇隊成員亦是三青團的末端組

織，李友邦於一九四六年成為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支部主任。二二八事件時被捕，三月獲釋。一九四九年四月任台灣省黨部副主委，旋升主任，年底亦任台灣省政府委員。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八日妻嚴秀峰「參加匪幫組織」之名被捕，判刑十五年，李友邦在翌年十一月間以「參加匪幫掩護匪謀，意圖非法顛覆政府」之名被捕，判處死刑，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死亡。（《台灣近代名人誌》，第五冊，頁二九六～二九七）

新三月十二日 舊二月九日 土曜日 晴

命榮鐘取出三五會社之帳簿，與猶龍同檢查其結算。余意謂會社買入之株券以現在時計有超過者，結算用買入之價格；有損失者，結算用現在之時價。猶龍謂株券雖有起落，皆未賣出，結算須用當日買入之價格。榮鐘贊成其說，乃遂決定。

九時往水來處洗眼，聞其三日前被賊盜取時錶、衣服數件，越日賊就擒，幸無大損失。午後英人文姑娘、¹林姑娘²來訪。文姑娘今年七十一，將於五月下旬返英國不復來台灣矣，坐談數十分鐘則去。

桃園陳瑞鳳來訪。夜食潤餅，招五弟、伊若、培英、³太平、⁴金生⁵同來，培英三人昨晚初歸自上海，聽其談是處工人罷業及孫傳芳之非爲。九時始各歸去。

1 文姑娘：文安 (Miss Annie E. Butler)，英國人，一八八五年與朱文安姑娘 (Miss Oan Stuart) 來台工作。除執教於一八八七年成立的長老教會女學校 (設於台南新樓) 外，也負責巡訪教會及基督教家庭，教導白話字使能讀經，另外也向外佈道，幫助患病的婦人，並向高雄梅醫生學助產術，免費為婦女接生。一九二七年她七十一歲時欲回英，是年三月十一日特到霧峰向林獻堂告別，告以五月下旬將回英，林子以饒行，七月二十二日林獻堂赴英旅遊時再度相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北：該會，一九六五年，頁四七二)

2 林姑娘：即林安姑娘 (Miss A. A. Livingston)，一九一三年來台，一九四〇年離台。她曾在彰化創立一所女子小學校，因日本政府干涉太多，六七年後停辦。以後轉到長榮女子中學執教，並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到一九三七年任校長。後因

太平洋戰爭爆發，西洋傳教士被迫離台，她前往新加坡，再到馬來西亞，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八日在 Sumatra 過世。
 (楊士養編著、林信堅校訂，《信仰偉人列傳》，台南：人光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四七三)

3 培英：林培英，為林幼春長子，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大夏大學文科畢業，又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科就讀，一九三三年畢業。一九三五年五月當選霧峰信用組合理事，一九三九年辭職。戰後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秘書，後調糧食營團辦公，以後也投資於建築生意，任董事長。(《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六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各單位及台北市各公共機關職稱》，民國三十五年，頁一一七)

4 太平：林太平，為林培英弟。林太平為王氏所出。曾入《台灣新民報》工作。後因照顧母親肺結核而染上肺病，卒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幼春以「老秋」為名，為悼念林太平寫了〈孝兒傳〉一文。(《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厝篇，頁八九)，文曰：「孝兒太平者，老秋之次子也，兒學業不逾常人，而至性純篤，居恒無慍色，處家人骨肉間怡怡如也。庚午（一九三〇）秋其母患惡性肺炎，淹滯床蓐者四十許日，舉凡摩搔扶掖之勞、湯藥食飲之細、痰唾澆溺之穢，無不躬自任之。至其母病革，嫗無一失眠者，吾兒乃獨困頓憔悴，形銷骨立矣！其母死，哭泣過情，逾年遂病瘵至於不起，自其始論之，不能不謂之為殉母也。考之家譜，當七世祖石公以林爽文案株累被逮，時家人星散，獨其第五子我太高叔祖大公者，徒步數百里，從至府城獄。其間獄吏、衙兵之挫辱、拾薪炊飯之煩瑣，萃於一身，未及事解，先殞於獄中。其時我太高叔祖蓋僅十四齡年，蠻煙瘴雨中乃有斯人，寧非海島之祥麟威鳳耶！不意事隔百餘年，復有吾次兒者，與之後先輝映，老特砥憤之愛，其感嘆可勝道哉！乙亥十月二十日之夜脫稿 老秋。」

5 金生：林金生，一九〇三年生，一九七五年亡故。林少梅（林朝斌的過房子）長子，一九二九年六月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當時改名為林家驥，大學畢業後入上海圖書館工作，一九三七年回台，任霧峰農會總幹事。戰後任菜園中學的教務主任。(《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厝篇，頁一二六—一二七；大夏大學，《私立大夏大學一覽》，上海：該校，民國二十年六月，頁七)

新三月十三日 舊二月十日 日曜日 晴

三五會社總會

同內人、猶兒訪文姑娘、林姑娘於拜禮（禮拜）堂，適將禮拜矣，俟其式畢，然後歸。午後開三五會社總會，五弟亦來出席。本期缺損一萬四千餘円，因去年將會社之財產及負債讓與一半與五弟，其所有株券之價格比買入時較低，是以從帳簿上計算起來而缺損，其實並無所謂缺損也。

陳瑯（琅）¹與幼春共業之田，係俊堂²在時與幼春、瑞騰共同整理壽堂³之負債所得也，後俊堂、瑞騰將義務權利盡歸之幼春，而業主權尙未移轉。今陳瑯（琅）之母⁴決欲與幼春分田，而不肯讓與。四時來，余又勸之，彼仍執前議，不肯讓步。

甘得中來請余爲之保證，欲向銀行借金九千円，買製麻會社溪洲之土地不足之額也。余力辭之，因余將有歐州（洲）之行，屢次換單捺印，未免使內人費事。陳瑞鳳昨晚來宿一宵，午後往草屯，四時二分復來，終列車往台中。所來何事，令人頗難揣測。

1 陳瑯：林陳琅，林朝崧子，生於一九一四年九月二日，畢業於淡水中學（五年制），曾在霧峰教會司琴，亦是襟社員之一。（《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一三四～一三五）

2 俊堂：林俊堂，即林朝崧（癡仙），林文明第六子；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十月七日，亡於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秀才，襟社創社會員，著《無悶草堂詩存》。他曾致力於同化會的工作，一度上京（東京）亟思有所做為而未果，遂抑鬱而終。（《林氏族譜》，頁三六）

3 壽堂：林壽堂即林朝昌，林文明長子，生於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他曾與堂兄林朝棟出力於中法之役，故授花翎遊擊銜留閩儘先都司。（《林氏族譜》，頁三五；《福建鄉試硃卷·光緒癸巳年》，頁三）

4 陳琅之母：林俊堂妻為謝端娘，生於同治十二年（一八六三）三月十日，卒於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三日。由於謝氏流產，遂未能孕，乃為夫蓄妾謝氏僑娘，一九一三年生林陳琅。（《無悶草堂詩存》，卷四，〈哭內子謝氏端〉，頁二三六，卷五；〈喜琅兒生〉，頁二四九）

新三月十四日 舊二月十一日 月曜日 陰

林茂生書來，謂四月廿八日將由橫濱乘ユレヤ丸渡美，不得與余同先渡歐爲遺憾。春木書來謂其五月中旬將行結婚之禮，余持此二書以告五弟，或送贖儀，或送賀禮也。

夜宴文姑娘、林姑娘。文姑娘來台灣傳教四十年，不日將歸去養老，不復來台灣矣，此種精神實令人感佩。並招蔡兩全¹夫婦爲陪，余與內人、猶龍、愛子共八人，席終共唱贊〔讚〕美歌，²九時歸去。

新三月十五日 舊二月十二日 火曜日 雨

夜半降雨，天氣驟變寒冷。

彰化李鍾淵來，謂十七日將與楊吉臣孫女蕙芬舉行結婚式，欲借用鳳冠襟〔蟒〕襖，辭以無是物，彼遂匆匆乘四時廿分之車歸去。

文、林二姑娘將往台中，余與猶龍俱出驛前送之。

- 1 蔡兩全：蔡兩全傳教師爲霧峰教會的傳教師，自一九二五年四月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亦即將離任。（霧峰基督長老教會，《霧峰基督長老教會設立七十週年紀念特刊》，霧峰：該會，一九八四年，頁十一）
- 2 贊美歌：讚美歌，爲基督教做禮拜時所唱的詩歌。

新三月十六日 舊二月十三日 水曜日 雨

聘一英人爲英語教授，猶龍曾有書與之約本日來霧峰，乃遣坤山接之，不意竟然不來。
吳清波來請展限前日民報社借猶龍之名義，向組合借金千円也，並言培火自二月廿一日處理報社事務，頗有就緒，午餐後往草屯。

新三月十七日 舊二月十四日 木曜日 雨

連日天氣陰寒，無事，擁爐讀《水滸》。

晚五弟婦金紗來，謂被長春所打，請余向五弟要求分業別居。余與內人共爲勸慰，適磐石亦來，夜同食潤餅。

新三月十八日 舊二月十五日 金曜日 陰

九時廿分車往台中，到大東會陳忻，聽其述子瑜財產將交大東會社爲之整理。余主張開重役會然後解決，子瑜頗有誤解云云。陳忻之意謂，若是可免開重役【會】如何？許之。適朝清亦至，言台灣銀行支店長岩間謂其要買土地否？若要，現有集集庄拔社埔田畑百五十九甲，價格十三萬圓。朝清囑陳忻調查，若可，則以我會社買收之。

十時到東華。午餐後子玉招余到濬哲¹處聽留聲機，適其饒林西陸²之將往廣東也，以瑞榮、德林、遂性³及一外國人姓藍等爲陪。余坐談片刻，則同遂性到中央書局⁴買書。二時半之車歸霧。

1 濬哲：張濬哲，大雅人，張江中長子，文學青年，感染肺病，二十多歲即過世。生前曾出資成立中央俱樂部（即後來中央書局），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成立，主要目標為設旅館、食堂，賣圖書學用品運動器材，進行學藝及社交集會及附帶事業，資本金四萬圓，張濬哲任代表董事，實際經營交由莊垂勝辦理。（《台灣會社銀行錄》，頁三四；《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頂厝篇，頁九五）

2 林西陸：台中豐原人，一九一九年與謝雪紅認識，當謝赴上海時，乃向「國民通訊社」推荐前往上海，謝托林伯庭（北斗人）子林仲梓回台時找到林西陸。林西陸到上海後因謝等人已去蘇聯，乃到廣東，於一九二六年參加「台灣革命青年同盟」，一九二七年中該組織為日本領事館破獲，林西陸幸運逃脫，乃到武漢，與在漢口的王萬得住一起，以後他回到上海，被日本上海領事館警察逮捕，被押回台灣。（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台北：自行出版，民國八十七年，頁一二九、一八五）

3

遂性：莊遂性，一八九七年生，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二日卒，為莊伊若弟，行四。因家境，十八、九歲時方考入大目降的糖業講習所，畢業後派在大日本製糖公司服務，後轉入霧峰林家為秘書，得其資助，於一九二一年入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一九二四年畢業，投入台灣民族運動，隨林獻堂赴各處演講，長於雄辯。以後得張濬哲之支持，除成立中央俱樂部外，也設立中央書局，成為全台中文書刊最豐富的書店，日文書也選擇一流書局的出版品，聲譽鶴起。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日本人對敢言的知識份子下手，九月二日被捕，前後四十多天，戰爭後期（一九四三）全家搬到萬斗六歸為農人。戰後他初任台中圖書館館長，以啟蒙文化為務，辦說話會、設閱覽室、教國語等。二二八事件發生，他加入「台中地區時局委員會」（三月二日成立），三月八日解散，他因此而被七十二師逮捕，幸得無事出獄。出獄後回萬斗六山莊經營「大同農場」，晚年受徐復觀教授的影響，對儒家思想著力研究。（林莊生，《懷樹又懷人》；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頁二七九～二八九）

4

中央書局：張濬哲等人創立，為當時最重要的中文書局，位在台中市寶町，中央書局經營並非容易，全靠文化協會人士的介紹，無法爭取到日本機關的生意，戰後不只是賣書也出版書，張深切《里程碑》等書即在此出版。（《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頂厝篇，頁九二～九五）

新三月十九日 舊二月十六日 土曜日 陰

帝糖事物(務)員久保來賸耕溪心埧新將許可之土地，及霧峰庄之田，所商條件能就緒，契約遂成立。

昨日接東京辯護士伊勢電報，催促拂込比律賓株金，乃其將電報往商之五弟，約此月末由阪(坂)本素魯哉轉寄，並告五弟婦請求別居，及被長春所打之事。據五弟所言與金紗所言大有差異，俗謂三廳官不能判人家內事，誠然。五弟留余晚餐，九時歸。

新三月二十日 舊二月十七日 日曜日 晴

平居來訪，謂其辭同業組合理事將近五月，近與太平庄林垂拱組織芭蕉會社，將販賣於天津，因恐與東華會社競爭，故先來疏通，此後方好提攜也。語尚未終，忽有帝糖事務員今仁外五人及婦孺六人來遊，平居遂匆匆辭去。今仁等午餐後歸去。

猶龍、愛子十二時五十分往台中迎其弟。三時半余亦往霧峰驛迎六姪、¹雲兒。

得中來商欲向大東信託借金，又另請余爲保證。向大東借金之事，余前日已告之陳斡矣，至於余爲保證一事，則仍力辭之。

以下缺

¹ 六姪：林陸龍，一九〇五年生，又寫成六姪、六龍、誕生，為林階堂長子，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法學部，因腦中風一九三五年過世。（《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頁四五—；《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頂厝篇，頁四六）

新五月九日 舊四月九日 月曜日 晴

本日命猶龍、坤山與台銀台中支店長交涉海外匯金及信用狀，皆定著，然後發表歐美漫遊。

新五月十二日 舊四月十二日 木曜日 陰

十時廿分之車發霧峰。

新五月十五日 舊四月十五日 日曜日

七時廿分發台北。

新五月十六日 舊四月十六日 月曜日 晴

舟抵廈門

新五月十七日 舊四月十七日 火曜日

舟抵汕頭

新五月十八日 舊四月十八日 水曜日 陰／雨

九時舟抵香港，省三、¹雨三、²樹階、維湘來至碼頭相迎，同到東京ホテル少憩，次到適廬午餐，次到永樂西街錦昌行³訪郭春秧。⁴維湘導余觀明園及築海未完之工事。夜受陳親家之宴，十時返宿東京ホテル。

三時、六時半訪台銀支店長高木鐵二。

郭春秧來旅館相訪。

1 省三：陳省三，即陳望曾，台南人，進士。歷任廣東勸業道、廣東布政使。民國成立後即隱居香港。陳望曾赴京考進士時據聞曾得霧峰林家之助，其第六女陳瓊碧嫁給林烈堂長子林垂拱為妻。（賴子清編，《台灣詩醇》，頁二八；《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頂厝篇，頁十一）

2 雨三：陳雨三，即陳望霖，陳省三之弟。其女陳瓊珍嫁給林垂拱為繼室，亦不幸早逝。（《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頂厝篇，頁十一）

3 錦昌行：郭春秧開設之茶行商號。（漢文版《台灣日日新報》，六八六四號，大正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4 郭春秧：原為閩籍華僑巨商，後入台籍，在南洋荷屬經營砂糖、食米致富，全盛時代有資本金一千餘萬盾，所創辦的河東公司在爪哇、泗水都設有工廠，香港、上海均設有事務所，並在台灣置有廣大的茶山，曾受荷蘭政府贈勳，後因南洋經營不景氣，營業日衰，負債甚鉅，遂由爪哇避居台灣，將公司交由其子維持，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宣告破產，公司交由爪哇國家銀行清算。郭本人在二月中旬病逝台灣。（《福建民國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七版）

新五月十九日 舊四月十九日 木曜日 陰／雨

命猶龍往台銀支店匯金，及往郵船會社購買船票，一等英金九十二鎊，二等六十鎊。十二時同猶龍往先施公司午餐，復歸ホテル。七時到郭春秧寓受其招待。十時陳省翁招余到其寓閒談，十二時返ホテル。

新五月二十日 舊四月二十日 金曜日 微雨

郵船會社事務員爲余注意，謂若欲蘇予士上陸，須要將護照請英國總督府簽字，方不受阻礙。本早囑旅館之人引余與猶龍同往總督府，據其辦護照係之人言，埃及已獨立，英總督不能簽字，須其自國領事方可。若彼國之領事僅倫敦有之，所言如是，不得已乃辭出。午後一時同猶龍登太平山，俯望香港全市，頗爲壯觀。夜又受省翁之招待。

新五月二十一日 舊四月二十一日 土曜日 晴

六時半起床，早餐後收拾行李。九時四十分發東京ホテル，省三、雨三、春秧、維湘、樹階皆送至碼頭，乘小汽船下鹿島丸，十一時發香港。余所居之船室三十九號，與海軍機關中佐花島孝一同室。晚餐後姊齒招余與猶龍打麻雀。¹

¹ 打麻雀：打麻將。

新五月二十二日 舊四月二十二日 日曜日 晴

舟漸南下，天氣甚熱。本朝時間已緩三十分。因熱之故，欲讀書寫字頗爲不易。

新五月二十三日 舊四月二十三日 月曜日 晴

演習。小艇乘客皆繫救命胴衣，立於一定之小艇處，萬一有事，方秩序不亂。

新五月二十四日 舊四月二十四日 火曜日 晴

由羅壽彭之介紹，會何榮華等南洋華僑（僑），聽其談論，頗有令人感心之處。

新五月二十五日 舊四月二十五日 水曜日 晴

本日會長井、富田、柴田、遠藤諸氏。

救命胴衣：きゅうめいどうい，救生衣。

新五月二十六日 舊四月二十六日 木曜日 陰

八時舟抵新嘉坡，南洋倉庫會社¹支配人矢田順一來舟中迎余。將欲上陸，有馬來巡查問余爲日本人乎？支那人乎？矢田告以日本，則放上陸。先到會社少憩，次訪台銀支配人宮島鐵二，次觀水源地，次到柔佛國【Johore】²觀回回寺，及歷代柔佛王之墓及植物園、議事堂。次到ホテル午餐，次新嘉坡之植物園，歸會社少憩。石煥長³來相會，次訪陳甲〔嘉〕庚、⁴林由義，次石煥長招余父子及郭松根⁵驅自働車環海岸。夜受矢田之招待於迎陽軒。十時矢田復送余父子歸舟。

1 南洋倉庫會社：成立於一九二〇年一月，主要辦理倉庫有關的一般業務，資本金五百萬，實繳一百二十五萬元，林獻堂任經理，支店設在スマラン、新嘉坡、スラバヤ。（《台灣會社銀行錄》，頁十六）

2 柔佛：Johore 在亞洲馬來半島南端，一八八五年與英訂約成爲英之保護國，面積一萬九千餘方公里，華僑約占一半，餘爲馬來人，隔柔佛海峽與新加坡相望，首府爲新山，一九六三年九月歸入馬來西亞聯邦。

3 石煥長：宜蘭人，一八九一年二月三日生，一九二二年畢業於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爲蔣渭水妻舅，其政治主張與蔣渭水頗同調。他在一九一九年加入新民會，回台後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任理事，並主講通俗衛生講習會。一九二三年一月與蔣渭水等向北署申請成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依治安警察法被禁止。治警事件時（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發生）石煥長被捕，判刑三個月。以後他赴新加坡開業。而後遷居上海，一九四九年後仍未回台。（《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四八、二六一、二六八、二八七、三二四、三二六；《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南瀛會名簿》，頁三）

4 陳甲庚：陳嘉庚，爲南洋僑領，著有《南僑回憶錄》一書，一生中在福建設立集美學校、廈門大學、華僑歷史博物館，

5

以經營橡膠為主。(吳澤，《華僑史研究論集》，頁三七〇—三八五；邱方坤，〈愛國華僑的光輝榜樣——陳嘉庚先生〉) 郭松根：一九二六年畢業於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後到中國及南洋各地遊歷，並在英領新加坡市 Victoria 醫院任職，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才辭職回台任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技手，研究熱帶醫學。一九三三年獲得京都大學博士學位，後渡巴黎留學，得到法國理學博士。一九四〇年赴滿洲國就任新京醫科大學教授。戰後組織長春台灣同鄉會，任會長，負責與聯和國救濟總署交涉，將在長春台人分五批送回台灣。(《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二四一；《滿洲人名辭典》，頁八一—三)

新五月二十七日 舊四月二十七日 金曜日 雨晴

六時半林由義來舟中相訪。七時舟發新嘉坡，乘客多數十黑人。

新五月二十八日 舊四月二十八日 土曜日 陰雨

十時舟抵彼南（檳榔嶼），余與猶龍、花島、遠藤同上陸，乘自働車觀極樂寺，次乘升山電車登至二千三百尺，大雨驟至，頗為涼快，然一無所見，遂即下山，比至山下而雨亦止。次觀蛇寺，次觀植物園，次到支那料理店午餐，然後歸舟。

八時舟發彼南。

新五月二十九日 舊四月二十九日 日曜日 晴

朝來浪稍大，舟微動搖。猶龍終日偃臥不能起。

新五月三十日 舊四月三十日 月曜日 陰

猶龍仍是朝餐不能食。

新五月三十一日 舊五月一日 火曜日 陰

風浪如昨，然略已習慣。猶龍能朝餐。飛魚入舟，日、英童子爭取之。

新六月一日 舊五月二日 水曜日 陰

昨夜半錫蘭島人死一男子。預定本晚舟抵古倫母【Colombo】¹。因風力稍強，是以遲緩。

1 古倫母 Colombo：可倫坡，即今斯里蘭卡 (Sri Lanka) 的首都。

新六月二日 舊五月三日 木曜日 陰雨

五時舟抵古倫母，七時英國警吏來驗護照，八時上陸。一行十八人分乘四台自働車，往坎第觀覽湖光古寺及植物園。余同車有一英國婦人謂腹餓，休憩途中待合所¹三十分間。

觀錫蘭王宮外之動物。

聞昨日以前，降雨三日，溪流汎濫，猶尙未退。六時半歸至古倫母，晚餐後散步市街，購寶石手指。²九時下鹿島丸，十二時發古倫母。

¹ 待合所：まちあいしよ，候車處。

² 手指：即戒指。

新六月三日 舊五月四日 金曜日 陰

風浪頗劇，舟甚動搖，早餐後稍覺頭眩。本日爲英王生日，晚餐後一等〔室〕十餘英人，另集一處飲酒高歌；二等室之英人，不知今日爲英王生日也。

新六月六日 舊五月七日 月曜日 晴

日、英女子二人，胸前各掛一紙盒，中貯薔薇花，向乘客求售。詢其故，始知歐洲〔洲〕大戰中，英皇后爲救恤傷兵之故，乃創此舉，將其所賣之金寄贈醫院或是受傷者。

新六月七日 舊五月八日 火曜日 晴

風力著日漸強，船頗動搖，浪花時濺入舟中，猶龍亦漸能習慣，行坐頗得自如。

新六月八日 舊五月九日 水曜日 風

十時餘正在休憩室觀書，英人打紙牌、日人打麻雀或下碁，忽然大浪驟至，船一傾側，几棹杯盤嘩喇一聲，盡皆倒地，然余亦無絲毫眩暈。

午後船經索哥德拉島，風浪始略減。夜聽宅氏彈ピヤノ【Piano】。

新六月九日 舊五月十日 木曜日 晴

天氣熱甚，舟中設海水浴池，英人男女共浴之，笑聲嘩然，水時濺入余之窗戶。本預定本日可抵亞丁，因印度洋爲風所阻，舟行遲緩，每日僅二百六十哩而已，乃遲延。

新六月十日 舊五月十一日 金曜日 晴

十時半舟抵亞典(丁)。午餐後與猶龍、花島同上陸，是處皆石山，無一欖樹木，其熱異常。乘自働車到水源地，其地在石山之中，鑿池蓄水，聞二、三年間常不降雨，是處用水之難，非親見不能知其實狀。熱風撲面，令人呼吸欲絕，其他並無可觀，遂急急返鹿島丸。六時半舟發亞丁。氣候熱甚，夜不寐。

新六月十一日 舊五月十二日 土曜日 晴

北風徐來，較昨日涼快。有鳥成群逐船而飛，時見一、二島嶼。夜來雖熱，比較昨日，略減些少。

新六月十二日 舊五月十三日 日曜日 晴

與猶龍聽花島談巴里狀況。

新六月十三日 舊五月十四日 月曜日 晴

十時演習，小艇乘客如前回，各繫救命胴衣，立於指定位置。次則演習救火。

天氣頗涼，乘客無一人入海水浴池。

新六月十四日 舊五月十五日 火曜日 晴

十時半舟過西奈山，是山為摩西受十戒（誠）之所，余正觀書，遂忘出觀。

五時舟抵蘇夷士，待檢疫驗護照，七時廿分始乘小艇上陸。八時乘自働車往該羅¹【Cairo】，經九十五哩之沙漠，月明如晝，風力甚強，塵沙拍面，寒氣逼人。一行三十七人分乘自働車八臺，途中車屢故障屢停，十二時餘始抵該羅，宿於大陸ホテル。

1 該羅：即埃及首都開羅 Cairo。

新六月十五日 舊五月十六日 水曜日 晴

五時半起床，六時半早餐畢出發，先觀金字塔，換乘駱駝，共攝影為紀念。次古時該羅之遺趾，次謨罕默德阿里所建之寺及其墓，次觀博物院。十時四十分抵停車場，乘十一時之車往坡西土。午經沙漠，熱氣逼人，午後三時抵坡西土，少憩於日本人商店，遂即下鹿島丸。八時發坡西土。

該羅建都於三面沙漠之中。

婦人俱帶面紗。

新六月十六日 舊五月十七日 木曜日 晴

身體疲倦異常，本日天氣頗涼，俱換春服。

昨日在坡西土接景仁之信二封，請余先往瑞西【SWISS】遊，因是處廿六、廿七兩日有祭典，頗為盛會也。本日始復無線電報，告以欲先往巴里。

新六月十七日 舊五月十八日 金曜日 晴

七時舟經克里特島，是島之長有百四十哩，戰前屬土耳其，現屬希臘。其最高之峰有八千尺，積雪猶未消盡，原爲土耳其領土，大戰後屬於希臘。

新六月十八日 舊五月十九日 土曜日 陰

午後四時舟抵意大利半島南端之レジラ，左爲シシリ（西西里）島。島之直徑八哩，其最高峰三千呎，黑煙濛濛，不斷噴出，而出煙口之旁猶帶雪未消，實爲奇觀。

新六月十九日 舊五月二十日 日曜日 晴

五時舟停奈波里【Napoli】。六時半與猶龍、花島同上陸散步一時半，家屋建築亦頗壯麗，惟街道皆鋪石塊，行以鐵輪之馬車，其聲隆隆震耳。遠望火山黑煙衝霄，二千年前噴火，邦諱古城【Pompei】爲之埋沒。八時半舟發奈波里。

晚過科西嘉島【Corse】、撒地尼亞島【Sardaigne】之海峽，一爲拿破倫【Napoleon】出生之地，一爲加里波的【Garibaldi】出生之地，令人感慨繫之。

1 邦諱古城：即龐貝古城 Pompei，義大利古城，西元七十九年被維蘇威 Vesuvius 火山噴火所埋沒。

新六月二十日 舊五月二十一日 月曜日 晴

夜來風力漸強，曉更劇，船頗動搖，略覺頭眩。

七時接景仁來電，謂不能到馬耳塞相接，經託旅館之人來招待云。自香港帶來五百円之現金，至本日尙剩三十円，景仁既不能來，萬一攀龍亦不來，將如之何，因是大起焦慮，屢與猶龍商量，亦別無良法，俟上陸後再作打算也。七時抵馬耳塞，因防波堤甚長，入口頗狹。八時舟傍岸壁，攀龍來迎，父子兄弟相見，喜甚至於淚下。八時半上陸，宿於奴愛伊旅館。十時父子三人同散步街上，有人來問看活動寫真乎？又有少女來問要乎？此處之風俗甚似上海。

新六月二十一日 舊五月二十二日 火曜日 快晴 七十餘度

八時與攀、猶再下鹿島丸，向事務長甲斐交涉將台銀之爲替匯金單一千百六十餘円，對其交換日本金，雖損四十餘円，尤以爲幸。次到トマスクク【Thomas Cook】會社，買今晚往巴黎之車票，次乘自働車環遊市街，次觀馬爾塞守護聖母寺。午餐後返旅館少憩，七時五分乘最大急行火車發馬爾塞向巴黎。

本日爲一年中最長之日，至九時五十五分始不見日影。因日長之故，欲節儉時間，是以進前一點鐘（鐘），東京與倫敦本差八時，今則差九時矣。

新六月二十二日 舊五月二十三日 水曜日 晴 六十餘度

抵巴里

三時五十分則見東方已白，四時天已大亮，八時十五分到巴里。停車，頭先至花山旅館安頓行李，次則出遊市街，觀凱旋門【L'Arc de Triomphe】戰死者之墓，次觀議會前之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次乘地下電車至中國料理萬花酒樓午餐，復歸旅館少憩。四時再出散步，七時在咖啡店晚餐，八時往巴里第一之歌劇場觀劇，因不穿相當禮服，門者不許，由已買之一等卷（券）換作二等卷（券），十一時餘返旅館。

新六月二十三日 舊五月二十四日 木曜日 陰 六十五度

九時訪柏壽，¹坐談約一時間，彼則導余父子出遊，又受其招待午餐，二時返旅館少憩。四時五十分往觀大宮【Grand Palais】之美術展覽會，六時三十分返旅館。七時柏壽來，同晚餐後觀紅水車（紅磨坊）【Moulin Rouge】歌舞劇，十二時餘返旅館。

新六月二十四日 舊五月二十五日 金曜日 微雨

三時半腹痛，服胃藥及止痛之藥。四時餘下大便一次，腹痛稍輕。八時復下一次，口渴惡寒，體溫三十八度五分，本決定今朝十時往倫敦，因是不得不延期，恐柏壽往驛前見送，²乃命攀、猶往告之，既而柏壽亦同來。十一時命旅館之人請醫者來診察，彼謂感冒，開一處方。午後五時餘柏壽又來。晚景仁來自和蘭【Holland】，同宿於此。晚熱已退盡。

1 林柏壽：板橋人，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生，一九一〇年一月到東京求學，一九一三年回台，翌年又赴中國學中文、英語，一九一八年回台任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監事，一九二二年九月任林本源柏記產業株式會社董事社長，一九二四年赴英入倫敦大學專攻經濟，一九二六年八月轉到法國學法律，餘暇到瑞士、義大利、德國等歐洲名勝，再經由美國回台。林獻堂與林柏壽在一九〇八年因南北縱貫鐵路修成，舉行鐵道全通祝賀式時見第一次面，以後同化會和創設台中中學一事兩林都曾盡力。（《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六二；《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年譜、遺著、追思錄》，總頁四八三）

2 見送：みおくり，送別。

新六月二十五日 舊五月二十六日 土曜日 陰

八時餘起床，昨一晝夜頗得熟睡，今日稍覺輕快。景仁來坐談一時餘並告辭，彼與其岳母¹今晚將返瑞西。夜柏壽九時餘又來看余，坐談二時餘，並約明午往其寓午餐。

新六月二十六日 舊五月二十七日 日曜日 雨 六十五度

終朝細雨或斷或續，頗覺寒冷。十時訪花島孝一不遇，因時間尚早，到高塔前看美術館。十一時四十分到柏壽寓，受其夫妻之親切，以台灣料理相饗，余與攀、猶俱飽餐一頓，二時返旅館休息。晚招柏壽同觀虎女歌舞劇。

1 岳母：即南洋蘇門答臘橡膠王張煜南（原籍廣東潮州）之妻。

新六月二十七日 舊五月二十八日 月曜日 晴雨

到倫敦

十時父子三人發巴里，柏壽來驛前相送。午後一時廿分抵加禮【Calais】海峽，換乘汽船，未下船時，法政府派人檢驗護照。二時出發，三時廿分抵英國多維【Dover】港，上陸時比之法國則甚詳細。三時五十分乘汽車出發，過十個墜（隧）道，車中所能望及之土地，有耕作者，不過十之一耳，其餘皆為種樹牧畜，草本蒼翠欲滴，細雨或斷或續。五時五十分抵域多利亞【Victoria】停車場，換乘自働車到辯護士披野遜之家，父子三人同寓於是。

新六月二十八日 舊五月二十九日 火曜日 雨 六十二度

每日朝餐八時，晚餐七時半。細雨霏霏，寒氣襲人。十時同攀、猶訪台銀支店長永田與氏，坐談五十分，並示以信用狀，彼頗表示好意。次則往寫真，如欲滞在英國二個月以上者，須向警察報明並夾寫真。午後閒行鬧熱市街，購買外套、帽、傘諸用品，五時仍乘地下電車歸寓。

新六月二十九日 舊六月二日 水曜日 雨／日蝕 六十度

九時命攀、猶寫信寄諸親友。十一時同乘地下電車，往中國料理杏花樓午餐，一時廿分到活動寫真館，四時歸寓。

本朝六時據天文台所測，謂當日蝕，然此回之蝕，係當全蝕，不留一分，似此全蝕，此後則在一九九九年方再出現。倫敦之人好奇之心特盛，聞有十萬人出居海濱，專待觀看，甚至有開跳舞會以達旦，無如天公不許其如此行樂，自夜半則細雨濛濛，¹雲霾蔽空，使其一無所見。

¹ 朦朧：又寫成朦朧，小雨也。

新六月三十日 舊六月二日 木曜日 雨／晴

保羅寺

本日及昨日所發之信，共有四十餘通。

九時五十分同攀、猶往警察署報寄留。次觀保羅寺【St. Paul's Cathedral】、寺前有域多利亞【Victoria】女皇之石像，爲其即位六十年之記念，寺之後半正在修繕中，登三百六十六級之高塔望倫敦市，次觀海多博克公園【Hyde Park】，五時歸寓。

惠靈吞【Wellington】、聿爾遜【Horatio Nelson】之墓俱在保羅寺中。

新七月一日 舊六月三日 金曜日 雨

猶龍身體不豫，余亦欲養靜一天，故不出門。攀龍冒雨往其舊厝主處，看有無台灣寄來之信，得五弟祝安著之電及在埃及金字塔前之寫真。午後猶龍發熱三十九度餘，服アスピリン【Aspirin 阿司匹靈】，至晚熱稍退。晚餐後同攀龍出散步，至議會坵，冷風刮耳微痛，遂即歸寓，已過十時矣。

新七月二日 舊六月四日 土曜日 陰

猶龍之熱依然不能盡退，又兼喉痛，大便不通，乃囑女主人請醫者來診察。巴里之醫生不用聽診器，以耳朵覆背為聽診；倫敦醫生亦無聽診器，並不用耳朵聽診，僅詳問病狀及一視咽喉而已。十一時同攀龍往猶太人所經營大料理店午餐。

新七月三日 舊六月五日 日曜日 晴

本朝為日曜，朝餐九時三十分，比常時遲一時十五分。主人之朝餐十時，午餐一時十五分，飲茶五時，晚餐八時三十分，比常時各遲一時。

猶龍今早熱始退盡，心為之少安。

十時半同攀龍往組合教會看禮拜。

新七月四日 舊六月六日 月曜日 陰

攀龍因牛津大學自六月起休業，本日往從個人教授，每週以月、水、金¹三日，朝九時起至十時。

十一時與攀龍在途次遇著台南長老教會文姑娘，倫敦之大，不意竟能相會，彼此皆甚歡喜。約余今晚再會其友人家，因猶龍病未全愈，辭以另日。她於明日亦將訪問其兄不在，遂約十六日以後再相見也。

新七月五日 舊六月七日 火曜日 陰／雨

同攀龍往攝政公園【Regent's Park】，觀域多利亞女王之夫之銅像，歸途遇雨。

新七月六日 舊六月八日 水曜日 陰

猶龍病已全愈，十時半同余與攀龍散步於乾新頓【Kensington Gardens】及海多博克兩公園有鳥之墓以紀念詩人也，百花正滿開之時。

¹ 月、水、金：即星期一、三、五。

新七月七日 舊六月九日 木曜日 雨／晴

九時半往日本大使館¹會功力千俊，託其紹介參觀議會。十二時在探花酒樓午餐，二時觀活動寫真，中有一齣係三日前埃及王來朝，英王出迎，觀者如堵，聞今晚將受英王之招待云。

新七月八日 舊六月十日 金曜日 陰

議院旁聽

得大使館之介紹，本日十一時同攀、猶往眾議院旁聽，院前有克林威爾【Oliver Cromwell】之銅像，院有三高塔，兩方一圓，圓塔上有一大時鐘，其長針長約十六呎，重約二百鎊，外觀頗為雄大。其議事堂甚小，其議員計有六百四十六人，本日出席者不過三十人，聞有四十人便得開會。出席中有女議員一人，傍聽者亦婦人為多。有一議員正在演說印度經濟，余等聽三十分，其演說尙未了，余等遂出。午餐後往定作衣服，五時歸寓。夜餐後同攀、猶散步於倫敦最高地點之坵上。

¹ 日本大使館：時任日本駐英國特命全權大使為松井慶四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至一九二八年四月）。

新七月九日 舊六月十一日 土曜日 雨／晴

觀美術館

九時半同攀、猶往觀美術館，中分二十六室，如英、和蘭、意大利、西班牙、獨逸【Deutschland】，各國名人之畫多集於此，然其畫多宗教事跡。

新七月十日 舊六月十二日 日曜日 快晴

愛爾蘭副首相被暗殺

自到倫敦已兩週間矣，未曾有一天自朝至暮皆見日光，有之，惟今天而已。

午後三時半同攀、猶受攀龍舊厝主施氏之招待，飲茶閒談頗久；七時往海多博克公園散步，今日氣候甚好，又是日曜日，遊人數萬，亦有十數處講演及奏軍樂。九時半到杏花樓晚餐，遇土肥氏。

1 獨逸：Deutschland，即德國。

新七月十一日 舊六月十三日 月曜日 大雷雨

歐人有一種迷信，謂耶穌今日將復降臨。新聞紙亦大書其事，豈意耶穌不降臨，反遭雷雨來警戒英人！聞家屋有被損害，小孩溺死一人，街路水漲數寸，地下電車停駛數十分間。六時雨霽，七時同攀、猶受撻氏之招待，得其夫妻、母女之親切。晚餐後，同乘自働車觀覽景色，然後送余歸寓。

新七月十二日 舊六月十四日 火曜日 陰 六十四度

昨日用八時間，今日用五時間，讀台灣寄來二十日分之新聞紙。

午後三時吳牧師來訪；四時半同攀、猶往綠公園【Green Park】散步及觀皇居，七時始歸。

新七月十三日 舊六月十五日 水曜日 陰 六十度

十一時往試穿洋服。

七時與攀龍舊曆主約晚餐，八時一同往劇場觀演《沙漠之歌》一齣，十二時歸。

新七月十四日 舊六月十六日 木曜日 雨 五十五度

十時長老教傳道局女理事鐘氏來訪，氏年近七十，體格仍是健康，曾一度往台灣。文姑娘初到倫敦，亦住在其家，今次來訪因梅牧師¹之紹介也，約余父子後禮拜金曜日往其家飲茶。

終日降雨，溫度驟下，甚為寒冷，盡日不出門。

晚披野遜氏談訴訟事件，頗為有趣，又言明日若降雨，必連續四十天，此為一種傳說，然亦嘗有驗也。

¹ 梅牧師：應為梅監霧 (The Rev. Campbell N. Moody, D. D.)。一八六六年生於蘇格蘭，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與蘭大衛醫生 (Dr. Landsborough)、康德烈牧師 (Rev. A. B. Nielson) 在安平上岸，開始其傳教生活，足跡以台中、彰化一帶為多，一九〇八年因妻病辭職，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再來彰化傳教，翌年十一月妻過世，葬於彰化。一九二四年得熱病而與再娶之妻回 Glasgow。(《信仰偉人傳》，頁一一九—一二四)

新七月十五日 舊六月十七日 金曜日 晴

王家植物園 維也納暴動

十一時餘同兩兒出用午餐，即往觀王家植物園。在倫敦郊外，景色頗佳，薔薇花或正將殘或正盛開，色色多有，香風拍鼻，殊為可人；溫室中熱帶植物頗多，蓮花亦正開放。次觀貯各種木材之室，次觀域多利亞女皇休憩所及餐室。出園後則往體姆士河【The River Thames】邊，有高陵眺望之所如小公園，是處有插禁牌，是他處公園之所無者，曰公眾道德，不可推孩車入內、不可帶犬入內、不可踐踏草埔、不可飼雀等等。余乃沿河畔行里許方歸。

新七月十六日 舊六月十八日 土曜日 陰

交換所

十時半往觀銀行手形¹ 交換（取引）所，所前有建一戰爭紀念碑。余等正商量欲入去與否，忽來一人極表親切，導入觀覽，一一說明壁上之畫圖，其建築如寺院，中立域多利亞女皇之石像。午後四時銀行諸關係者方集合於此，將本日收各銀行之手形互相對抵交換。次觀倫敦橋，立在橋上望體姆士河。十二時半往杏花樓午餐，二時餘歸寓。

¹ 手形：てかた，票據。

新七月十七日 舊六月十九日 日曜日 陰 六十一度

樓倒

午後二時半同攀、猶步行至攝政公園，有帝國產業協會之人初作講演，聽者僅十數人。又步行至ビク街，觀昨日新聞所載無端家屋之倒塌，死者二人，傷者十數人，是處人眾頗多，警察正阻擋不許閒人逼近。其家屋爲磚壁之四層樓，其原因調查尙未明確，其兩旁比接俱是五層樓，皆依然無恙。六時半觀活動寫真，僅一齣而已，一日開演兩回，聞已開演八個月矣。其中所演自耶蘇降生至釘十字架，頗能動人。十時歸寓（齣名曰ベンハ）。¹

¹ ベンハ：賓漢。

新七月十八日 舊六月二十日 月曜日 快晴

遊泰晤士河¹ ステインズ 本日為止計開千五百十元

同攀、猶十一時三十分發滑鐵爐驛【Waterloo Station】、往遊體姆士上游之ステイン。是處離倫敦約二十哩餘，四十五分鐘即至，先到旅館午餐，然後泛舟河中。猶龍運槳、攀龍掌舵（舵），逆流而上，兩岸樹木蒼翠，又有樓台花卉點綴其間，白鳥將雛自來自去，清風徐動，水波不興，猶龍帶有寫真機，乃攝影爲此日清遊之紀念。又上陸散步街上，五時十五分歸至倫敦，同爲剪髮，然後歸寓。自到倫敦二十二日，計開一、五一〇【円】。

新七月十九日 舊六月二十一日 火曜日 晴

台銀領金百鎊

十時半同攀、猶往台銀支店領金一百鎊，並會支店長永田與氏，坐談片刻。午餐後往觀活動寫真，五時餘散步於海多博刻公園，六時餘歸寓。

1 泰晤士河：即前稱體姆士河。

新七月二十日 舊六月二十二日 水曜日 陰雨

十一時往ハロズ【Harods】商店試穿洋服，午餐後即歸寓。五時攀、猶受宇川氏之招，同赴付屬中學出身者之會於日本人俱樂部。晚餐後余獨出散步，微雨忽至，僅數十分間而還。

新七月二十一日 舊六月二十三日 木曜日 陰

十時半同往觀美術展覽會，其中好者頗多，日本人亦有出品，東鄉大將¹之像及劉夫人之小肖影，雜此兩點之東洋色彩。

1 東鄉大將：即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

新七月二十二日 舊六月二十四日 金曜日 陰

肖像館

十時半同往觀國立肖像館，所畫之像皆古來有關係國家社會之人，如政治家、科學家、詩人、小說家、皇室等等，網羅迨（殆）盡。

午後四時同赴長老教會傳道局理事鐘夫人之茶會，余父子三人外之牧師、姑娘計十六、七人，其中能通台語者五人，則文姑娘、威牧師夫婦以外二位姑娘。後又來一汕頭人姓翁，在此爲商，雜談一時餘，頗爲暢快，翁氏又同來余寓坐片刻。

新七月二十三日 舊六月二十五日 土曜日 晴／陰

動物園

十時半同往觀動物園，其中猿類、鸚鵡類多所未見，又有昆蟲類蝶、蟻、蜚郎、蜈、螺、蚌、蝸種種，其他如麒麟、犀牛皆所罕見之物，其最奇者莫如獅虎同室，兩者俱是猛獸，竟能和睦。因時已過午，不及觀水族類。

新七月二十四日 舊六月二十六日 日曜日 晴／陰

ハ口坵 海多公園

午餐後同往ハ口（坵）訪攀龍初來倫敦所居之厝主ウエシユン氏，今年七十一，其後妻亦五十餘，頗受其親切，請余等飲茶坐談一時餘，散步於ハ口坵上。最高處有一基督教堂，四邊有墓，其一墓特別繞以鐵欄，係有一詩人小時常坐上看週圍風景，及長時復至此追憶其小時之景狀，作一首詩，其詩亦用石刻立於此墓傍。教堂稍低處有一學校，亦以ハ口爲名，其學生皆載（戴）高帽穿燕尾服，此學校若畢業，多入劍橋大學云。

次到海多公園，逢日曜之下午，男女來遊者不下數萬人，有十數處講演，有講宗【教】、有談政治，有印度人豎三色旗堂堂攻擊英政府在印度之虐政，亦有質問印度兵隊何以不叛亂？他答以軍官爲英人，又平時教之以忠義，故不易亂，雖然勿謂兵隊則是政治之好，但總有叛亂之一日。又有兩處豎紅旗講社會主義，獨此週圍有警察數人在焉。茲記其數點：一、不知議會所議何事，不如我在此與諸兄弟之暢談；二、現首相與諸大臣僅可作傳人種之具耳，一無能爲；三、現時社會爲經濟之不均衡，以致近來少女墜（墮）落其中有十之八焉，若使經濟均衡，則可救此八割¹之少女；四、支那國民爲愛平和之國民，近爲處理其自國之事，而政府竟出兵二萬，月費九十万鎊，不知其爲何事，所保護何人？不外作資本家之走狗耳。細雨濛濛，約降十分間，談者不止，而聽者亦不去，然十餘處之講演，唯兩處紅旗與紅青白

之三色旗聽者最多。

1 八割：はちわり，八成。

新七月二十五日 舊六月二十七日 月曜日 快晴

十時半父子三人步行登海盼之坵上，遙望一帶。次入觀基督教寺，然後下坵，乘地下電車往牛津街午餐。次觀活動寫真。四時餘散步於希加澤利街，此街本月初著手修繕街道。自來修繕未曾受王之裁可，唯此街道欲修繕，須交通杜絕，所有之車馬概經王居之傍通過，故必王之裁可也。失業之勞動者數千人聞此街道欲修繕，俱來候有工可作否，貯（佇）立終日竟無可得，實堪同情。

新七月二十六日 舊六月二十八日 火曜日 陰

威士敏斯達【Westminster】

十時半同往觀威士敏斯達寺【Westminster Abbey】，其中一部分之舊建築係自十一世紀之物，有亨利七世、喬治二世、克林威爾等之墓及克蘭斯頓等之石像，有即位式之椅，亨利七世之世【禮】拜堂、詩人之像及其墓，令人生無限之觀感，外國人亦有數百人參觀。

新七月二十七日 舊六月二十九日 水曜日 雨

博物館

十一時同往博物館，僅觀圖書及石刻而已，有域多利亞女皇四歲之書、路得馬丁之信、聿爾遜之左手畫之海戰圖、法皇許可英王ヂオン【John】奉獻愛蘭之詔。其中有中國書籍十餘種，又手抄莊子逍遙遊之手券及抄寫《論語》，其字畫頗秀硬可喜，惜其人名卷在下方，不可得見。據其說明書云，是紀元七百年之人所寫，或云爲唐朝人所寫。石刻多係埃及、希臘、羅馬之物爲多，其中僅識一蘇格拉底之像而已。

新七月二十八日 舊六月三十日 木曜日 雨 六十五度

動物園

十時同攀、猶、ダイオンネル往觀動【物】園，先觀爬蟲類，有蛇數十種，多所未曾見，有大蛇正在脫壳。次觀魚類，有透明體之魚，有能發電光之鰻，有嘴長如鶴，有身斑（斑）如虎，多不識其名。在園午餐後，又觀鳥類、貓類、海狗等等。三時起放象與駱駝與小兒騎乘，每人二辨士【pence】，ダイオン亦不敢要求一乘。三時觀類人猿酒茶，適大雨驟至，衣服盡溼，帽檐之水如傾盆，四人因是而相失，後尋覓始得，乃同歸寓。

新七月二十九日 舊七月一日 金曜日 陰 六十六度

泰晤士河

十時半同往觀小公園，次沿體姆士河邊閒行，次登滑鐵爐橋望議院。域多利亞之長堤中，有埃及所贈之方尖碑，碑之對面有白耳義¹【Belgium】人戰爭中來避難，受英人之好款待，立一銅像以表感謝之意。次到倫敦有名之料理店午餐，每人各食一碗湯、一盤肉、一果子，共費一鎊一志²，自來此未曾嘗此最貴之料理也。

1 白耳義：Belgium，即今比利時。

2 一鎊一志：一九七一年前一鎊為二十先令、二百四十便士，一九七一年後改為十進位。志為志令（shilling）的略譯。

新七月三十日 舊七月二日 土曜日 雨

布來屯

九時半翁氏來招余父子三人往遊布來頓【Brighton】海岸，四人而外又一白耳義人，共乘自働車。未出倫敦，猶龍頭眩欲嘔，他一人返寓。至布來頓已十二時，途經克壘頓飛行場。是處倫敦、巴里間定時乘客之往來也，聞自本日起。飛機中亦設有食堂及給事。二人云布來屯之風景頗佳，遊人亦夥，余散步數十分，同到阿藍得爾之丘上，欲在草埔飲茶，細雨繼至，乃在車中烹茶共飲，一望雨景。四時半經金士吞【Kingston】而返倫敦，途中草樹蒼蒼，實能悅目。七時半抵寓，猶龍身體已全快¹矣。

1 全快：ぜんかい，全癒。

新七月三十一日 舊七月三日 日曜日 晴

里士滿

午後同遊倫敦市外里士滿【Richmond】公園，園在泰晤士河河畔，風景絕佳，園甚廣大，有鹿千五百餘，余等繞行園之十分四，已費去一時餘之工夫，乃少憩道傍，遠觀景色，近看士女如雲，來此公園散步。六時歸市，晚餐後，往亥德公園聽講演及觀草地上男女之娛樂，十時餘歸寓。

新八月一日 舊七月四日 月曜日 雨

銀行休業日

八月之禮拜一稱作銀行休業日，其實是全國商工界休業之節日，春夏秋冬各有一日。余寓之北有罕普斯忒之坵【Hampstead Heath】，亦是一公園。據昨日之新聞，謂本日於此坵上，約有二十萬人來此歡樂，豈意本日自早朝降雨，終日不息。余等午餐後看活動寫真，四時餘到罕普斯忒公園一觀鬧熱。園中設備種種遊戲，打秋遷（鞦韆）、騎木馬、擲椰子、拋辨士，細雨濛濛，遊人因之大減，雖無二十萬，亦有數萬人。婦人多帶皮領而不執雨傘，男女俱在雨中行樂，將如茵之草色變為泥濘沒履，余僅略一觀則歸寓。攀龍忽思食日本料理，乃冒雨同到常越日本旅館晚餐。

新八月二日 舊七月五日 火曜日 快情〔晴〕

皇家自働車俱樂部 往台銀領金百鎊

本日之天氣若與昨日對換，不知倫敦之娛樂場所增加幾百萬人也。十時半往台銀支店領金百鎊，午後同散步於亥德公園。五時猶龍往訪茂木惣兵衛，余與攀龍歸寓。未幾接猶龍之電話，謂茂木欲請余及攀龍同晚餐支那料理，余等如約而往，茂木夫婦與猶龍已先在焉。茂木之父本爲千萬長者，¹ 因戰後不景氣所影響，以致破產，現茂木來此留學之學費，係其父之戚友所補助也。晚餐後又導余父子往其所入之俱樂部，其俱樂部之名曰皇家自働車俱樂部，² 以英王爲名譽總裁，當時欲以獎勵自働車也，故會員有〔自〕働車者始得入會，後來合併數個俱樂部，故雖無自働車者亦得入會。現會員有萬七八千人，如有新欲加入者，須舊會員二名爲紹介，揭載於一定場所，經一週間無人反對，始得入會。其中之設備甚周到，有水泳場、³ 擊劍場、王〔玉〕突⁴ 場、圖書館、食堂、宿舍、銀行、郵局、保險會員之調停所，市外又有ゴルフ之場。會員之會費一個十鎊，由會員選舉委員，由委員互選委員長，內分議決機關與執行機關，甚有秩序。

1 長者：ちようしゃ，富豪。

2 自働車：じどうしゃ，汽車。

3 水泳場：すいえいは、游泳池。
4 玉突：たまつき，撞球。

新八月三日 舊七月六日 水曜日 快情〔晴〕

十時半同率ダイオンネル出遊，先至一商店修理ダイオン之船，他見其他玩具，戀戀不捨，本欲買一二三円之價值之物與之，觀其定價甚貴，一機關車定價五幾尼，¹若及鐵道客車，合計非百円以【上】不可，其他之物不甚好，亦要在五、六円以上，ダイオン雖愛亦不敢要求。及出店門，面頗有不悅之色，攀龍謂不買與以玩具故不悅也。及至公園，猶龍問其何故不悅，他始言修理船之工資一志半須自己負擔，猶龍言此些少之事，我爲汝還也，乃復手舞足蹈，如出門時之歡喜也。午餐後同往觀劇，五時餘歸寓。

1 幾尼：Guinea 英國往年之金幣，一六六三年以 Guinea 產之金鑄成，最後於一八一三年發行，是英國舊幣制的二十一先令，用於醫師、律師等的酬勞金或圖畫、馬、地坪的價格。

新八月四日 舊七月七日 木曜日 快晴

本日は英國對德國宣戰滿十三年之紀念日，白宮街有豎立戰死者之墓碑，官民多數行參拜禮，獻不少之花環。其中有德國人亦獻以花環，用德文寫「贈英國的朋友」，其用意何居，令人作種種之億（臆）測。

十時半同遊攝政公園，父子協議九月中將遊德國、丁抹【Denmark】、¹和蘭、白耳義之順序。午餐後歸寓少憩。

1 丁抹：Denmark，即丹麥。

新八月五日 舊七月八日 金曜日 晴 朝六十六度／午七十度

博物館

十時同觀博物館，途中換車與猶龍相失，幸彼能尋到博物館相會。本日所觀閱書室，藏書有八萬五千部，可容六百人，屬於博物館之書籍計有五百萬部。次觀希臘、羅馬之磁器、埃及之木乃伊、南非洲（洲）、墨西哥種種之器具，中國之古物不甚多，惟阿片煙具則藏置一箱滿滿。

午後四時同受勝姑娘之招待飲茶。

新八月六日 舊七月九日 土曜日 雨／快晴

ハムトンコト王宮

十時半同往李士滿乘小汽船，溯泰姆士河而上，至ハムトンコト觀舊王宮。此宮之始建者爲大主教，將作彼之居住，後被亨利八世所沒收，他又再增築，其庭園之幽雅，實爲倫敦第一。其王所居之房盡掛油畫，如一美術館，有時鍾（鐘），表面分爲二十四時，有葡萄，大可合抱，已有百六十餘年。有一迷路，人入之欲尋出路，實不容易。其宮之建造皆爲練（煉）瓦，亦不甚華麗，余等遊約兩時方歸倫敦。

新八月七日 舊七月十日 日曜日 雨／晴

午後三時半同到バタシ公園，園在泰姆士河畔，風景亦頗好。余等散步數十分間，又往牛津街晚餐，並看跳舞。自來料理之高價，此實爲最，三人計費二鎊。十時半歸寓。

新八月八日 舊七月十一日 月曜日 雨／快晴

域多利亞博物館

十時半同到展覽會街觀域多利亞博物館，其中陳列有古物，亦有近代物，有乾隆君在圓明園所坐之寶座及花瓶，彫刻甚精美，次拉飛爾¹ [Raphael] 之畫，原爲十幅，因白耳義欲織以贈法王，請拉飛爾爲之先作畫本，不知何故失去三幅，今存七幅，而以織就三幅補之。新聞載昨夜倒壞六層樓一所，因是夜間，故不傷人。未及一月，聞已倒壞二處，倫敦之建築物大靠不住。

¹ 拉飛爾：Raphael，義大利畫家。

新八月九日 舊七月十二日 火曜日 雨／晴

十時五十分同往觀美術館。本朝新聞有揭載，社會主義者午後二時將在亥德公園示威行列，余亦往觀，不見動靜。二時半乃同往觀活動寫真，六時歸寓。

密昔斯白好氏本早向余父子告別，他夫婦移出，居住他處。

新八月十日 舊七月十三日 水曜日 雨／晴

十一時同出午餐，於日本人所經營之常越旅館，遇村上、高橋，因猶龍將治療蝸（齧）齒，二時餘歸寓。

本早新聞載，女議員因議院夏休，仍返其舊日舞台，作彼女優¹生活。

1 女優：即女俳優（はいゆう），女演員或女明星。

新八月十一日 舊七月十四日 木曜日 陰

動物、礦物標本博物館

十時半同往觀動物礦物標本博物館，陳列極豐富。其中有樹化石者，若骨化石則常見之，樹化石則今爲初次，直徑二尺餘，其花紋有十餘色，真罕見之物，謂來自美洲也。在館中餐後，往觀皇太子館歌舞劇，六時歸寓。

新聞載，昨夜十一時有一萬人之社會主義者在美國大使館前示威運動，美國有一社會主義者，七年前曾犯殺人罪逃亡，月前被拿，判決死刑，今朝將在美國執行。美國社會主義者示威運動要求死刑執行停止，故英國亦爲響應，聞已決定延期十二日，未知此後作何處置。

新八月十二日 舊七月十五日 金曜日 雨

地下電車 愛爾蘭

十一時半同往常盤旅館，午餐遇田中。攀龍、猶龍欲理髮，余一人歸寓。攀龍告余，五月有一料理店之給事¹殺一婦人，以皮箱貯之寄於驛內，犯人被捕判決死刑，今朝執行。余因思其事，遂致在地下電車應當下車之處而誤之，頗為驚愕，後復換車，尋至原驛，方得歸寓。

愛爾蘭共和黨本為獨立運動之急進派，自本年議會改選，其黨員被選為議員四十三人，未嘗一次出席。凡議會開會，議員必宣誓服從大英帝國皇帝之命令，共和黨全員昨日始到議會宣誓。

新八月十三日 舊七月十六日 土曜日 雨

往台銀領金百鎊，午餐後復觀肖像美術館，二時半觀歌舞劇，六時歸寓。晚餐後，三人復出散步，經活動寫真館之前，乃看活動寫真，十時半歸寓。

¹ 給事：或寫為給仕きゆうじ，侍者。

新八月十四日 舊七月十七日 日曜日 雨

九時廿分三人往觀東部。

新八月十五日 舊七月十八日 月曜日 雨

マンチエスタ【Manchester】曼徹斯特 人口七十餘万 第五

本日起預定旬日將遊英蘭北部及蘇格蘭等處。父子三人十時廿五分由倫敦出發，午後二時卅分至マンチエスタ，先到ミッドラントホテル安頓行李，余與猶龍同居一室（一五八）。余往便所，¹忘其番號，後乃尋得，此為余來英國之第二次失敗。四時同出遊市上，此處之建築物以市廳、取引所、²美術館為最，市廳之高塔二百三十尺以上，取引所可容萬人以上。此處為紡織業之中心點，煤煙濛濛，所有之建築物俱變黑色。余等先遊美術館，次到禮拜寺，寺亦為市中有數之建築物。余等到寺中，而雨適至，此處為英國中雨量最多，有諺曰他處降雨，此處亦是降雨。

本早在倫敦驛，猶龍閱新聞載蔣介石兵敗，南京失守，引其殘卒六百人入上海，宣言下野，³余聞之不快終日。

¹ 便所：べんじよ，廁所。

2 取引所：とりひきしよ，交易所。

3 下野：此指八月十二日蔣中正總司令辭職，與黃郛自南京赴上海，發表告國人書（八月八日）述反共經過，並提出三大希望。一、寧漢同志共集南京團結一致；二、武漢軍隊併力北進，完成國民革命；三、湘鄂贛澈底清黨。（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二，頁二四五—二四六）

新八月十六日 舊七月十九日 火曜日 雨 五十九度

リヴァプール【Liverpool】利物浦 人口九十万 第四

十時廿五分發マンチェスタ，十一時十分抵リヴァプール，先到ホテル少憩，然後往觀市上諸名所。一、公會堂，內一小部分爲巡迴裁判所。二、美術館，其中彫刻頗好。三、格蘭斯頓出生之樓屋，現爲醫生所居。四、大寺院，自一九〇四年興工至今，完成十分之七，將來可爲世界第五大之寺院。五、船渠麥爾西【Merseyside】河。

六時返旅館少憩。七時半觀歌劇。

1 麥爾西：Merseyside 即馬其賽特，一九七四年合併 Liverpool 及其周圍的英格蘭中西部的一部成立 Merseyside 郡。

新八月十七日 舊七月二十日 水曜日 陰／快晴 五十八度

ファネスアッベイ費爾尼斯寺院

九時四十九〔分〕，由リヴァプール出發，在途中換車，來一婦人與余等同室。她略解中國普通話，雜談之間，自述其爲愛蘭與英蘭之血統混合，而生於德意志，其精神實在中國，曾在倫敦研究中國語，及讀老子、釋迦諸書，自後則戒食肉。自【言】其姓名曰日本愛蓮，她未結婚之前，屢欲一遊中國，自結婚後，此念遂不能實現，有一女子今已十一歲矣。次問英人對於日本、印度多有偏見，對於中國則否，此語然乎？其在車中所【攜】一厚冊乃是考古學之書，聽談吐亦實學問之人。余等至ファーンネスアッベイ方與握手道別。余等所寓之旅館與修道院比連，院係千百二十年所建築，現已倒壞，僅留大堂之壁，高六丈餘，其規模之宏大，近時亦少見也，六時餘同遊。

新八月十八日 舊七月二十一日 木曜日 雨 五十三度

コニストン湖 昆尼斯吞湖

十時父子三人冒雨遊コニストン湖，先乘汽車，次乘自働車，然後乘舟過湖。終日降雨不少停，滿湖濛濛，景色盡爲所蔽。湖之長有五哩1/4，廣有一哩，爲英蘭第三大湖。在旅館午餐，飲酒禦寒，次觀ラスキン（羅斯根）美術批評家之畫及其所用之遺物，乘四時之汽車歸。

新八月十九日 舊七月二十二日 金曜日 陰雨 五十四度

ウインダミーヤ【Windermere】 溫得米爾 ワーヅワース【William Wordsworth】 威至威士¹

グラスミヤ格刺斯米耳

往遊ウインダミーヤ湖，此湖爲英蘭第一大湖，長十哩半，闊一哩。余等乘汽車直至湖濱，然後換小汽船，自湖之此端過至彼端一時十分間。湖邊人家錯落，景色頗佳。今朝雖不降雨，在船上受寒風拂面，頗覺寒冷異常。傍岸後復乘自働車，經ライダル湖至グラスミ（一）ヤ湖，其長一哩，闊半哩。下車後，先觀大詩人ワーヅワース【Wordsworth】之墓，在小禮拜堂之旁，其弟及其妻子亦同葬在是。次入禮拜堂觀其像，然後到旅館午餐，後上山望湖光樹色，實爲可愛。下山時微雨忽至，余等乘車至ウインダミ（一）ヤ湖畔少憩，五時仍【乘】小汽船泛湖而歸。

¹ 威至威士：William Wordsworth，英國詩人，一七七〇～一八五〇。

新八月二十日 舊七月二十三日 土曜日 雨

グラスゴウ【Glasgow】 格拉斯哥 人口百十餘万 第二都會

九時二十分由ファネスアッベイ之中陸旅館出發，適與一中年婦人同車，談其曾教伊藤跳舞。抵格拉斯哥，觀博物館、大學、公園，夜來散步街上。

新八月二十一日 舊七月二十四日 日曜日 雨

ステイリン【Stirling】古城司特令

十時十分同遊ステイリン古城，由グラスゴウ【Glasgow】至彼，僅一時間，其市街人口二萬一千人。本日爲日曜，須午後一時半起，方許人觀覽。余等閒行市上，亦頗整潔，在金獅ホテル午餐後，則同上古城，將近城，雨適大，至城門之左，羅伯布魯斯之銅像在焉，面向南望，當年敗英軍之古戰場。城之東有一坵，上建一塔，爲維廉窩雷斯之紀念，城中現尚有兵士居住，兵士導余等上樓觀古時之鐵甲及兵器、軍旗等，此城曾經英王愛德華第一¹攻打三個月不破，後因絕糧而降英軍，十年後羅伯亦攻打此城，六個月不破，誠爲天險。余等在城上望市街，適殘將薺。

¹ 英王愛德華第一：一二三九年生，是英國金雀花王室（The Plantagenets）第五任國王，在位期間爲一二七二—一三〇七。

新八月二十二日 舊七月二十五日 月曜日 雨

エドインバラ【Edinburgh】愛丁堡

十時由グラスゴウ出發，十一時至エドインバラ，先到大ホテル，謂已滿員，七、八兩月遊客最多之時也，她代爲覓一高等下宿，乃往居之，安頓行李，即往遊市上。先到高坵觀聿爾遜之紀念塔、天文測候所，次下坵，觀和力魯德宮，次觀愛丁堡城。

四十餘万人。

新八月二十三日 舊七月二十六日 火曜日 雨

約克 ハロギエヒ哈羅藝德

十時發愛丁堡(エドインバラ)，午後二時半至約克。是處有競馬會，旅館皆滿員，館人告，此去二十哩曰ハロギエヒ，定有可宿，余等乃往觀禮拜寺。其寺係中古時代之建築物，頗宏大壯麗。次觀博物館，館之旁有羅馬時代二世紀所建築修道院，僅餘一面之壁而已。五時十五分由約克出發，三十餘分則抵ハロギエヒ，則先到旅館，又因滿員不得宿，再尋他旅館，幸有房三間，其旅館號曰王冠。余等安頓行李，即出散步，此處有礦泉。

新八月二十四日 舊七月二十七日 水曜日 雨

ハロギエ【七】 約克

九時同散步市上，觀礦泉浴場，本欲入浴，因無時間。次到公園，雖不甚大，然頗幽雅，來此之人皆爲靜養身體也。十一時之車往ハロギエ【七】，因欲返倫【敦】必來是處換車，本日有競馬會，他處來觀之人甚夥，ホテル幾爲充滿，合本市之觀眾當有十萬以上。余等午餐後閒行市上，往觀競馬之人，電車幾無立錫之地。將於二時起，余等又因時間關係，不及往觀，乘二時半之車返倫敦。六時十五分著，即直到披野遜氏，與其一家之人相見甚喜。本日爲披野遜氏之妻之生日，晚餐頗盛設，披野遜氏自起斟酒及至其子與下女，真可謂之平等。

新八月二十五日 舊七月二十八日 木曜日 雨

昨晚閱大使館之書，係傳達後藤長官¹之電報，謂欲任余爲總督府評議員，請即承諾。本早往大使館問其詳細，即復電辭之。其文之大意曰：深謝厚意，緣有種種事情，不勝遺憾，謹此告辭。想余告辭，台中其任命蓮舫乎。

新八月二十六日 舊七月二十九日 金曜日 陰

往常盤ホテル午餐，遇內藤卯三郎，東京高等師範之教授也，攀龍在中學曾受其教育（育）。三時半抵吳牧師之家，踐其招待之約也，受其夫妻、父子之美意，歸時，又送至停車場。²

¹ 後藤長官：後藤文夫總務長官，自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止，林獻堂第一次任台灣總督府評議員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一直任到一九二三年三月十日，第二次在一九三〇年七月三日又再度被提名。（《林獻堂先生紀念集》，頁六七）

² 停車場：ていしやば，火車站。

新八月二十七日 舊八月一日 土曜日 陰

議院

十時往議院前之往旁聽也，僅眾議院未曾看。貴族院今雖休會，每遇土曜¹則任人參觀，余等往貴族院看王之休憩室，次看議場，次看眾議院。議員六百十五人，座位僅四百七十六，其壁上之繪畫皆古時之故事，有惠靈吞與普魯士之將軍握手，聿爾遜戰死，諸侯之兵包圍 Gong [John] 王，²請其發佈憲章，查爾士一世³受宣告死刑所立之石，其他為大政治家之石像及諸繪畫，余亦不能一一記之。

1 土曜：てよう，星期六。

2 Gong: John, 金雀花王朝的約翰王。

3 查爾士一世: Charles I, 斯圖亞特王室 (House of Stuart) 在位於一六二五—一六四九，在位二十五年。

新八月二十八日 舊八月二日 日曜日 陰

午後同遊市外之大森林。

新八月二十九日 舊八月三日 月曜日 快晴

倫敦塔

十時半往遊倫敦塔，塔係千〇六十年所建，名之曰塔，實古時之城堡也，後爲監獄，次爲製幣所，現一部分爲兵營。其中得參觀之處曰白塔，概陳列古時及現在之刀甲，有曰血塔，則古時之監獄也，有曰王冠塔，則陳列王即位式之冠及諸儀器。次看亨利八世之后斷頭之所（蘇格蘭詹姆士一世¹亦居此血塔十餘年）。

新八月三十日 舊八月四日 火曜日 陰

三人同乘十時五十分之汽車往ウインサ【Windsor Castle】，觀古城中之王宮。

1 蘇格蘭詹姆士一世：Scotland的James VI應是斯圖亞特王朝的第一任國王，一六〇三—一六二五，在位二十三年。

新八月三十一日 舊八月五日 水曜日 陰

自廿七日齒痛越日稍愈，而左鬢之抽痛繼至，時或惡寒，至本日已不能復支，乃事休息。

新九月一日 舊八月六日 木曜日 陰

欲請前日治療猶龍之醫者來診察，適其不在，其助手來代診，爲係齒痛所致，須使齒醫治療云云。

新九月二日 舊八月七日 金曜日 陰

猶龍導余於齒科醫處，醫者謂余上沿左畔後層之最後一齒已有動搖，非拔去不可，不得已，從其所診斷而拔去之。醫者使猶龍聞之，猶龍謂其臭味比死人更臭。午後五時又再往受醫者抹藥。傍晚左鬢之痛略止，身上稍快，同攀龍、猶龍在附近散步。

新九月三日 舊八月八日 土曜日 晴

左鬢之抽痛雖略愈，而左腦後之根痛反增劇。本早始知左鼻孔時聞臭味，午後鼻孔中流膿，大感不快，急欲求醫治療，而披野遜夫婦俱不在，其姊又不知何處有此專門醫生，況本日爲土曜，午後則不診察，不得已惟有忍耐而已。

新九月四日 舊八月九日 日曜日 陰

自卅一日以來，每至過午則微有惡寒、發熱，最高三十八度一回，其他各日俱在三十七度五分左右而已。但鼻孔中之膿，若偃臥則流入喉中，實令人難受。晚披野遜之弟來密斯哥頓，始問其何處有此專門醫生，他報一第一流名醫，先以電話詢之，方知其旅行未歸，乃求其次也。

新九月五日 舊八月十日 月曜日 陰

入療養所

往會台銀支店長永田與¹領取信用狀，最高限度五萬圓其中之六千圓。兩週間前台銀頭取森廣藏換島田茂，因之行員亦大改革，永田亦在其內云。

午後四時半攀龍同往受咽喉耳鼻喉科之醫生診察，醫者為余洗鼻，出膿甚多，勸余入療養所，彼則為余介紹，乃乘車往。事已就緒，攀方回寓，九時猶取余之衣及應用物件來。

1 台銀支店長永田與：即倫敦支店支配人，然是時店長為實田成和，永田與為副支店長。（《台灣會社銀行錄》，頁二）

新九月六日 舊八月十一日 火曜日 雨

六時半看護婦取茶來。

八時半朝餐，頭比昨日略覺輕快，但抽痛亦有稍減。

十時半醫者來巡視，余僅能告以稍愈而已。十一時十分攀、猶來坐談，至十二時餘方出午餐。

午後一時午餐，四時飲茶。五時餘攀、猶又來，並購室內所穿之衣。

六時半醫者來為余洗鼻，出膿比昨日無甚大減。醫者言明晚再洗，出膿若仍如是，非施手術不可。七時攀、猶歸寓。

八時餘惡寒，繼則發熱，十時餘則漸退。自八月廿七日得病以來，日或一回或兩回不等。

新九月七日 舊八月十二日 水曜日 快晴

六時半洩瀉一次，九時餘又一次，午後一時餘又一次，皆因服藥使然也。

十時十五分醫者來巡視。

十一時半攀來，十二時猶來坐談數十分間，同往午餐，五時餘又來。六時半醫者來洗鼻，出膿仍不少減，乃決定明日午後六時半手術。

新九月八日 舊八月十三日 木曜日 雨

鼻孔手術

十一時攀、猶來，余思本日將施手術，必停數日方可入浴，今朝欲先一浴，並換衣服，乃使看護婦準備浴盆，入浴後爲余換寢室，因欲施手術須先消毒也。

五時餘攀、猶復來，六時看護婦先爲余注射壯心劑，六時十五分醫者至，先抹麻藥於鼻孔中，然後上三層樓。余所居之室則有一助手之醫生在焉，其手術台及刀、剪羅列燦然，先洗去鼻孔中之膿，次則聞之以迷魂藥，不數分間，已不知人事矣。九時餘醒，似大醉後頭眩目暗，九時四十分攀龍復至，十時返寓。夜中嘔吐三回，多是由鼻孔之血流入胃中者。

新九月九日 舊八月十四日 金曜日 陰

六時餘看護婦以溫湯爲余拭身，飲咖啡一杯，復再假寐。八時餘身上始覺稍安，但鼻涕與喉中之痰皆帶血。

十時猶來，十一時攀來，坐談一時餘則往午餐。

六時餘醫者來洗鼻，幸已無膿，亦不聞臭味，唯不通大便，請醫者下寬便之藥。

新九月十日 舊八月十五日 土曜日 陰

六時通大便一回，九時餘又一回，有蛔蟲一尾，尚活潑潑。

十一時攀、猶來，坐談一時餘，則往午餐。

醫者來兩回，僅問數語，不復洗鼻。

夜再服通大便之藥。

新九月十二日 舊八月十六日 日曜日 陰

五時餘通大便一次，九時餘又一次，腹比昨日稍痛。

十時醫者來視，僅問數語，仍不洗鼻。兩日來鼻涕與痰所帶之血俱已略減。

午後三時餘攀、猶來，坐談兩時間。

夜讀《台灣民報》在台灣八月一日發刊之第一號（一六七），睡稍遲。

新九月十二日 舊八月十七日 月曜日 晴

昨夜讀《民報》，睡稍遲，今早頭上略有不快。十時半醫者來謂略出散步，乃同攀、猶於十一時半出療養所，散步十數分間。與醫者商量退院，決定水曜¹上午再洗鼻一回，然後退療養院。

1 水曜：すいよう，星期三。

新九月十三日 舊八月十八日 火曜日 雨

十一時四十分攀、猶來，使其遷入院料，每日二幾尼，九日間計十八幾尼，手術料一回二鎊半，若合賞看護婦二鎊，計換算日本金二百四十六、七円。

午後五時餘入浴後身上頗覺輕快，坐看《台灣民報》兩時餘，因降雨覺微寒，燃電氣爐，十時將就寢，看護婦以熱泡藥使余聞，因是至十二時餘方寐。

新九月十四日 舊八月十九日 水曜日 雨

鼻孔出血

午前貳時三十分夢中覺咽喉有異，起而唾，皆是血，乃知係由鼻孔流出。以電鈴喚看護婦，她取水壓在鼻孔，兩時餘始止。本定今早出療養所，因是不得不再暫療養。十時攀、猶來，而醫者亦至，謂本日必須靜臥爲要云云。

新九月十五日 舊八月二十日 木曜日 雨

昨日流血頗多，本早精神略好，然頭尙眩暈。十一時攀、猶來，述披野遜氏夫婦聞余鼻孔出血，頗致懸念。

午後五時醫者來，爲余洗鼻，尙微有流血。

新九月十六日 舊八月二十一日 金曜日 雨

本早精神頗覺恢復，十時半攀、猶來，使其命看護婦向醫者商量明日出療養所。醫者謂明早洗鼻，若無出血，便可退院。攀、猶十一時去。余自五日入療養所，雖語言不通，有不便之處，亦皆忍耐，時誦安心是藥更無方之句。

新九月十七日 舊八月二十二日 土曜日 雨／晴

出療養所

十時攀、猶來，既而醫者亦來爲余洗鼻，幸無出血，乃許余出療養所。十一時四十分乘自働車返寓，披野遜夫婦相見甚喜，其姊及其子自前週火曜¹旅行，午後歸來，晚餐頗盛設，攀、猶買三濱酒，²爲余祝健康，滿座暢飲。

1 火曜：かよう，星期二。

2 三濱酒：香檳酒。

新九月十八日 舊八月二十三日 日曜日 雨／晴 五十八度

本早攀、猶勸余廿五日往大陸，余病新愈，體頗虛弱，又兼倫敦遊記概未整理，欲再緩一週間。攀、猶頗不以爲然，大起反對，余已決定如是，彼兄弟雖反對亦不之聽也。

新九月十九日 舊八月二十四日 月曜日 雨／晴

午後三時攀同余往醫者處，受其洗鼻，已乾淨無污穢矣，乃與之算治療手數料。¹ 洗鼻七回、手術一回，合計三十幾尼，又手術助手五幾尼，又手術消毒二鎊半，院料十三日二十六幾尼，藥錢鎊半，賞看護婦一鎊，合計六十九鎊一志，換算日金七百十八圓五十錢（英金一鎊日金十圓四十錢）。

新九月二十日 舊八月二十五日 火曜日 陰 六十度

余無禦寒外套，猶龍亦無，十一時同往衣服店定作，每一著百十元也。又同到意大利人之料理店午餐，余與攀龍皆食之過飽，隨即歸寓。

¹ 手數料：てすうりよう，手續費。

新九月二十一日 舊八月二十六日 水曜日 陰 六十一度

昨日讀《台灣新聞》，載南部地震，其震源地在於鹽水街。本早命攀龍修書與陳秋逢，
問其有無受害。

余父子三人預定再住旬日則欲出倫敦漫遊大陸，在此將近三個月，受披野遜氏夫婦之親切，本晚招待其晚餐並觀劇。余因身體尚未十分復元，晚餐後先歸，不同往觀劇，僅以攀、猶陪之。

新九月二十二日 舊八月二十七日 木曜日 雨

十一時同攀、猶往衣服店試穿外套，遂在料理店午餐，蝸六粒四志半，實為最貴之料理。午後欲往剪髮，詢之主婦，方知罕普斯忒附近各商店土曜午後不休業，而休業於木曜²午後也。

- 1 陳秋逢：為台南州學甲庄中州之開業醫，曾在《台灣民報》寫過〈讀昭和新報〉（二三八號）、〈我們的思想統一觀〉（二五二號）、〈讀黃石輝氏的有望的思想統一觀〉（二六一號）。
- 2 木曜：もくよう，星期四。

新九月二十三日 舊八月二十八日 金曜日 晴／雨

本早接茂生、萬俾¹來信，謂往大西洋市看米國²全國美人競選會。³

攀、猶招余往海濱散步，余因欲作遊記，故不同行。過午雨大至，天氣頗冷，攀、猶四時餘方歸寓。

新九月二十四日 舊八月二十九日 土曜日 晴／雨

午後三時同攀、猶往觀世界有名的俄國某夫人的跳舞劇，每人入場料一鎊。現時英、俄經濟絕交，而俄人之跳舞大受英人之歡迎，真是藝術無國界。

1 萬俾：羅萬俾，號半仙，南投人，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一九年明治大學法學科專門部畢業並入同校高等研究科，於一九二二年畢業，一九二四年赴美，一九二八年賓州大學院政治科畢業。回台後組織株式會社台灣民報社，翌年任專務及營業局長，改稱台灣新民報，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由週刊改為日刊，是日治時期台人唯一的喉舌報。戰後被選為台中縣參議會參議長，又被選為國民參議員，一九四八年參加立法委員競選亦當選，他同時也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執行委員，在事業上，自一九四七年即任台灣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一九五二年任台灣銀行常務董事，一九五五年任彰化銀行董事長，一九五七年為台灣水泥董事。一九六三年赴日參加中日合作策進會時病逝東京。（《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三二）

2 米國：即美國。

3 全國美人競選會：即 Miss America Pageant。一九二一年創始於紐澤西州（New Jersey）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迄

今仍持續不輟，已歷八十載。一九二七年之當選者為來自伊利諾州 (Illinois) 的 Lois Delander，年僅十六歲。該活動以提供優勝者優厚的獎學金而聞名。目前主要評分項目分為四項：才藝 40%、問答 30%、晚禮服 15%、泳裝 15%。
(www.missamerica.org; w.w.fts.com)

新九月二十五日 舊八月三十日 日曜日 晴／雨

同攀、猶散步於議會坵，天際無雲，微風習習，坵上大人、小兒十餘人放風箏，亦頗有趣。午後同往聽奧國音樂家奏ピヤノ，聽眾約三、四千人可謂盛矣。晚散步於乾新頓及亥德兩公園，在亥德公園今晚不見社會主義者講演，或被政府所禁止乎？七時半在探花樓晚餐，九時歸寓。

新九月二十六日 舊九月一日 月曜日 晴

台銀領金二千元

十時半往台銀支店，適永田與不在，會其次席本橋兵太郎，將信用狀領取二千元，含前六千之額，計八千元。決定後週月曜¹將往巴里，所缺欠裏衣及皮箱一同購買。

新九月二十七日 舊九月二日 火曜日 快晴 五十七度

同攀、猶由寓所行至攝政公園，午餐後到乾新頓公園，三時看變化，五時餘歸寓。余自退院後，本日運動之時間爲最長，身體幸尙能堪。

¹ 月曜：げつよう，星期一。

新九月二十八日 舊九月三日 水曜日 晴／大霧 五十六度

終日在寓，寫〈泰晤士河遊記〉¹一篇，僅午前、午後二回在付〔附〕近散步各三十分間。

新九月二十九日 舊九月四日 木曜日 雨 五十七度

終日降雨，溫度雖不驟降，而室中異常寒冷。余盡日不出門，寫〈保羅寺遊記〉。²
攀、猶往買自英國至德國之車票，一等一人百二十五円。

1 〈泰晤士遊記〉：即發表於《台灣民報》第一百九十五號，昭和三年二月十二日，五版。

2 〈保羅寺遊記〉：發表於《台灣民報》第一百九十六號，昭和三年二月十九日，七版。

新九月三十日 舊九月五日 金曜日 快晴／雨 五十六度

鍾氏

本日寫〈倫敦遊記〉。¹

午後四時三十分同兩兒赴長老教婦人傳道會會長鍾先生娘飲茶之約。鍾氏年已七十三，身體頗康健，對余父子甚親切，他雖年老，現正以通信教授而學意大利語，余聞之深自抱歉，來倫敦已三個月矣，而英語毫無進步，較之鍾氏，真成天壤也。

新十月一日 舊九月六日 土曜日 雨 五十七度

終日不出門，修寄諸親友之信。

攀、猶招待茂木惣兵衛於探花樓午餐，並往觀劇，至晚方歸。

1 〈倫敦遊記〉：發表於《台灣民報》第一百九十三、一百九十四號，昭和三年一月廿九日、二月五日，七版。

新十月二日 舊九月七日 日曜日 雨

四時餘睡覺，七時起床，待至十時三十分猶尚未朝食。常時日曜日較普通日朝食約遲一點十分，則九點三十分也，今日何故十時半尚未朝食。後問之攀、猶，方知自本日起時間遲一點鐘（鐘），因每年五月第一個的日曜日時間用緊一點鐘（鐘），至十月第一個的日曜日乃復原，爲日長欲利用時間故如此。

午後二時同兩兒往聽音樂會，有四位聲樂家，兩男兩女的獨唱，就中男子一人係是俄人。五時閉會，余等纔到乾新頓公園，風雨驟至，共避雨於大樹下。次至茶店少憩，然後到亥德公園，不見社會主義講演，使攀龍問巡查，他謂社會主義者不能敵風雨故也，其他宗教及印度之講演雖是雨後，聽眾亦頗盛。余等到印度料理店晚餐，其料理皆辛辣不能食。次則散步於熱鬧諸街，因明日將與之別，故作最後之觀覽也。

新十月三日 舊九月八日 月曜日 快晴

由倫敦至巴里

十時父子三人別披野遜夫妻、父子及其姊高頓，乘車域多利亞驛，十一時出發，十二時四十五分至多維港。午後一時發多維港，二時十五分至加萊港，法國在舟亦有檢驗護照者，至稅關又驗行理（李）。二時五十分發加萊驛，六時十五分抵巴里，由倫敦寄至巴里之行李又在驛中檢驗畢，然後到花山旅館。晚餐後同出散步，過劇場又同入觀，十一時餘方欲歸寓，途中遇著賣淫婦相擾二次。

新十月四日 舊九月九日 火曜日 晴

雜錄 英金一鎊換一百二十三佛郎

十時同往バクレ銀行，領由倫敦台銀支店匯來之三百鎊，欲向其領英金，其銀行員謂僅有英金一百鎊而已，因是不領，乃到日法銀行，將匯金手形與之對換英金，僅手數料百法郎。午餐後歸旅館少憩，三時半同散步街上。看商所賣婦手提小皮包，寫漢字曰富貴長命，曰定必如意，曰佛手等等不一，不識漢字之人，用物偏要寫漢字，可謂好奇之一端。リイビユ一演劇女子所穿之衣，以各國之旗爲之，以表示各國之藝術，獨不用德國之旗。

興連〔登〕堡【Hindenburg】大統領八十歲之祝賀，巴里活動寫真畫報之中亦有演映，但至此則音樂全部停止。觀止二則，可知法人恨德之心，猶尙未已也。

婦女服粧現時流行黑色。

十一月廿五日爲廿五歲的女子節。

新十月五日 舊九月十日 水曜日 晴

維爾賽宮¹ [Versailles]

十時半由巴里乘電車出發，往觀維爾賽宮，十一時著，每人觀覽料二佛郎。宮爲路易²所建，當時費用除強制徵發民工以外，尙用勞動者三萬六千人、馬六千匹、金錢五億萬佛郎。路易十四爲專制極盛之時，種大革命之導火線，雖有種種，而此宮亦是種種中之一，以致財政困難也。一千六百八十二年以後，路易十四則永住於此宮，所有軍國大事皆在此辦理，迨至路易十六，財政非常紊亂。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五日，開國民大會在此宮協議財政，曰三民會議，因貴族、僧侶與平民意見不合，民氣遂大激昂，而釀成如火燎原之大革命。千八百七十年十月五日起至千八百七十一年三月爲德國大本營，普魯士王維廉第一在此宮作德意志聯邦帝國皇帝即位式。

1 維爾賽宮：Versailles，凡爾賽宮。

2 路易：路易十四。

新十月六日 舊九月十一日 木曜日 晴

凱旋門 ビュートシヨモン布得說蒙公園

新十月七日 舊九月十二日 金曜日 晴

ナンシイ南錫

父子三人將遊獨逸、丁抹【Dänemark】、和蘭、白耳義等處，本日十二時二十五分由巴里東部驛站出發，五時抵南錫。此處爲法國東部重要之都會，人口十一萬，商工業亦頗發達，原爲洛林首都，在千七百三十七年波蘭被俄國所佔據，廢其王斯坦尼斯羅，因是亡命法國，依其女婿路易十六世。路易乃以洛林一州爲其湯沐邑，而住居於南錫三十年，蓋南錫之發達實自此時始焉。有一凱旋門，係斯坦尼斯羅所建，以紀路易之武功也。千八百七十一年德法和議條約成立，割亞爾薩斯、洛林二州與德國，而南錫竟不在其內，迨至千九百十四年大戰時，受德國之攻擊，或以重炮、或以飛機、飛艇，大小合計百一回，死者八十一人，傷者三百餘人，雖有多少損害，而不爲敵兵所侵入，亦可謂幸矣。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德法和議條約成立，德兵猶不肯退，留一師屯札（紮）於此，待賠償金還了，然後撤退。

新十月八日 舊九月十三日 土曜日 晴

ストラスブール斯特拉斯堡

十一點二十五分由南錫出發，十四點至斯特拉斯堡【(德) Straburg、(法) Strasbourg】。未至之數十分前，過一帶平原，多種甘菜，現正在收成之期。斯特拉斯堡爲甘菜糖之出產地也，此處爲亞爾薩斯首都，人口十六萬七千人，伊爾河環繞市中，市之利用此河誠爲不少。市分爲新、舊兩部分，新的屬德國人要素較多，自千八百七十一年割與德國，彼著力經營，新市之繁盛，皆在此四十餘年之間，舊的則屬法國人要素較多。凡有廣告皆德、法語並用，市中有街曰十一月二十二日，係在千九百十八年秋德軍敗後，法軍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入市受市民之歡迎，故改稱曰十一月二十二日，以爲紀念亞爾薩斯、洛林二州割還法國。後法政府將二州爲特別統治區，分爲三縣，曰上萊因，曰下萊因，曰摩塞爾，各置長官一人。長官之上又有一總督，斯特拉斯堡爲下萊因之首都，而總督亦住在於此。特別統治之原因，諒爲從前德國種種施設有與法國不同之點，難以驟改，故暫爲特別統治也。此處離萊因河僅有數哩，市中有第一大寺院，係在十三世紀末所建築，其塔高四百七十尺，登其上可以望見全市。余登至一半，望見底下，頭爲之眩，思不欲上，忽聞上頭有婦女笑聲，自思余爲堂堂一男子，反不若婦人、女子，乃奮勇前進。至其上，俯望新、舊兩市街，於互相仇視之德、法兩民族雜居於此，究竟至於何時方能捐除宿恨而實現平和也？

新十月九日 舊九月十四日 日曜日 晴

ハイデルベアク海得爾堡

十時五十分斯特拉斯堡出發，十一時過萊因河，車停於ケール【Kehl】啓爾驛。是處德、法兩國吏員同在一長方形房子，法吏檢查護【照】畢，德吏檢（檢）驗行李。余等四件皆不命開看，同來俱是德人，約三十人，他等之行行李反有命開看，可見對東方人之寬大。十一時廿五分換乘德國車，十一時五十分至アッペンヴァイア（亞本梅亞）【Appenweiler】驛，又再換車，此處有檢查護照。德國之車分四等，一等僅有一室六位而已。一時八分發アッペンヴァイア（亞本梅亞）驛，初余聞一時八分發車，視余錶正十二時，以爲時間尙長，及看驛前之時間已一時矣，攀龍謂過萊因河標準時間已早一點。三時至海得爾堡【Heidelberg】，是處人口七萬二千餘人，雖一個小都市，其景色頗美麗，前繞納甲河【Neckar】，後負王座山。一千一百五十五年帕拉泰因伯爵築一城堡，定居於此，爲是處繁榮之始。有大學爲歐州（洲）第三舊的。余等乘升山電車到王座山最高處約二千尺ケニヒシュトル【Königstuhl】，俯望市街，微有暮煙籠罩，看不大明，而納甲河之水平如鏡。穿杉林緩步下山，林中空氣頗涼冷，使人受之神爲之爽。帕拉泰因所築之城堡則在此山腹。十七世紀上半，德國中爲新、舊宗教戰爭，自相蹂躪，疲敝不堪，十七世紀下半，受法國路易十四之所攻擊，無力抵禦，而此最堅固之城堡已破壞殆（殆）盡，變爲廢壘矣。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也。

新十月十日 舊九月十五日 月曜日 晴

フランクフルト法蘭克福

十一時二十分海德爾堡出發，十二點五十分至法蘭克福【Frankfurt】，觀其車站之大，便可知是一繁盛地方。在德意志聯邦未成之時，本為一自由市，聯邦成立後，亦為德國重要市鎮之一。市在美因河【Main】之兩旁，由美因可以直接來因【Rhein】，故運搬無論水、陸皆四通八達，成為商業中心點，而愷撒街【Kaiserstraße】、最爾街建築物之壯麗，實不減巴里、倫敦。愷撒街之南有卑士麥【Bismarck】之銅像，背後有一女神，冠上有鷹，以表示德意志，騎在馬上，右手執旗、左手按轡，馬蹄之下一尾形似鱷魚，以表示惡魔。卑士麥左手執刀，右手策馬首前進，其氣象雄壯，令人想見當日之威風。其北畔有一歐州（洲）大戰紀念之銅像，仍是一女神，右膝跪地，左手掩面作悲哀哭泣之狀，題曰「為犧牲者」。兩像對立，不過四十餘年，其成敗也如是，又令人想見軍國主義末路之悽慘也。

新十月十一日 舊九月十六日 火曜日 晴

フランクフルト法蘭克福

沿美因河【Main】畔散策而上至市廳，其週圍多是十五、六世紀之建築物，頗古雅有趣，次觀十八世紀大詩人ゲ【一】テ（歌德）【Goethe】出生之家宅。歌德之父爲大商人，故其住居爲四層樓，內部設備頗完美。歌德小時所用之玩具、椅棹及所繪之像、所寫之字皆一一陳列，其愛人之扇亦在其中。歌德生於一千七百四十九年，居此僅十有七年，則留學於斯特拉斯堡，二十七歲則受威馬爾【Weimar】侯爵（德國中之一邦）之聘爲森林大臣十餘年，辭職往羅馬遊歷年餘，復歸威馬爾，卒時八十四歲。中國古來之大詩人多在悲愁窮困之中，欲得一富貴壽考，堪與歌德比擬者，更不得其人，故有「詩窮而後工」之語，真堪爲詩人一嘆也。

夜觀歌劇，其佈景甚佳，唯光線甚弱，不見演者之面目，此所以異於巴里、倫敦也。

新十月十二日 舊九月十七日 水曜日 陰

コフレンツ科不林士 モゼル摩塞爾河

八時三十八分法蘭克福出發，九時廿五分至マインツ（馬因斯）【Mainz】。是處爲萊因河畔之一大市鎮，人口十一萬人，市街亦頗繁盛。十時三十分乘小汽船順流而下，自馬因斯至濱良河【Bingen】之兩岸，皆是平原，多種葡萄，有名的萊因葡萄酒則出於是。此處河流較闊，自百六十丈乃至二百六十丈。由濱良至科不林士河【Koblenz】之兩岸，皆是青山，山上亦多有耕種，惟時見岩石突出。有一處最有名的羅勒來岩石，古來傳說謂石上有一美女在彼疏（梳）髮，或有時彈琴、唱歌，故舟行至是，舟人則舉首遙望，忘其所以，舟觸岩石，遂置（至）沉沒。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將此故事爲之賦詩，現時舟行至此，舟中之人則同高吟此詩，以助興致不少。山上又多城堡，僅數十哩之間，兩岸城堡十餘。萊因流域本爲富庶之區，古來多有戰亂，故依山帶河築城堡以自守，迨至千七百九十九年皆被拿破倫所攻破，其中最大、最堅固者多被毀壞。余等至科不林士已十四點五十分矣，寓於河西之旅館。離旅館數百步，有維廉一世【Wilhelm I】之銅像在焉，其雄壯實過於拿破倫、納爾遜，高四十四呎，其座及週圍如一小堡，立於摩賽爾河【Mosel】與萊因河匯流之處。銅像對面在河之彼岸有一城堡，古時爲選舉侯亞梭布里斯泰因所居，現時仍爲法兵所佔領，法國國旗飛舞空際，維廉一世之離宮亦爲法兵司令部。當日德國之所以對法國，今日法國皆一一報復之，較之前時有過而無不及，想此兩民國仇視之心當無時或忘之也。

新十月十三日 舊九月十八日 木曜日 陰

哥隆ケルン ボン波昂

十點廿三分科不林士出發，十一點十五分到波昂【Bonn】，是處爲樂聖貝多芬【Beethoven】之出生地也。余等往觀其舊居，爲三層小樓，將貝多芬當時所用之樂器、所寫之譜及其像一陳列，欲入參觀者須納一馬克。貝多芬生於一千七百七十年，卒時僅五十餘歲，一生常與貧困戰而不少挫，其人格亦實堪令人欽仰。其父亦爲音樂家，故其音樂之才稟天獨厚，晚年耳聾，人共深惜之。

波昂人口九萬，市街亦不惡，有一大學頗著名，維廉二世曾留學於此。余等觀覽之時間已費不少矣，稍覺腹飢，乃同午飯於河濱旅舍，看河中之舟往來絡繹不絕，誠爲佳景。有美國大詩人郎匪羅【Longfellow】稱贊萊因之語，曰德國人心所自負者萊因河也，如是亦實爲有理，蓋地上之江河無有過於萊因之美麗者也。讀此一語亦可略見萊因之價值矣。十四點十分波昂出發，十五點五分抵哥隆【Köln】。此處紀元後五十年屬羅馬帝國皇帝克勞第烏斯【Claudius】所統治，名曰哥隆，則植民地之意也。

新十月十四日 舊九月十九日 金曜日 陰

哥隆

五世紀則屬於佛朗克【法蘭克人 Franken】，八世紀之後半沙里漫大帝【查里曼(德) Karl der Große、(法) Charlemagne】設教會監督區，人民不服監督者之專制，常起衝突，亦經數世紀，其後商業發達，乃為一個自由市。十二世紀與倫敦通商，遂成一貿易重要市鎮，十四世紀為自衛計，乃與他自由市為漢撒同盟【Hanse】，其結合實無異聯邦的國家也。彼時非僅商業發達，而美術亦隨之發達，如繪畫、建築實冠他市。十三世紀所建之峨特式大寺院，雙塔高五百十五呎，其規模之宏大與彫刻之精巧，實歐洲(洲)有數之大寺院也。現時人口七十餘萬，德國第三大會也，千九百七年興工所造的橫跨於萊因河上的大橋，五年方始落成。萊因河為歐洲(洲)中最大之河，此橋亦是歐洲(洲)中最大之橋，橋之兩端各有一雙高塔，塔前有維廉四世【Wilhelm IV】、腓特烈三世(普魯士王)【Friedrich III】、維廉一世、維廉二世(德意志皇帝)四尊銅像。橋上分作十條道路：火車路四條、電車路二條、馬車路二條、人路二條。當時大戰，西歐戰場幾百萬兵大半由此前進，德皇的大本營亦曾幾次駐紮於此。此處與白耳義接壤，事後看德人之鐵路、倉庫種種暗中設備，其破壞白耳義的中立，處心積慮已非一日矣。一九一八年和約成立，萊因河畔則為聯合軍佔領地，哥【隆】為英軍佔領，至昨年始行撤退，余所居之旅館則英兵所駐紮之處也。

新十月十五日 舊九月二十日 土曜日 陰

到柏林【柏林 Berlin】

十點四十七分乘哥隆出發之最大急行車，余等所購的車票係由倫敦經巴里而到柏林。自哥隆至柏林三百六十五哩，余所購的係是一等普通急行券，僅有六馬克，今爲最大急行，須再加六馬克之急行券，想若得早一刻到柏林，何惜此區區也。及午腹飢，尋不得食堂，問之車長，他謂再過兩驛便得連結食堂車，過兩驛，問之，他謂再過一驛，過一驛，又問之，他謂今日何故竟無食堂車，實對不住，不得已復待車停，買些少菓餌充飢。十九點七分抵柏林，宿於菩提樹街【unter den Linden】大旅館，父子三人夜餐時共飲三檳酒以祝安著，不覺微醉，隨即就寢，不復出門散步。

柏林市人口二百餘萬，若合市外則近四百萬。

新十月十六日 舊九月二十一日 日曜日 陰

伯林

本早欲觀覽伯林市街，合英、美人四男七女一小孩計十五人，同乘一臺觀覽自働車，做走馬看花之法，不及二點鐘，其繁盛市街略皆看完。市街有新、舊二部分，舊的多狹隘彎曲，新的兩旁多有種樹，其廣闊整直，實不遜巴里。始由菩提樹街俄國大使館前出發，觀大學及維廉一世之宮殿，而大統領、總理及諸官衙俱在維廉街【Wilhelmstraße】，一流商店則多在來比錫【Leipzigstraße】街。經日里廣場，名曰巴里者，以紀念當時之敗拿破倫也，而法國大使館亦在於此，其何以堪？出凱旋門【布蘭登堡門】，看普法戰爭之紀念塔，塔上有一女神……繞六百餘英甲之大公國，過凱旋路，兩旁立普魯士賢王、名相、學者、詩人數十，該撤（撒）大路與卑士麥大路其直如矢，長二十哩。卑士麥大路旁之小街有一住家大建築物，千餘戶集團而居。選舉侯街亦一直而長，繁盛的大街，戲園、活動寫真館、咖啡店多在於是，其他名所亦不記得許多。深秋蕭瑟，木葉凋零，本日適逢日曜，工人一概休業，街路皆不掃除，大有「落葉滿階紅不掃」之意，故在繁華都市中，不免帶幾分淒涼景象也。

午後欲到繁盛之街散步，乘自働車任其所止，適在一大咖啡店門前，其接待員即來招呼，思入飲一杯止渴亦可，及入，乃知為跳舞場所。

新十月十七日 舊九月二十二日 月曜日 雨

伯林

十時往大使館查長井亞力山商務官之住所，隨即往訪之，並會其父長井博士。

余受友人之託，欲聘一德國製造玻璃之技師，當時漠漠然諾之，並不問其欲製造何種玻璃，他亦不詳明告我。及到伯林細查，方知工業愈發達，分業愈精微，如作瓶、作片、作鏡、作燈、作眼鏡，各有各的專門，若變易其專門，非僅製品不佳，甚至有不知其製造方法。如作瓶的欲使其作眼鏡，這是斷不可能之事，不知者謂均是玻璃也，豈有若是之逕庭乎？現在德國全國製造玻璃的同種會社皆聯合為組合，其組合有十九個，可見分類之多也。因調查玻璃之故，而知德國的人製樟腦已大成功，較之天然樟腦並無差異。現時製造方法則甚秘密，其原料為一種松柏油，此種之油，德國所產的，用之他種工業尚告不足，取之俄國產的又不足，乃取之美國產的，所以原料價較貴，而其他的製造費亦頗多，故不能與天然的樟腦競爭，現時著漸再加改革，使生產費低廉，將來台灣樟腦必受打擊無疑矣。

午後看柏林第一大商店，並購買領巾。

新十月十八日 舊九月二十三日 火曜日 晴雨

伯林

觀維廉一世之故宮。宮在菩提樹街與伯林大學對面，宮前有腓特烈大王【Friedrich der Große】之銅像，宮之四面皆是大路，並無些小之庭園間隔，車馬往來頗爲鬧動。入門首先看見就是克魯伯廠【Krupp】所鑄的大炮，階前一對大理石彫刻的狗，拾級而上，有一女引導者引余等入觀，一一詳爲說明，何者爲接見所、何者爲書齋、何者爲會議室。室中有一方棹，當時開祕【密】會議所用，首相卑士麥所坐之位，王及各大臣所坐之位，皆有一定，余獨不解卑士麥所坐之位，在正面居中，王之位反在其左側，此爲宮中席次本來如是乎，抑或尊重首相乎？此點不大明白。書齋之窗頗爲著名，因維廉一世每午後即在此窗觀其兵隊往來，當日維廉之致意於軍事，於此略可想見。現時窗以白布遮蓋，不使他人在此觀瞻，以尊重先帝也。次觀樓上皇后所居之處，有應接室、寫字室、跳舞場。場爲圓形屋蓋，中央高起二、三尺，若在場中叫一聲，其反響之聲音即有十數聲，其構造頗爲奇特。其他各室皆得任人觀覽，獨帝與后之臥室是其臨終之處，故不許人觀覽。宮中之繪畫、古玩皆如當時所排列，不能一一爲記錄，就中有俄皇所贈的綠石花瓶及几棹，實爲罕見之物也。

武器陳列館所陳列皆戰時所用的武器及軍旗、戰利品，館的中央一廣間有石彫的一女神，高丈餘，左手持月桂冠，右手執劍，以表示德意志。女神周圍皆排列大炮，上方則掛清

國軍旗二百餘枝，旗的上面書帶兵官之姓彭、陳、孫、劉，又有書左伍、前哨、後參、右貳，皆是各隊之旗，就中有一枝寫「重究窩藏」，想是拳匪之亂兵士乘亂搶劫，上官表示欲究辦及搜索贓物的意思，此所謂官樣文章也。最可恨者就是二百餘枝的旗皆完好，無一枝受過子彈打破的，這明明是不戰而委諸敵人。當時軍隊之腐敗如是，真是令人欲笑不得，欲哭又不得也。樓上有一廣室，名曰王室，中立名王銅像十數尊，壁間繪普法戰爭維廉一世受降之圖，以外陳列古來各種武器、軍旗及兵士服裝〔裝〕種類，皆塑人形。當時普法戰爭維廉一世、毛奇將軍【Moltke】、卑士麥首相的軍服、勳章亦皆陳列，是時卑士麥為首相，從軍的服裝〔裝〕亦是穿士卒之服，驟觀之頗以為異，細思當日舉國皆兵，卑士麥若在行伍之列，不過一士卒而已，雖為首相仍服士卒之服以從軍也。此館為伯林有數的大建築物，關於軍事上的陳列亦甚豐富，如有名的徐伯林飛行艇及要塞諸模型，余非欲詳為研究，僅一瞥之而已。

新十月十九日 舊九月二十四日 水曜日 晴

柏林 波次但

十時三十分【分】柏林出發，十一時抵波次但，觀腓特烈大王的宮殿。腓特烈是普魯士的賢王，他少年的時候很活潑、很頑皮，好音樂、喜讀法國的詩歌，其父腓特烈維廉教之以軍旅，使其練習行伍戰陣，管束的非常嚴厲，他不堪其苦逃出普魯士，欲往英國躲避，竟被他父親捉回，當作逃兵看待，嚴重禁固。過了多少時候，乃回心服從嚴訓，復爲父子如初。千七百四十年父死，他即繼承王位，因與奧地利爭沙利仙州【Schlesien】，累年戰爭。其後奧地利聯合俄、法攻普魯士，所謂七年戰爭也。腓特烈力戰三強國，結局普魯士仍獲勝利，腓特烈大王之名震動全歐。自是之後，則著力經營內政，爲民興利除害，國家之富強，實自茲始。在位四十六年，死時人民非常悲痛，如喪考妣。王非僅能用兵，而又多才多藝，今余等所遊的宮殿多是王親自計劃者也。宮殿凡有三處，一在波次但市【Potsdam】中，一離波次但市約一哩，名曰無憂宮【Sanssouci】，皆是平家建築，不甚宏大，然地點頗高，可以俯看庭園。宮中陳列王所愛讀的法國詩歌、王所喜彈的鋼琴、喜弄的笛子。離無憂宮約一哩，又有一宮名曰新宮，與無憂宮同在一園林之內，其建築頗爲壯觀，就中有一玻璃堂，純做巴里維爾塞宮的樣式，可見當日法國的美術風行一世也。有一廣堂，名曰蚌，皆用蚌殼及礦石作粧飾，真爲奇觀，維廉二世【Wilhelm II】亦常來居此宮。午後三時返波次但市觀本宮，此宮爲王

辦理國家大事之所，其建築稍異於前二宮，樓上有一秘密會議室，室中有一圓棹，棹中又有小棹自能上下。每有會議之時，侍從之人皆不得近，凡所需飲食諸物，則將機紐一按，小棹即徐徐墜於樓下，從者將物品置之棹上，又將機紐一按，小棹復徐徐而上，似此秘密決無人能竊聽，軍國大事何從漏洩？於此可想見當日各國互相竊探內情之利（厲）害也。次觀大王之墓。墓在寺中，人民爲紀念王之父子，故建此寺，父子同葬在一室，大王在左，其父在右，室中滿掛軍旗，堆積花環，豈知當日愛誦詩歌、喜弄笛子，一頑皮少年，其所建之功業如是，宜其爲國民永久崇拜也。出寺後則散步街上。波次但人口六萬餘，本爲一鄉村，因王建宮於是，故漸次發達，乃有今日也。十六點四十六分返伯林。

新十月二十日 舊九月二十五日 木曜日 晴

柏林 德勒斯登ドレスデン [Dresden]

新十月二十一日 舊九月二十六日 金曜日 雨

德勒斯登ドレスデン

新十月二十二日 舊九月二十七日 土曜日 陰 四十七度

德勒斯登 柏林

新十月二十三日 舊九月二十八日 日曜日 雨 一十五度

柏林

十一時欲往聽柏林有名的音樂會，適滿員，乃往觀舊時的宮殿。其宮一面鄰□□河，三面皆是道路，其形如口字，本非初建時則成此形狀，蓋自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逐漸增築，故其規模頗宏大，內部之裝飾亦美麗。大戰後始開放任人觀覽，一部分為美術品陳列所。初上二層樓，則入一廣室，此室為宴會或會議之所，有花瓶一對，高約五尺，蓋係北清事件德國公使被拳匪所殺，事平，振貝子為謝罪使帶來的慰安品之一也。在別室所陳列中國的玉器、磁器、屏風諸種物件，頗多珍貴之物，諒必亦是義和拳事件，當時德將瓦德西為聯合軍總司令，攻破北京城，則入居西太后之宮，此中物品其或得自彼時也。有黑鷺室、紅鷺室，黑鷺勳章為武功最高者，紅鷺次之，兩室皆繪鷺，係敘勳之所也，大戰中敘勳禮式多在此室行之。腓特烈大王出世之室係是舊的部分，雖然亦頗美麗，各室所懸的繪畫多是王及后之像。維廉二世【Wilhelm II】之母乃是英國女王域多利亞之女，維廉二世與現在英王佐治第五【George V】乃是表兄弟也。二世出亡在和蘭，未知佐治曾使人存問之否，小人之交與利，利盡則交

絕，各國君主之互結婚姻，不過爲外交利用而已，那有什麼自由戀愛？那有什麼姻婭之誼？偶觀二世之母之像，遂作如是聯想。行兩時餘，腳力疲乏，而法蘭西之織、意大利之磁、瑞西之錶皆不及細觀。末至維廉二世所居之處，有一寫字棹，謂是當時與俄、法、英宣戰詔書批准之所。棹前有椅，余即略坐片刻，因想起李鴻章當日之遊歷美國，也爲好奇心而坐華盛頓之椅，使人大爲非笑。總是他所坐的是成功的英雄之椅，故有人非之笑之，今日我所坐的是失敗英雄之椅，諒必無人非笑之也。午後二時出宮。

1 英王佐治第五：George V，溫莎王室，一九一〇到一九三六年。

新十月二十四日 舊九月二十九日 月曜日 雨

伯林

十時往觀皇帝博物館，此館維廉二世爲其父的紀念，故名曰皇帝博物館。下層皆陳列羅馬、希臘、小亞細亞等國古時的用品，樓上陳列古時的繪畫，就中有拉斐爾所畫，經白耳義國名手織成的，十幅獻與英國亨利八世，其後由查理士第一而賣與普王，實爲此繪畫中最重要之一也。

次觀眾議院，院係戰勝法國聯邦帝國成立後，於千八百八十四年興工建築，費二千三百餘萬馬克（一馬克半円），經十年間方始落成，其樣式爲文藝復興式，其規模之宏大壯觀，爲柏林最大建築物中之一也。其中的繪畫皆是各邦的風景，大理石的彫刻皆是表示愛、正義、力、學問、勇氣，祖國爲先，黨派次之，種種的人物。德意志世界之人公認其爲軍國主義的國家，而其議院之繪畫，概不畫戰爭；英國稱爲民本主義的國家，而其議院之繪畫多是戰爭，相反若是，此點是余所不解也。中央的廣間有維廉一世的石像，兩旁右爲第一代大統領亞伯特【Bart】，左爲現代大統領興登堡。當大戰開始之際，德軍則傾全力以攻法，欲直抵巴里，使法人爲城下之盟，故東普魯士防備的兵力稍薄，俄軍乘虛而入，德軍退走，彼時頗告緊急，維廉二世命興登堡做東方全軍總司令，興登堡於是大破俄軍，盡逐出東普魯士，繼以連戰連勝，遂陷瓦薩（波蘭首都）【華沙 Warsaw】。德民稱頌其功業，曰上帝於此大戰之際錫吾民

以大將，可見德人欽仰崇拜之程度如何，今戴此大將爲大統領，又可見德人軍國主義之心與復仇之念之程度如何。議員總數四百六十六人，其重要政黨國民黨、民主黨、人民黨、中央黨、社會黨、獨立黨。大戰後之經濟一落千丈，一馬克僅值數厘錢而已，自國民黨內閣成立以來，向美國借款，以整理濫發紙幣及振興商工業，現時經濟已大恢復，全國失業勞動者僅有九十萬人，較之英國還少數十萬人，馬克之價值亦與戰前無異（一馬克半圓）。反觀法國貨幣一佛郎僅值八點五厘（戰前一佛郎約近半圓），其所差若是之甚也。從前有人說戰爭和文明進化大有關係，謂其能產出將來的文明，此爲戰勝國而言也。觀德國之雄大的建築物、壯麗的市街及諸商工業與各種科學，皆在普法戰後四十餘年的突飛進步，所謂戰爭與文明進化有關係，誠然不謬。然今日德國爲戰敗國，則從此不復進步矣，是大不然，德國以一國而與世界戰，雖敗猶以爲榮，故其國民勇敢（敢）進取之精神，未嘗小挫。凡國家偶有失敗而受異族壓逼，其國民之精神則萎靡不振，其國之亡可立而待。若再接再厲，勇往直前，有此精神之國民，現在雖處於失敗的地位，將來必有復興之一日，德國之國民精神如是，其將來之發展尙未可限量，無怪法人之恐德病無時或忘之也。

新十月二十五日 舊九月三十日 火曜日 雨

八點二十分柏林出發，十二點三十分抵□□港。一、二等客車以火船載之渡□□海峽，若乘三等者，必須下車上船，起船又上車之煩忙，本日適有風雨，殊大不便。十五點抵□□島，以機關車聯結客車。十五點二十分出發，十六點十分抵□□港，復以船載客車渡過□□港，僅十七分間而已。又以機關聯結客【車】而行過一海上鐵橋，十九點五分抵了抹首都哥本哈根。

新十月二十六日 舊十月一日 水曜日 雨

伯林、丁抹

市內人口五十餘萬，合市外計有七十萬。丁抹之島有五百個，有人居住的則有百個，總合面積萬八千四百六十平方哩，總人口三百三十八萬人。其地質半沙土，所以最適合於耕種，島中無高山，其最高之丘陵亦不過海拔六百呎，各島中之土地有經人利用的，最多者十分之九分半，最少者十分之八分三，故其能成爲世界有名的農業國，雖爲人力抑亦地利也。四時無狂風大浪以損害稼穡，雨量之多略同英國。氣候不甚寒亦不甚熱，一年之中寒暑平均四十五度而已，甚適合於人身的健康。男子之壽平均五十六歲，婦人之壽平均五十八歲，爲世界第二的長壽國（第一紐西蘭）。丁抹國土雖狹，人民雖寡，而其首都亦頗整頓，雖不能與巴里、柏林並駕齊驅，其市街之修整與建築之壯麗亦甚可觀。

新十月二十七日 舊十月二日 木曜日 雨

丁抹

廿七日午飯後，尙帶微醺，父子三人於斜風細雨之中，往遊海岸公園，規模雖不大，其天然景色實堪玩賞。園中有銅鑄女神之像，高約丈餘，手策四健作耕田之勢，用表以農立國的意思。歐州（洲）各國皆由農業而進於工業，工業愈興者則其國愈富強，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然丁抹猶守古時農業，惟加之以改良、獎勵，使其盡地之利而已，而不謀工業之擴充發展，其故何也？蓋凡工業得以發達，第一所需的就是鐵與煤，此二者丁抹概無，其所以工業不發達之第一原因也。工業發達之國，多缺欠食糧，丁抹以農產物輸出，所得之款足以維持其國家，故不復有他求，此爲工業不發達之第二原因也。海邊有一魚足女子之像坐於石上，頗有姿勢，蓋因世界有名童話著作家安得孫的童話中，有一節描寫此海岸有一女子善游泳，故後人因之作此像以點染海濱景色。余等在此風雨瀟瀟之中以鑑賞海天佳趣，自以爲雅人高致，必無人能領略此中滋味；行到海岸盡處，不意已先有人在焉，可見天下事不論何事，皆有同心之人，惟其數之多寡而已。歸途行過王宮之前，看守衛兵交換，不過數十人，其排列、進退皆有一定形式，左手執鎗，右手按腿，一步一步而行，較之婦人行路略緩慢些，似此兵隊何能衛國？自一八六四年與普奧戰爭敗北，失去什列斯威、好斯敦二州，自是之後，他已無力侵犯人，人亦不復要他島嶼，是以六十餘年未嘗復有兵燹之禍，故其軍隊孱弱如是也。

當歐洲(洲)大戰之時，各國皆以缺欠食糧爲憂，他所出的農產物反以獲利不少；及歐戰告終，因民族自決投票之結果，他又不費一兵一折一矢，得什列斯威州北部之反還，可謂天幸矣。然國雖小，而人民之經濟得以自給自足，與世界無爭無忤而自樂其樂，故其人民因農產物之豐富，乃遂得以講究飲食。市中有一料理店爲歐洲(洲)之最美麗者，其店中樂隊亦比他處更好，余等常往晚餐。但德、法各處料理店，照所飲食之金額增加一割以賞給事，丁抹亦有加增一割，但此一割不是賞給事，乃是國稅也，而賞給事之額又在其外。余在哥本哈根數日，納去國稅亦已不少矣。

新十月二十八日 舊十月三日 金曜日 晴／雨

丁抹 奧登塞オデンセ 安得孫アンレルゼンハンス

廿八日十點由哥本哈根出發至奧登塞，乘車的時間三點廿分，乘船的時間一點十分。奧登塞爲丁抹第三的都會，人口六萬餘，市街亦頗繁盛。余等欲往漢堡【Hamburg】，因時間過長，不耐久坐，乃在此暫宿一宵，並以探訪安得孫故居。越日侵曉，風雨驟至，寒氣逼人，本預定十三點半出發，因汽車遲著三十分，驛站無椅可坐，當風而立數十分間，身上寒冷，漸覺不能復支，幸車已到。車中有蒸氣管頗爲溫暖，而車行一時許，至海濱換乘船，浪花萬疊，拍案如銀，船頗搖動，然僅十五分間則抵半島，故不致頭眩。在半島乘以火車抵德界，復要檢驗護照。丁抹之檢驗護照較之德、法尤爲詳細，余等在倫敦時曾將護照請丁抹領事簽字，因無公使館之介紹書，他之簽字僅許在其國中三日而已，余欲多住幾天，在哥本哈根經向警察署請延期，幸有此手續，不然不知費許多曲折也。換乘德國車，行數十分，再換乘急行車，二十二點五十分抵漢堡。

新十月二十九日 舊十月四日 土曜日 風雨（漢堡）

新十月三十日 舊十月五日 日曜日 陰

漢堡

漢堡是德國第二的大都會，又是歐州（洲）第二繁盛的貿易港，人口百十五萬人。當九世紀之初，沙里曼大帝時築城堡，設教會種種設施，故漸次發達，其後成一自由市。漢撒同盟四十餘自由市之中，他實爲盟主，迨至拿破崙行大陸封鎖之政策，禁絕與英國通商，爾時頗受打擊；及拿破崙敗後，無此束縛之政策，又得與美州（洲）、印度自由貿易，故其商業蒸蒸日上，成爲歐州（洲）第二富庶的港口。大戰前，一九一三年統計船舶之往來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七艘；大戰後，一九二三年的統計一萬三千九百艘，現在已逐漸恢復矣。市中有大湖名曰亞爾斯達【Alster】，形如葫蘆，是以有內湖、外湖之稱。內湖周圍一哩餘，大商店多在於是最繁盛之區也；外湖周圍三哩餘，富商巨賈之住宅皆在於是最幽雅之所也。樓臺、樹木環繞湖濱，傍晚時候，有人或垂釣或泛舟，或在湖亭飲酒玩賞湖光。余遊過十數處大都會，市中皆無此風景，入夜燈光萬點，映水如金，真成美觀。遊湖已倦，則往觀跳舞，有少女數人屢視余等而微笑，余想她必少見東方之人，故如是也，亦以一笑報之，既而兩人來招與之跳舞，余乃謹謝不敏，她頗現愧赧之色，諒必謂余看她不起，故辭之也，余非看她不起，其實是她誤尋魯男子矣。

新十月三十一日 舊十月六日 月曜日 陰

和蘭 ロッテルダム鹿特丹

由漢堡入和蘭，則見和蘭之特殊風景，溝渠縱橫，綠草芊芊，百里平原多為牧畜之場，有時從火車窗前馳過之風車旋轉不停，以代農人工作。穿木履御犬車的鄉下人急急向市上作買賣而去，此數事，他處亦有之，但和蘭較多，時常觸目，故見之以為新異。更有特異者則和蘭之首都也。

歐洲(洲)各國之首都其人口為其國中之冠，政治中心點在是，商工業中心點亦在是。今其首都海牙之人口三十六萬，鹿特丹人口六十二萬，阿姆斯特丹人口七十一萬，首都之人口反居於第三位，雖政治中心點在是，而商工業的中心點則在阿姆斯特丹與鹿特丹。當拿破崙為法國皇帝之時，使其弟為和蘭王，他則都於阿姆斯特丹；及拿破崙敗後，和蘭與白耳義合為一國，歸寡言君子威廉的子孫統治，則復仍都海牙。

新十一月一日 舊十月七日 火曜日 陰

和蘭 アムステルダム阿姆斯特丹

和蘭人民本來崇奉新教，白耳義人民則崇奉舊教，因宗教之不同而起衝突遂成大革命。白耳義人民要求自行組織政府，英、法、俄、普、奧等在倫敦開會議，結果各國同意白耳義之獨立，於千八百三十一年遂與和蘭分離。拿破崙之弟的王宮本欲爲阿姆斯特丹市的市廳，因市中原無宮殿，乃遂獻納，現仍爲王室的一個離宮，現在的女王每年亦來此住過一回。內部粧飾不甚美麗，其中有一室，純用廣東螺鈿椅棹，余看許多宮殿陳列中國磁器多有之，若用其椅棹則僅有此而已。宮之旁有一寺，歷代君主皆在此立誓確守憲法，寺中有海軍大將之墓，墓上皆以大理石彫刻其像，亦有詩人葬在其中，及其他的紀念碑，如英國之威士敏士達寺，但規模之宏大與建築之精巧，則有霄壤之差矣。阿姆斯特丹市中河川溝渠之多，獨冠他市，若一披覽市街之圖，其綠色水路之環繞宛如蛛網。市街雖繁盛，其建築物之壯觀者較少，雖然較少壯觀之家屋，卻不妨事，但其中有多數的危險家屋存在，將來之傷人，不知若干。蓋當時的建築，下層的前面多是木造，自第一層樓以上至三、四層樓皆用煉瓦砌成，經過歲月稍久，下層的木造不耐載重以致傾斜，余在街上閒行，常懷惴惴之心。市中有世界馳名製造金鋼石的工廠，其製造方法亦頗巧妙。金鋼石爲萬物中最堅的物，欲製造是物非恃鋼鐵之利所能爲力也，然則將用何法以治理之也？西諺有曰以希臘人制希臘人，以金鋼石切金鋼

石，先用銅製小輪直徑約二寸，其薄如紙，以金鋼石粉塗在輪邊，然後以電力使之輪轉，而金鋼石則置在輪末，若石大者，所切之角亦多，最多爲五十八角，小者，其角減少，如欲切五十八角，須費三週間之久方能成就；小者亦須二、三日。製成之後再經磨洗，光彩色澤始能煥發，然其石角之微，非目力所能視，石粒之小，非指尖所能拿，磨洗之工亦大不易也。其主人頗親切，引余等觀其製成各色之石，思欲買一粒以爲紀念，惜囊中無餘貲，乃遂作罷。

新十一月二日 舊十月八日 水曜日 陰

和蘭 阿姆斯特丹／レンブラント林布蘭 エラスムス伊拉斯莫斯

和蘭三大畫家，世界亦頗著名，余看過十數個大都會美術館皆有其畫。林布蘭者，三大畫家之一也，他是此市生長之人，市民爲之立銅像於市中最繁盛之處，爲藝術家立銅像者實爲數見不鮮，如英國的哈拔忒黎是個唱索士比亞【Shakespeare William】名劇的戲子，因戲唱的好，國家賞他的功勞，封他一個爵，大街上還爲他立銅像。西人之欽敬藝術家如是，故其藝術蒸蒸日上，良非無故也。若東方人則反是，東方人所立的銅像皆是軍人與政治家，未聞爲藝術家而立銅像，藝術之不振亦良非無故也。余既觀其銅像，復探其故居，小樓四層，所陳列的皆是小片的墨水畫，若大幅的油畫則絕少也，余非專門家不敢加以批評，僅作觀覽而已。鹿特丹的人口較之阿姆斯特丹雖無大差異，而市街較之，則頗多遜色，市中最的建築就是市政廳而已，其市民最堪以爲誇耀者，則十五世紀末大學者伊拉斯莫斯也，其銅像離市廳不遠，所有外國人之來鹿特丹者未嘗不往拜觀之，蓋當時宗教大革命家的路得馬丁轟轟烈烈建偉大之功業者，伊拉斯莫斯導其源也，如伊拉斯莫斯所生之卵，路得而孵之也。

新十一月三日 舊十月九日 木曜日 陰

和蘭 へーグ海牙

海牙在阿姆斯特丹與鹿特丹之中，如一品字形，相離不過數十分間之火車而已。海牙市街稱爲最整齊，因其建築物無太高與太低之差，而道路亦頗直，故有如是之稱者也。和蘭總人口六百八十五萬人，土地計一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平方哩，平均一平方哩五百人以上，實爲世界有數人口最稠密的國家。而海牙方正逐漸開闢新街路，建築新家屋，一方面雖爲可喜，以有限之土地增無窮之人口，而一方面亦實爲可憂。女王的離宮在公園盡處的森林中，規模不大亦不甚美麗，然在此森林中，若逢盛夏之際，是誠避暑的一個好去處也。宮中有一跳舞室，可容數十人，室之四圍及圓頂皆是有名畫家所繪的，或古人事跡或關係宗教，神氣逼真似欲生動。接近跳舞室有二室，一排列日本漆器，一排列中國刺繡及繪畫。刺繡雖非上品，然亦不失中國體面，獨有繪畫令人一見而生不快，不知當時何處尋此拙劣畫工，實有污辱中國的美術。其所畫中國各種方俗雜亂無章，其中令人最不快者就是辮子與纏足，留一民族野蠻的污點於異國宮中，永久不能磨滅，斯爲可恨耳。想彼當日欲下筆作畫時之心理，諒必謂外國人那裏曉的什麼，糊裏糊塗畫一個與他就可以了，豈知當日之欺人適成今日所以自辱。噫！一畫之微，尤不可不慎之於始，而況其他乎！海牙最堂皇壯麗的建築物就是平和殿，然此殿雖在海牙，實非和蘭國家之物。蓋當時建築費，全部係由美國鐵礦大王力ネギ（卡內基）

所寄付，和蘭政府寄付土地，其他各國亦皆有寄付，英國之繪畫、玻璃，法國之油畫，德國之鐵門，意大利之石，瑞西之塔上時鐘，中國之花瓶，日本之織物，俄、奧、白、丁等國亦皆各以其國之名物而寄付。其中最苦心之製造品就是日本六大幅之織物，費千餘人之手工而成。丁抹噴水之熊魚，經五年之歲月而始就，但我觀其最有意義者則亞爾然丁之耶穌銅像，高約盈丈，手持十字架，以表示犧牲與博愛的精神。若有此精神，世界平和方可有望，不然日日空言平和，究竟何補於事哉。殿內的會議場雖不甚大，可以容四十八國的代表者及旁聽者數十人，又有調停室、裁判所，如兩國遇有紛爭之際而提出於平和會，則首先開會以審議其誰是誰非，繼則調停兩方利害之衝突，若調停不就則開裁判而爲之判決，似此法良意美，世界那有不能平和。豈知此殿於一九一三年方始落成，而越年則起世界大戰，皆是無博愛互助的精神，而平和那裏能實現？然經此一番教訓，其愛平和之心似較前略盛，故由平和會進而爲國際聯盟，會場由海牙移於日內瓦。前月在日內瓦，英、美、日三大海軍國開軍縮會議，因軍艦大小、多寡之差，意見不合，遂致會議破裂，究竟國際聯盟能否維持世界的平和，這還是一大疑問。雖然於近今數百年之間，未能得平和實現，而留此平和殿的遺跡以遺後人，使其憑吊平和而生無限的觀感焉。

新十一月四日 舊十月十日 金曜日 陰

白耳義 アントワープ安特衛普

由漢堡入和蘭國境僅過一界線而已，而標準時間已慢四十分矣；由海牙而至安特衛普火車僅有貳點餘鐘，而標準時間又再慢二十分矣。若旅客不知各國之標準時間，每因乘車以致誤事，譬如英、法、白的時間爲八點，德、丁則爲九點，和蘭則爲八點二十分。安特衛普是白耳義的大商港，亦是歐州（洲）有數的商港。由些爾德河五十三哩而達於海，此河在十八世紀歸和蘭管理，凡船舶之往來皆要納稅，因是白耳義之商業以致不能發達。迨至拿坡崙佔領白耳義，則將此河由私有改爲公共，允許各國商船航行，白耳義商業乃得蒸蒸日上。安特衛普非僅一商港，於軍事上亦是一個最重要的，其要塞之堅固難攻，亦是歐州（洲）有名的。當大戰初起，德國欲攻法國而假道於白國，白國不從，遂被破壞中立，德軍長騎而入，不數日之間則攻陷首都布魯西爾。八月十七日以十一軍團來攻安特衛普，白人作最後的死守，極力抗戰；十月四日雖有英兵應援，然已不能挽回敗北之勢，白王乃遷於俄斯垣德，迨至德軍降服，方始返國。當時余在東方，日讀戰報，觀安府如火如荼的戰爭，令人心驚眼跳，想一經德軍四十三刪（珊）的巨炮，諒已無焦（礁）類矣。今日抵此一見依然繁盛如舊，雖有被損害之處，亦皆修補，不留痕跡，惟見市中多立幾個戰爭紀念碑而已。現時人口四十五萬，而商業則比戰前尤爲隆盛云。

新十一月五日 舊十月十一日 土曜日 陰

白耳義 ブラセル

由安特衛普至首都布魯塞爾僅五十分鐘的火車，此鐵道於一八三五年五月竣工，爲歐洲（洲）大陸第一早成的鐵道。布魯塞爾歐洲（洲）人稱之爲小巴里，其建築的壯麗可謂名稱其實。一個裁判所用二千萬元以上的建築費，其餘亦可想而知。以白耳義的國家之小，用若是之大的建築，故有人嫌其頭輕足重。蓋歐洲（洲）各國皆以建築物之宏大與美麗相誇耀，有此種的風氣，故雖白耳義之小，亦不得不努力爲之。白耳義人民事事學步法蘭西，如居住、飲食、語言，甚至無關輕重的劇場之名，亦用巴里的劇場之名而用之，可以說法、白兩國的國民非常接近、非常親密。白耳義東鄰德意志，南鄰法蘭西，而事事學法蘭西，而不學德意志，其故何也？蓋白國的國民性活潑、愛自由，與法國國民性相近，而法國的文化又爲發達最早，白所以惟法是倣也。若德國國民性的勇猛、嚴厲，這是活潑愛自由之人所不喜，故德、白難於接近也。布魯塞爾都市在不拉奔平原之中，人口七十五萬，合計全國人口七百五十七萬，其稠密的程度實不讓和蘭。

新十一月六日 舊十月十二日 日曜日 雨

白耳義 プラセル布魯塞爾

白耳義自一八三二年受英、法、俄、普、奧諸列強的保護，爲永世中立國，並且和各國訂有中立的條約，白耳義軍隊除保護自己外，不能協助他國的戰爭，總之人家不得侵犯他，他亦不能幫助人家。若然白耳義國民可以不要兵隊而高枕無憂矣，是大不然，白耳義雖受列強保護地位的中立國，但其國土處在英、法、德三強之中，一旦有兩國發生戰事，一定要侵犯他的國境當作戰場，爲自衛上計，是以不得不有相當軍隊纔能抵禦人家的蹂躪。但白耳義人不喜歡當兵，所以不得不實行徵兵制度，故其平時軍隊祇有四萬，戰時可以增至二十萬。

當大戰初起，德軍定欲從白耳義往攻法國，因此一條路爲最近，而法國的要塞防備亦較不周密，故德國不惜破壞以前條約，而侵犯白耳義的中立也。當時白國若讓德軍經過，就不至遭此大劫，但他們是忠誠保守各國的條約及自己中立國的地位，寧死不肯屈伏（服）。觀白王誓師之語曰你當顯你的勇敢和你的忠誠與自由及獨立共生。何等慷慨！雖知不敵，死勝受辱。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白兩軍炮火交綏，互有勝負，其後德軍援兵大至，白軍要塞漸次失守，力不能支，白王乃遷都安特衛普。布魯塞爾市長恐全市糜爛，乃率市民出降。夫小不能敵大，寡不能敵眾，弱不能敵強，此不待兵戎相見之日，而勝敗之勢已決矣。白耳義爲其自由與獨立，雖居於小者、弱者的地位，亦不惜犧牲一切以衛之，若以東方人之眼光

視之必笑其愚，謂其所得不償所失，設使他則情願將土地借給人家作戰場，而自己則在其中望收漁人之利。噫！東方人所愛者是利，西方人所愛者是自由，愛利之人若以利誘之，則爲奴隸亦所甘心；愛自由之人則不自由毋寧死，此則東西之所大異之點也。

新十一月七日 舊十月十三日 月曜日 雨

白耳義 ブラセル 伊伯爾イブル

布魯塞爾被德軍佔領四年，於此四年之中，市民團結之心益加鞏固，市長及議員各皆盡力保護地方安寧秩序，不致使數十萬人民流離失所之悲慘，其功可謂偉哉。今市中之最盛之街，用市長及議員之名以名之，誌不忘也。余等一入白耳義國境則甚欲一看戰爭遺跡，但自停戰以來，於今已滿九年矣，雖有損害之處皆已修復，舊觀無從看見，余等乃於十一月七日專往伊泊爾，觀當日最劇戰之戰場。自布魯塞爾至伊泊爾三時餘之火車可到，下車一見，其市街樓屋皆是新的，無一舊的，可見當日兩軍在此劇戰，炮火交攻，所有家屋盡被毀滅。但其恢復之力，亦是令人可驚，數年之間已不復留破壞痕跡，僅有教會的寺院工事較大，修繕尙未完竣而已。一九一四年被德軍佔領三日，則被英軍奪回，市中人民計有一萬七千，皆逃避他處。其後德軍大舉攻擊凡三次，有一夕英軍不及提防，中德軍毒瓦斯，加奈陀兵，死者六萬人。若以燬火交攻，欲打死許多之人亦大不容易，而以毒瓦斯，於數點鐘之間則可送六萬人永久安眠，無復再受人間的苦痛，此皆受科學之賜也。四年之中，英兵死者五萬六千人，合殖民地之兵，總計約有十五、六萬人。英政府築一紀念門，本年六月方始落成，門上立一雄獅，門中則刻五萬六千人死者的名字，而殖民地之兵則一概不爲之紀念，其故令人難解。離紀念門約二哩，有當日德軍之塹壕，深丈餘闊數尺，前後頂上皆用鐵枝和三合土造成，厚

有二尺以上。如是者不知其幾哩，在地中可以通行、居住，塹壕外面又圍以鐵條網，防敵兵之突進。相離二哩餘，英兵塹壕之開築大略相同，其平原持久戰之計劃如是。塹壕之上尚留十餘甲地，不變當日戰爭之形狀，一堀一洞凹凸難行，觀此區區一片土，可以想見當日炮擊之利（厲）害。是處略高的地點，有英兵的紀念碑，離英碑百數十步有一矮而小的濠州兵紀念碑。防敵軍突進的鐵條網，今日用作圍菜園，以防牛羊的突進，真善為廢物利用。菜園旁邊有一老人掘地，攀龍問其掘地何為？老人則將其所掘得示余等，蓋當日戰爭所遺，被土埋沒的鐵帽、鎗劍、器具、子彈等物。余欲買之以為紀念，因難於攜帶，僅取英、法、德、白四國的子彈各一粒而已。四國兵卒戰死者的墓地僅伊泊爾一隅，已有二百五十所，一所所埋最多的一萬三千人。各國墓地相離不遠，英兵的墓碑高約二尺餘闊尺餘，德、法兵的墓不用碑，而用尺餘高的十字架，自來墓碑之整齊莫有過於是。余等停車於一萬三千人的英兵墓地，將入墓地，有一墓門厚丈餘高數丈，亦頗壯觀。墓之周圍，前面鐵欄後面石垣，其大約有八英甲，兵士死者若知其名，則刻於石垣之上，若不知其名則立一碑，刻某隊之兵卒或某軍之士官。英、法人之來巡禮者，幾乎無一週間無人來也。德人之來巡禮者則甚少，問其故，謂英、法人之來也，方哀悼其父兄親友，而殺其父兄親友之德人亦來雜乎其間，使人愈增不快，是以少來，設使有來者皆用英、法語言，亦不知其為德人也。當日義勇奉公，各為其國家與正義而戰，雖犧牲此條生命，固所不惜，但正義是什麼？究竟誰是正義？誰非正義？此重疑案，千古之下待誰而為之判決也。總是二百五十所的墓地相去非遙，魂而有知，於風清月白

之夜，在九泉相見，彼此互問所爲何事，而白白犧牲此條生命，定必同聲一哭。今日余來憑弔，於冷風殘照，莽莽蓬蒿之中，唯見牛羊成隊，得得從原上歸來耳。

1 加奈陀：加拿大。

新十一月八日 舊十月十四日 火曜日 雨

白耳義 才タル【滑鐵盧】

昨日往觀伊泊爾戰場，今日（十一月八日）又往觀滑鐵盧古戰場。由布魯塞爾至滑鐵盧僅數十分間之自働車，經公園及數百甲的大森林，正值晚秋時節，木葉黃落，遍地如金，出林有數百人家自成村落，則滑鐵盧也。有小樓一間，當日英軍大將惠靈吞所居之室、所臥之床、所坐之椅及其軍器，皆陳列以爲後人觀覽。蓋一八一四年法帝拿破崙被俄、普、奧、英聯合軍所敗，放逐於厄爾巴島，越年被其逃歸，路易十八隨即遜位，不數旬之間集合雄兵十餘萬。各國聞之大驚，英國命其大將惠靈吞率大軍六萬七千餘人屯於滑鐵盧，是時普、奧、和蘭、白耳義亦皆出兵援助，拿破崙一面分兵以據普、奧，一面親率大軍七萬千餘人臨滑鐵盧以據（拒）英。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兩軍劇戰方酣，正在最後決勝負之時，英國的援軍普魯士兵大至，法軍腹背受敵，遂敗績，拿破崙再被放逐於大西洋中的聖赫勒（勒）拿小島，越五年，遂卒於是。是役也，白耳義貴族奧倫治公爵亦受傷，後人築土爲坵，形同埃及之金字塔，坵上立一獅，以爲公爵之紀念。坵高四十五米突，余等登其上，案內者指點某所爲惠靈吞列陳（陣）之處，某所爲拿破崙立馬之處，余以望眼鏡遙望，祇有數點寒鴉在岸畔爭啄死鼠而已。嗚呼！所謂一世之英雄也，而今安在哉？觀古戰場已畢，則往觀著《噫！無情》大名鼎鼎的小說家囂俄【Victor Hugo】之旅舍。蓋因一八六一年，囂俄欲寫當日滑鐵

盧戰陣之形勢，故來住居於是。以後凡有來觀古戰場者，未嘗不往觀其旅舍。那知昔日一寒微的小說家，至於今日與一世之英雄同爲重視，豈不偉哉！昨日觀伊泊爾戰場，至於日暮又飢又寒，乃少憩旅館，略用茶點以充飢渴。其女主人頗親切，知余等欲返布魯塞爾，她謂明日亦將往布魯塞爾，參加全國旅館、料理店、咖啡店要求政府稅金減輕的聯合示威運動。其侃侃談論，大有英雄之氣概。本日午後二時半，如其所言，自驛前起點，數千人行列，數十陣樂隊大吹大擂，數百種的旗幟飄搖，觀者不知其幾萬人，街路擁擠無立錐之地，各種交通機關皆中止二時間。其所要求大要之點：一、減輕納稅，二、酒類販賣的自由，三、咖啡店夜間不限鐘點。若以三者而論，吾人得與表共鳴者，僅有減輕納稅而已。現在所納三割半的稅金，各國未有若是之重，譬如旅客的食宿費一百佛郎，須加增三十五佛郎的稅金，此三十五佛郎由旅客與店主各負擔一半，似此未免過重。白耳義的生活費較之英、法、和蘭各國則甚低廉，余雖非有一一詳爲調查，不過就所知者略舉一二，如旅館料理、自働車、洗衣服等費，比之英、和或差數割或差一倍，若稅金減輕，而來遊之人不知又增加若干，結局政府之收入無大差異。至於酒精類販賣的自由及夜間不限鐘點，余爲外國人，不能詳識其內情而加以批判，亦恐不能正確，但就表面而論，於二者之制限似爲適當。現在咖啡店所賣的皆是薄酒，如麥酒等類，若威士忌²【Whisky】、莫蘭池³【Brandy】則不得賣，因恐飲者過醉生事，似此制限實爲適當。咖啡店的時間限至夜半一點鐘，設使如其所要求改爲無制限，而衛生、風紀則實大有關焉。英國的茶店僅飲茶、食菓餌，若欲飲酒須往酒店或料理店；德法的

咖啡店可以飲酒、聽樂，任人消遣，其較大的亦有跳舞場；和蘭、白耳義的咖啡店甚至可以賭博，若不制限時間，使其終宵達旦，其害何可勝言哉！

1 羅俄：Victor Hugo，今譯為雨果。

2 威士記：Whisky，威士忌。

3 莫蘭池：Brandy，白蘭地。

新十一月九日 舊十月十五日 水曜日 雨

白耳義

新十一月十日 舊十月十六日 木曜日

夕照將殘，晚燈初上，我等散步於肩摩轂擊的大都市之中，有一鄉下老人，容貌離奇，衣服質樸，在那裏東張西望、左顧右盼，我等行過其前，猝然問曰世界第一的美麗都市，此語真是不虛，君看以為如何？攀龍應之曰誠哉！光明之巴黎。老人大喜，點首至再而去。「光明之巴黎」一語係十九世紀大小說家囂俄之言，他所謂之光明者不僅物質而已，科學、藝術種種亦莫不由巴黎而出，如日月之光照遍世界也。雖然有光明總是亦有黑暗，但余所觀的光明居多，黑暗較少，今欲略述巴黎之概況，故用此一語為題。巴黎在北緯四十八度五十分、東經二度二十分，一年之中氣候平均五十一度，不甚寒亦不甚熱，全市面積有二萬英甲，人口三百五十萬，就中外國人四十萬，居世界第三位的大都會。法蘭西全國分為二十縣，巴黎則在塞納縣【La Seine】之中，其市長不是人民選舉，係是政府任命，但其所任命不是另有——一個市長，乃是縣知事所兼任的，此與他國特異之點。市分為二十區，區長則皆是人民所選舉的。塞納河之在巴黎市中，如泰晤士河之在倫敦市中，但塞納河中有兩島，名曰市島【la Cité】、聖路易島【St. Louis】。巴黎最初之有居民就是兩島中數十家之漁人而已，其後得此河

運搬之利便，乃漸次發達，擴充於兩岸，可以說此小島是巴黎孩提時的搖籃，亦是巴黎市中心，故警視廳、裁判所、大寺院皆在其中。河之左岸多是教育家、勞動者、學生所居住，其市街的建築物亦質樸無華，古時最狹隘的街路，尚有存在一小部份；河之右岸多是富商大賈、名公巨卿所居住，其市街的建築則甚雄大美麗，真是可觀，但其樓屋不太高亦不太低，皆在六、七層之數而又木板，致街之兩旁皆有種樹。其最繁盛之街就是宗最利最【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闊二十餘丈，長二哩餘，內延大街長二哩半；平和街【rue de la Paix】皆是賣珍珠、寶石之店，歌劇場大街【Avenue de l'Opéra】、離伏里街【rue de Rivoli】出名商店多在於是。余遊英、德、和、丁、白，皆不見市街有亭子腳，中國各處亦皆不見有亭子腳，獨不解當日台灣之建設市街，其亭子腳建築式從何處做來？近來漳州、廈門之新街路反皆倣效台灣。香港市街亦有一、二有亭子腳，但香港建設是在台灣之後，是否倣做台灣，我則不敢漠然斷定。今觀巴黎市中之有亭子腳者，僅有離伏里街而已，建設市街此式甚善，寒時免受雨雪之所侵，熱時免受烈日之所曝，而行人往來又甚利便也。巴黎市街不僅是整齊美麗而已，如諾脫爾達摩大寺院【Notre-Dame de Paris】、盧甫耳【Musée du Louvre】、舊宮殿【Palais Royal】、市廳【Hôtel de Ville】、凱旋門【L'Arc de Triomphe】、康科特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皆有歷史的關連，使人一見而生當日無限之感想焉。巴黎不僅是法蘭西的首都，乃是國際的都會，此語非自今日方始云。然蓋自十二世紀學術昌明，各國之人大多來此留學，而各國王侯之宮室、衣服、飲食亦莫不學於此，故巴黎之一舉一動莫不影響全歐，國際的都會之稱實

始於此也。外國人在住者四十萬之中，意大利人爲最多，西班牙人次之，其他各國之人雖多少不等，而無一國無之，此是就在住者而言，若是旅行之人，隨來隨去，則又不知其幾許矣。巴黎真是世界第一複雜之都市也，而其市民之看外國人不似倫敦人之看外國人，倫敦人看見外國人，背後多有語議其爲支那乎？爲日本乎？巴黎人則不然，看外國人如看其本國人，蓋司空見慣，那有餘暇復再語議其爲某國人也。未到巴黎之人，每常懸想巴黎是一個花團錦簇之都，而住在此花團錦簇都中之人，必定奢侈荒淫無度，奢侈荒淫，這亦是不能免的，但總是少數而已，若大多數之人則皆樸素儉約，與懸想者大相徑庭，然亦有幾條街花天酒地、跳舞達旦，大多是供作外國人之娛樂場消金窟，這就是光明之巴黎，其中一點之黑暗也。

新十一月十一日 舊十月十七日 金曜日

凱旋門

當日拿破崙之作此門，爲紀念其自己之武功，豈知此門尙未落成而已被放逐於孤島中矣。迨至千八百三十六年，路易腓力【Louis-Philippe】方始爲之完成其未竣之工事。門高百六十呎，闊四十七呎，深七十二呎，前後兩面皆有彫刻人物，真是美麗壯觀。一百七十二回之戰爭，三百八十六將軍之氏名亦鐫刻於門內。門在巴黎之西部，其地點頗高，門外一大圓環，而門在此環中。十二條大街直衝於此圓環，其街之最大者就是門之東的宋最利最【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門之西的大軍隊街【Avenue de la Grande Armée】。余之旅館則在此街。此街之闊與宋最利最相同，皆有二十餘丈，其中分作車路三條、人路二條、自轉車路一條、樹木四行，其他的街路較此略小。若登於門之頂上，俯下一瞰，圓環中之自働車皆是右旋，比走馬燈更熱鬧好看。凡欲入此圓環，非十分注意則頗危險，余曾一次欲入環中，行至一半，前後之車如魚陣接續而來，余立定而不敢動者約有一分間之久。在門頂上望此十二條大街之樹木、樓臺，窮其目力至於不見，惟聞足下車聲浩浩如雨後新漲之溪流，歡喜、恐懼一時咸集。門中於千九百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作一大戰時戰死者之墓，其碑文曰：「爲國家戰死一個無名兵士。」大戰時戰死者數百萬人，今此墓僅葬一個以代表其他。碑頭有一圓洞，晝夜噴火不熄，以表示死者之愛國，如火之熱，如火之明，以爲後人永久紀念也。十一月十一

日是平和紀念日，午前十一時自大統領以下皆來參拜，余等於前一日自北歐漫遊初返，亦得參觀此典禮。是日之儀式甚莊嚴，軍隊排列兩行，以二百五十枝之軍旗圍繞其墓，號炮一聲，奏悲哀軍樂，於冷雨寒風之中，又增參列之人不少的沉憂淒斷之色也。

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

編輯者：許雪姬

共同註解者：許雪姬、劉素芬、周婉窈、鍾淑敏、何義麟、呂紹理、劉世濫、李毓嵐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劃撥帳號：17308795

美編製作：文芳印刷事務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三段110號3F之5

電話：(02)32346209

定價：精裝三〇〇元；平裝二五〇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

I S B N : 957-671-743-4 (第一冊：精裝)

957-671-744-2 (第二冊：平裝)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灌園先生日記=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 --[台北市]
：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民 89-
冊； 公分. --(臺灣史料叢刊；1)
ISBN 957-671-743-4(第一冊：精裝).--
ISBN 957-671-744-2(第一冊：平裝)

1. 林獻堂 - 傳記 2. 臺灣 - 史料

782.886

89019222



中央研究院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00